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5

西周 1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5卷　西周（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發行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張囤生

排版者　北京迅即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者　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者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六年七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0－0897－3/J・322

（京）新登字〇五六號

國內版定價　三三〇圓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凡例

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共十六卷，主要按時代分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青銅器發展面貌。

二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爲主，酌收有代表性的傳世品；既要考慮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的器種和出土地區。

三　本書爲《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五卷，選錄岐周、宗周、成周所謂西周三都青銅器精品。

四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分：一爲專論，二爲圖版，三爲圖版説明。



岐周、宗周和成周地區青銅器概述

吳鎮烽

周原的岐邑、宗周豐鎬和成周洛邑，是周人滅商之前和西周三百年間重要的三處都城。

周原位于關中盆地的西部，是岐山南麓的山前臺原，海拔九百多米，地勢北高南低，寬緩平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宜于農耕，自古以來就是人們勞動生息的好地方。

公元前十二世紀末或十一世紀初，周族的祖先古公亶父率其族人「自邠逾梁山，遷居岐下」，憑借岐山的屏障和周原優越的自然條件，整治田畝，發展農業生産，營造宮室城郭，設官治民，建立起初具規模的國家，立國號爲「周」。經季歷和姬昌（周文王）幾代經營，岐周便成爲周人滅商的根據地。

遷都豐鎬，建立起西周王朝以後，岐周作爲王室貴族的大本營，并没有因此而廢棄。這裏有他們的宮室采地和宗廟祖塋，以周王爲首的奴隸主貴族經常來這裏舉行祭祀、朝覲、册命、賞賜等重大活動。終西周之世，岐邑的繁榮仍不失爲當時重要都城之一，與豐鎬、成周并存。

宗周包括豐京和鎬京，因周王朝的宗廟所在，故稱宗周。豐鎬二京位于關中盆地的中部，今西安市西南十二公里的灃河兩岸。南依秦嶺，北臨渭河，自然環境十分優越。

約在公元前一一三六年，周文王翦滅了灃河西岸的商王朝的諸侯國崇，就其地建立起新都豐京。第二年，文王去世，武王繼位，又在灃河以東興建了鎬京。十多年後，周國推翻了商紂，建立了中央王朝的西周，豐鎬便成爲周王朝的國都，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成周又稱洛邑，位于今河南洛陽市洛水北岸，瀍水流貫其間。這裏是西周王朝在中原地區經營的一個政治和軍事中心，西周王朝的東都。

何尊銘文記載，武王滅商之後就有營建洛邑的設想。武王死後，成王年幼，周公攝政，不久就發生了紂子武庚聯合管蔡共同叛亂的事情。接着東方的熊、盈等國族和南淮夷也一起叛

亂。在平定了這些叛亂之後，成王以更大規模再建洛邑，營造宮室，「定鼎郟鄏」，把俘獲的商王朝代表王權的九鼎搬到成周，遷居殷商貴族，駐屯宿衛軍殷八師，周王朝的許多重臣要員的采邑也分布在周圍。

因此，三都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數量大，品類繁多，製作精美，銘文豐富，代表了有周一代青銅藝術的最高水平。無論其器型設計，花紋裝飾，銘文書體，鑄造工藝，都具有較爲典型的意義，所表現出濃烈的自身特點和時代風格，在中國美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

三都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最早可以上溯到西漢。《漢書·郊祀志》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八年）「美陽縣得鼎獻之」。此鼎即尸臣鼎，當時的經學家張敞識讀鼎銘，并指出此鼎乃西周大臣宗廟之物。漢代美陽縣的故址在今陝西扶風縣法門鎮，轄區約爲今扶風、岐山二縣北部，即周原地區。

三都地區歷代都有重要青銅器出土，史不絕書。著名的天亡簋（大豐簋）、大小盂鼎、大小克鼎、效尊、效卣、曶鼎、塱盨和毛公鼎等西周重器，都出在這些地區。

但是，對三處都城遺址有計劃地發掘和青銅器的大量出土，則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從五十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曾對岐邑遺址進行了一系列調查和發掘工作。岐邑遺址包括今岐山縣的鳳雛、禮村、賀家、董家，扶風縣的黃堆、雲塘、齊鎮、齊家、召陳、莊白、任家、康家、召李、劉家、樊家等村莊，南北長約五公里，東西寬約三公里，總面積達十五平方公里。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又對該遺址進行大規模的發掘，揭露出鳳雛、召陳等一批大型宮殿（宗廟）建築基址，發掘了數百座西周墓葬和車馬坑，并發現了西周時期的甲骨文和許多銅器窖藏。這是西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和新的突破。

據統計，在清理發掘過的西周墓葬中，隨葬青銅禮器的有四十九座（盜掘一空和僅隨葬兵器及小件生活用器者未計入），出土青銅禮器共二百八十餘件。重要的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岐山縣賀家村清理的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銅禮器史䛗簋、史速角、史速方鼎、尹丞鼎等十七件[1]；一九七三年冬，又在賀家村西壕清理了一座豎穴墓，墓室南端有一壁龕，隨葬器物大都放在龕內，這在西周墓中是不多見的，隨葬銅器有乳釘龍紋鼎、乳釘龍紋簋、鳳柱斝等三十五件[2]，造型、紋飾都具有晚商作風，器物組合却表現出獨自的特點，時代當爲周初或者滅商之前；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劉家村發掘的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㜏季遽父爲豐姬製作的一組銅器，共十七件，有鼎、簋、鬲、甗、尊、卣、壺、爵、觶等[3]；一九七五年三月，在莊白村西南二百五十米清理的一座西周穆王時期的豎穴墓，墓主人被認爲是伯䧹，出土䧹簋、䧹甗、䧹方鼎、𠨘父盉、伯雍父盤等銅器十八件[4]，這組䧹器和傳世的彔䧹卣、彔䧹尊、彔簋、伯䧹簋、彔伯䧹簋同屬一人鑄造；一九七六年七月，周原考古隊發掘的雲塘十三號和二十號西周墓，都出土了青銅禮器，共十六件，重要的有㫚尊、效爵、苟鬲、闢卣等[5]；一九七八年八月，周原考古隊發掘的齊家十九號西周墓，隨葬青銅禮器十二件，有鼎、簋、甗、尊、卣、爵、觶、盤、盉等，除甗較早外，其餘均屬西周中期前段之物[6]。

自清代道光年間至一九八八年，岐周地區發現的西周窖藏約七十餘起，出土青銅器八百餘件。著名的大盂鼎、小盂鼎就是道光初年（一八二一—一八二五年）出土于岐山縣禮村一個窖藏坑；道光末年（一八四六—一八五〇年）又出土了天亡簋和毛公鼎等西周重器。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在扶風縣任家村發現的窖藏，出土銅器一百二十餘件[7]，即善夫克和仲義父器群。《陝西金石志》載：「光緒十六年秋，扶風任村任致遠掘土得之，由蘇子貞運歸潘文勤公，此鼎（指大克鼎）發現之處，若土室，然共得鐘、鼎、尊彝等器七十餘件，唯克鼎、四喜鐘最大，銘文亦二百餘字，惜未詳轉移所在耳。」《貞松堂集古遺文》載：「廠估趙信臣言：此器（指大克鼎）實出岐山法門寺之任村任姓家。……趙君嘗爲潘文勤公親自至任村購諸器，言當時出土凡百二十餘器，克鼎、克鐘及中義父鼎并在一窖之中，時光緒十六年矣。」這批銅器出土後分散賣出，國內外均有收藏，見于著錄的有三十九件，計克鐘五、克鎛

一、大克鼎一、小克鼎七、師克盨二、善夫克盨一、仲義父鼎三、仲義父作新客鼎五、仲義父鑐二、仲義父盨二、仲姞鬲十件。

一九四〇年任家村再次發現銅器窖藏，據説窖大若窑洞，銅器叠壓放置，共百餘件⑧。窖藏的主人是善夫梁其或善夫吉父。銅器出土不久，當事人便把一百二十八件密藏在岐山賀家村賀某家，一九四二年以後陸續賣出，故有一九四二年出土之誤傳。這批銅器見于著錄的僅三十一件，梁其鐘六，梁其鼎三，梁其簋五，梁其壺、伯梁其盨各二，善夫吉父鬲四，善夫吉父盂、善夫吉父簠、吉父鼎、吉父匜、柬鼎、嫥鼎、禹鼎、弦紋鼎、無銘鐘各一。伯吉父銅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亦曾出土一批，共九件，窖藏坑位于建和鄉北橋村⑨。

一九三三年夏，上康村農民康克勤父子在村東挖土時發現一窖青銅器，即函皇父和伯鮮器群，出土時銅器相互叠放在窖内，有一百多件⑩。挖出後，康氏父子賣掉一批，埋藏了一批。後來，土匪搶劫銅器將康氏父子殺害，故埋藏的那些銅器至今不知所在。賣掉的銅器見于著錄的二十餘件，有函皇父鼎、函皇父簋各三，函皇父壺二，函皇父盤、函皇父匜、函交仲簠各一，伯鮮鼎三，伯鮮盨四，伯鮮甗、伯鮮匜、鮮鐘、鱗紋簋、鱗紋方甗各一。另外，清代還出土過一次函皇父器，有二簋一匜。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四年，在齊家村東先後發現五個西周銅器窖藏。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兩窖相距不遠，前者出土它鬲和波曲紋盂各二件⑪，後者出土它盉、它盤、日己尊、日己觥和日己方彝等六件⑫。日己器造型優美，觀賞價值頗高，是西周中期難得的藝術珍品。兩批銅器有共同的作器者「它」，應是一家之物。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八四年的兩窖相距較近，爲一家所藏，前者出土周我父簋三件⑬，後者出土周我父簋蓋及波曲紋方座簋等七件⑭，其中三件簋蓋與周我父簋壁合，花紋一致，銘文相同。一九六〇年的一窖系考古工作者鑽探發現，隨後進行了發掘，共出土銅器三十九件⑮，其中二十八件鑄有銘文，重要者有幾父壺、柞鐘和中義鐘等。

一九六〇年春，召陳村農民陳志堅在村西南發現一個銅器窖藏坑，出土伯車父諸器十九件⑯。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强家村發現的銅器窖藏出土師䢅鼎、師丞鐘、即簋、恆簋蓋等七件⑰。師䢅鼎形體高大，簡樸少紋，是西周大鼎之一。

一九七六年春，周原考古隊在雲塘村發掘了兩處銅器窖藏，出土伯多父盨、伯公父爵等九件禮器⑱；次年八月，在上述窖坑之南約二十米處，又發掘了一窖藏，出土伯公父簠一件⑲。兩窖銅器是一人所藏。

一九七五年二月，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岐山縣董家村發掘的一個銅器窖藏，共出土禮器三十七件⑳，有銘文者三十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裘衛四器和倗匜。榮有司爯鬲銘文與一九七三年賀家村（董賀二村相鄰）一座周墓出土的榮有司爯鼎銘文除改「鬲」爲「鼎」外，餘均相同，當爲一人所作。同墓出土的兩件伯車父盨與扶風召陳窖藏的散伯車父也應是同一人，由此可知這些器主之間的關係。

七十年代最重要的發現，是一九七六年冬季在扶風縣莊白村發掘的微氏家族銅器窖藏坑，出土青銅器一百零三件㉑，有銘文的七十四件，可以確定爲微氏家族的旂、豐、牆、𤼈等四代或五代人製作，其中最重要的有牆盤，另外，商尊、商卣、旂尊、旂觥、旂方彝、刖人守門方鼎、龍鳳紋斗亦頗具藝術價值。

豐鎬遺址早在一九三三年就進行過勘查。五十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大量調查和發掘工作，得知豐京遺址包括灃河西岸的客省莊、馬王村、張家坡、大原村、新旺村、曹家寨一帶，總面積約六平方公里。在客省莊和馬王村東發現了十四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寬闊的西周道路和排水設施。鎬京遺址包括灃河東岸漢昆明池舊址以北的斗門鎮、白家莊、花園村、普渡村、泉北村、洛水村等村莊，面積約四平方公里。八十年代，在灃東也發現了十多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發掘的五號建築基址總面積達二千一百二十四平方米，其規模要比岐邑鳳雛宮殿（宗廟）建築基址、召陳宮殿建築基址和灃西客省莊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大得多。它的發現，揭開了豐鎬考古新篇章。

歷年來在灃西的張家坡、大原村、客省莊、馬王村和灃東的普渡村、花園村等地清理發掘的西周墓有五百餘座，車馬坑二十餘座。從發表的資料統計，銅器墓有五十三座，出土銅禮器

樂器一百八十四件。如：

一九六二年張家坡一〇六號墓，時代爲西周早期，隨葬銅器七件，有父丙祖辛鼎、乳釘簋、父乙尊、父乙爵、父己觚、父戊觶、直內戈等[22]；一九六七年八十七號墓亦屬西周早期，出土銅禮器九件，有鼎、簋、尊、卣、爵、觚、斗等[23]；而十六號墓僅出土獸面紋爵、龍紋觶和直內戈各一件[24]，這是一座周初墓，以爵、觶隨葬與殷商以爵、觚隨葬有別。

一九八三年在張家坡發掘的灃毛一號墓，隨葬獸面紋鼎、乳釘紋簋各一、雕內戈二、弓柲一、鏃四，另外還有陶鬲和陶罐[25]。隨葬銅禮器一鼎一簋，沒有酒器，與安陽殷墓不同，應是周人習俗。特別是高領袋足陶鬲，在寶鷄鬥鷄臺、岐山賀家村和鳳翔西村都曾出土過，被認爲是先周文化遺存。因此，這座墓的時代應在滅商之前。這種以食器鼎、簋爲組合的銅器墓，在豐鎬地區發現較多，有的時代可晚到西周早期。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在張家坡村西發掘了井叔家族墓十多座[26]，形制都較大，其中一五七號墓最大，呈中字形。這些墓都遭到嚴重盜掘，劫餘之物有銅、陶、瓷、玉石和骨牙器千餘件。青銅器大多是車馬器，禮樂器僅餘八件，均出自一六三和一七〇號墓，有鄧仲犧尊、井叔鐘、井叔方彝等。鄧仲犧尊是西周青銅器中難得的藝術珍品。

一九五四年在灃東普渡村發掘的一座西周中期前段墓，出土青銅禮器二十一件[27]，其中長由器四件，長由盉銘文有「唯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应」，是穆王時期的標準器。

一九八一年冬，在灃東花園村發掘的兩座并列的銅器墓[28]，隨葬品相當豐富。十五號墓出土青銅禮器十三件，有歸俎進方鼎、禽鼎、弦紋簋、歸爵各二，麃父尊、麃父卣、戎佩尊、戎佩卣、觶各一；十七號墓出土青銅禮器十六件，有諆簋、爵各二，歸俎進方鼎、伯鼎、伯姜鼎、歸俎進甗、歸俎進方壺、歸俎壺、作彝尊、作彝卣、公盤、公盉、觚、觶各一。這是夫妻并葬墓，屬西周中期前段。兩件諆簋作于昭王之世，記載諆隨昭王征伐楚荆事，藝術價值亦高。

豐鎬地區的銅器窖藏較周原地區少得多，據統計僅有九起，出土銅器九十六件。

一九六一年十月，在張家坡村發掘的一座窖藏，出土青銅器五十三件[29]，有孟簋、師旋

簋、伯喜簋、伯梁父簋、伯庸父鬲、伯庸父盉、伯百父盤、伯百父鎣和荀侯盤等。其中荀侯盤爲姬姓媵器，可知窖藏主家族非姬姓。

一九七三年五月，又在灃西發現了兩個銅器窖藏，一窖在師旂器群窖藏之西三十米，出土衛鼎、衛簋、是婁簋等二十九件[30]；另一窖在新旺村，出土一鼎一盂。兩件銅器都比較大，勾連雷紋鼎高八十五厘米，是西周早期重器之一；波曲紋盂高四十一厘米，是西周晚期之物。

對于這些窖藏青銅器的埋藏原因和年代，過去曾有人進行過推測，郭沫若先生認爲有可能是厲王奔彘或幽王滅國之時埋藏的。五十年代以來，周原和豐鎬地區發現的銅器窖藏，大多數經過了科學清理發掘，對窖穴的層位、年代及其和其它遺存的關係，有了不同程度的瞭解。這些窖穴的開口都在周代晚期文化層，一般呈圓形或長方形，坑壁基本不加修整。坑內的銅器一般全是禮器，有的又出樂器，但絕無兵器和車馬器。器物放置較亂，大小套合，層層叠壓，井然有序的較少。銅器非一時所作，年代的下限多屬夷厲時期，有的遲至共和或者更晚，這也是埋藏于西周末年的有力證據。特別有意思的是，這些窖藏的附近多有西周建築基址發現。這些建築基址，應該就是器主的宅第。另外，西周王朝的東都洛邑，至今没有發現這類銅器窖藏，也支持了上述看法。

成周所在地的洛陽，長期以來也不斷有重要西周銅器出土，有名的令尊、令簋、令方彝、士上尊、士上盉、保尊、保卣等都出在這裏。這些銅器幾乎都出自墓葬，未見有發現窖藏的報道。

成周地區的西周墓，主要分布在瀍水西岸的龐家溝和北窯村一帶。這個墓地面積達二萬五千平方米，二三十年代曾被嚴重盜掘過，絕大部分已被洗劫一空。然而，在劫掠之餘仍有一些重要發現。

五十年代開始配合基本建設，陸續在這一帶清理發掘了四百多座西周墓，同時還發現了車馬坑，出土有太保冓戈、豐伯戈、豐伯劍數件，以及毛伯、康伯等人的青銅器[32]；一九六四年發掘的一號墓雖遭盜掘，劫餘之物還有獸面紋鼎、獸面紋簋、餅紋甗和邑觶等五件青銅禮器，均西周早期之物[33]；四一〇號墓盜後所餘青銅器有史疐鼎、考母簋、考母壺、考母罍等六

件㉞。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一年分別在白馬寺附近和北窰村發掘了兩座未被盜掘的西周早期墓。前者隨葬有射甗、射尊、射爵，以及鼎、簋、觚、觶、戈、斧等青銅器十一件㉟，後者出土了鼎、簋、尊、卣、觚、觶、斝、鎊等青銅器十件㊱，其中七件有銘文，作器者名彝，當爲死者。

另外，相傳一九二八年洛陽馬坡出土的青銅器總數約六十至一百件㊲，有可能都是出自龐家溝—北窰村墓地，見于著錄的有作册大方鼎三件，令簋二件，令尊、令方彝、士上尊、士上卣、士上盉各一件，以及臣辰父癸鼎、簋、盉、爵，臣辰父乙鼎、簋、尊、卣、爵，臣辰𠑇簋、壺、盤、盉等四十餘件。這些青銅器是從幾個家族墓塋盜掘出來的，都是西周早期之物。

二

青銅器，特別是青銅禮器，是貴族享用的藝術品。岐周、宗周和成周是西周王朝統治的中心，王室成員和王朝重臣集中居住的地方。因此，出土的青銅器數量最多，造型設計和花紋裝飾水平最高，是西周時期青銅藝術的典型代表。

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大都因襲商代晚期的作風，同時在器類上和造型設計上有一些新的增損和改進，在鑄造銘文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就器類而言，食器有鼎、簋、鬲、甗、豆、盂（有的盂自名爲饙盂，當爲食器）；酒器有尊、卣、爵、觚、觶、觥、斝、方彝、壺、罍、斗，同時出現了角；水器有盤、盉、壺、盂、罍；盉本爲酒器，此時也演變爲盥洗器，與盤配合使用；樂器中鐃消失，甬鐘出現；兵器除有戈、矛、鏃、弓柲外，新出現了勾戟和短劍。

從總的趨勢來看，周人大大地削減了酒器的生產，而着重鑄造食器。周初鑒于商朝統治者酗酒亡國的教訓，對于飲酒設立了種種限制，以糾正社會風氣，大盂鼎銘文就曾提到這一點。早期周墓隨葬銅器的組合，也是注重食器。常見的是以鼎、簋爲主的食器組合，身份較高

的貴族墓是食器和酒器并舉的組合形式，食器仍以鼎、簋爲主，有的出現鬲、甗。鼎、簋數目多寡以身份高低變化；酒器或有尊、卣，或有爵、觚，或兼而有之，但數量不多。另外，也有少數單獨以爵、觚或爵、觶隨葬的現象。這種以純酒器組合的形式顯然是承襲殷人的作風，但需要指出的是，以爵、觶組合從不見于殷墓。

早期後段，鬲、甗作爲重要的禮器加入食器組合的現象更加普遍，一些高級貴族也開始隨葬成套盥洗器和編鐘，出現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同時存在的組合形式。

這個時期，圓鼎的造型均爲柱足，但不如商代的粗壯，有的足根附飾浮雕獸面。這種獸面柱足鼎最早見于殷末，如戍嗣子鼎，西周早期它的形制更加成熟，特別是大型鼎，如外叔鼎、大盂鼎、勾連雷紋鼎等是其代表。早期後段，圓鼎的下腹開始向外傾垂。這種變化是一種時代風尚，同期的尊、卣、觶、簋許多器類都受其影響。方鼎體槽變淺，上下有收分，雙耳微侈，柱足較細，没有商代晚期那種凝重厚實的感覺。早期後段還出現了附耳方鼎。分襠鼎比晚商更加流行，但分襠愈來愈淺，袋足幾乎徒具形式。如岐山賀家一號墓出土的尹丞鼎、長安張家坡八十七號墓出土的分襠鼎等。

鬲的形制以立耳束頸式爲主，周初的鬲腹較深，分襠明顯，其後鬲腹變淺，柱足較細；早期後段的鬲腹外鼓，柱足較矮，分襠已不明顯，或者變成弧襠。另外，還有一些附耳袋足鬲、斜沿立耳鬲和無耳平沿鬲。鬲的口沿一般等于或大于腹徑。

甗仍以連體式的爲主，主要變化在于甑部較商代爲淺，鬲部升高，二者寬度較接近。從整體看，趨于穩重。早期後段出現橢方形復合式甗，目前僅見洛陽出土的師趣方甗和父辛方甗，形體由上下兩器組成。上器是侈口附耳或獸首耳的橢方形甑，下器是一個附耳方鼎，兩者有子母口套合。

簋的變化比較明顯，不僅數量增多，式樣也翻新。商代晚期出現的侈口鼓腹雙耳簋繼續流行，獸耳亦多變化。乳釘紋無耳簋成康以後被淘汰。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方座簋、高足簋、四耳簋和四耳方座簋的出現。所謂方座簋，就是將簋體和方禁連鑄在一起，最早見于寶鷄林家村先周墓，流行于西周早期。武王時的利簋、天亡簋，成王時的德簋、叔德簋，昭王時的誺簋、令


獸面紋

簋等，都是這一簋型的代表作。簋和禁連鑄的用意有三，一是提高簋的高度，以適應席地而坐就食之需要，二是增加簋體的穩定性，三是爲了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高足簋、四耳簋和四耳方座簋，都是從這一設計思想出發的。高足簋就是爲了擡高簋體，有的將四耳的珥延伸成四足，將簋體懸起，有的在圈足上再加上四個較高的支足，有的支足呈卷鼻象首形，有的呈圓柱形，有的呈獸蹄形，不一而足。

此期盛行觚形尊，筒狀，三段式，腹和圈足所佔比例相當，口徑略大于腹徑，圈足下沿往往有寬闊的邊條。豪華型的通體鑄有四條扉棱，紋飾富麗。何尊、商尊、旂尊、令尊都是這種型式。早期後段，尊腹下移，圈足變矮。商代晚期廣爲流行的大口折肩尊周初就已消失。

提梁卣的造型仍沿用殷末的式樣，蓋鈕全爲花苞形，有的提梁仍作扭索狀，提梁兩端沒有獸頭。但自成王時期開始，兩端鑄有獸頭的扁體提梁卣大量流行。和尊一樣，豪華型的通體有四條扉棱，并裝飾着繁縟的花紋。早期後段，蓋鈕大多變成圈狀，蓋的兩端出現「犄角」，器體趨于低矮。此時，提梁卣往往是成對出現，一大一小，形制、花紋、銘文相同，與尊組成一尊二卣的一套酒器。這種大小相配的形式在商代沒有見過。

早期的爵全爲卵形腹，流窄而長，前端高于後端，雙柱也離開流折。平底淺腹式爵已經絶跡。早期後段，爵鋬由扁平變得圓渾，給人以窄細的感覺。

觶的型式以圓體爲主，橢圓體的少見。早期前段，圓體觶頸較短，腹圓鼓；早期後段，頸修長，腹變小而下垂，圈足外侈。

早期的觚數量鋭減，式樣有兩種。一種沿襲晚商風格，但腰部變長，一般沒有棱脊；另一種是新型的，腰部極細，狀似喇叭，紋飾只施在圈足，如扶風莊白出土的旅父乙觚、鱗紋觚等。這種觚殷墟從未出土過。

斝不但數量少，型式也單一化，只有高領分襠式，平底斝、罐形斝均不見鑄造。觥都是方體的，觥和方彝的腹變得較曲。方尊、方罍前段還有鑄造，後段極爲少見。

早期的花紋，種類與商代晚期差不多，主要有獸面紋、乳釘紋、龍紋、鳳鳥紋和火紋，其次有直條紋、聯珠紋、獸體變形紋，以及蟬、蛇、象等紋樣。

羽脊獸面紋

花紋裝飾一般採用平雕和浮雕的手法，以地紋襯托主體紋的形式，形成主次效果。象何尊那樣的豪華藝術品還採用了高浮雕，將獸角突出器體之外，以增加立體感。

這個時期流行通體滿花和三層花。所謂三層花，就是既有地紋，又有主紋，同時在主紋上重疊刻花，層次分明，繁縟富麗。圖案多採用對稱式適合紋樣和連續紋樣。對稱式適合紋樣是以等分面的中軸或扉棱爲裝飾的中線，花紋由左右向中心聚集，形成直立狀對稱，以達到穩定的效果。連續紋樣有二方連續和四方連續，以二方連續爲最多。這種紋樣，頭尾相接，連續展示，富有一種規律性節奏感。

商人重視鬼神，對于宗教鬼神採取了狂熱的態度，銅器上各種幻想中的怪誕動物紋樣，則更形象地反映了他們對鬼神的崇拜。周人比較現實，尊禮尚德，對鬼神敬而遠之，在繼承商代紋飾方面也採取了選擇和改造的辦法。商代常見的那種極端怪異的紋樣，在周初青銅器上始終未見。

獸面紋的主要特徵雖然保留，但也有一些變化，構圖疏朗，線條柔和，給人的感覺沒有商代晚期那麽威嚴可怖。殷墟時期出現的軀幹的脊背上飾以豎立狀羽毛紋的獸面紋，到了周初，除鼻梁、眼睛之外，軀體由三列雷紋組成，并伸長成帶形，上列的羽毛成列旗狀，少則四五個，多則二十多個。這種獸面紋流行的時間很短，成康之後便銷聲匿跡。這種羽脊獸面紋，也影響到同期的龍紋。

鳳鳥紋在周初得到了大發展，不但數量增多，并且從過去的條帶狀配飾，轉變到主題花紋上來了。種類除晚商的多齒鳳鳥、長冠鳳鳥和彎角鳳鳥紋繼續流行以外，體形龐大、構圖華麗的花冠大鳳鳥開始出現，并佔據器物的主要部位。如長安花園村出土的昭王時期的諆簋，通體以各種姿態的鳳鳥裝飾，最引人注目的是兩耳的圓雕鳳鳥和器腹的四隻花冠分尾大鳳鳥，兩兩相對，回首顧盼。這種以鳳鳥爲飾的風氣，一直延續到西周中期，特別盛行于穆共之世。

鳳鳥紋在西周大量出現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馬承源先生認爲它和「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的傳說有一定關係。鸑鷟即鳳凰。鳳凰在古代人們心目中是吉祥之鳥，它既是風神，又是傳達天命的使者。周人以善于經營農業而著稱，把鸑鷟當作他們的保護神和命使加以崇



鳳鳥紋



龍紋

拜，并繪鑄在青銅禮器上當是情理中事。

西周早期最富特徵的紋飾是蝸體獸紋，天亡簋、從簋和岐山賀家一號墓出土的獸面紋罍的肩部都是這種紋飾。這是周人的創作，從不見于商器。這種蝸體獸紋，過去亦稱夔龍紋，但形象與一般的龍紋不同。其形狀頭大體短，身尾盤旋作蝸牛殼狀。頭似龍首，長鼻上卷，口中露出上下交錯的獠牙，頭頂有一根觸角，龍頭之下由蝸殼中伸出一隻利爪。這種龍頭蝸身的幻想中的怪誕動物紋飾，是以蝸牛爲祖型，而加以變化的結果。馬承源先生考證，這種紋飾當爲《山海經》和《淮南子》中所記載的，我國古代神話中危害甚大的吃人怪獸猰㺄。傳說中的猰㺄，與蝸牛的別名蛞蝓讀音相同，其特點是龍首、虎爪、迅走、食人，和蝸體獸紋的龍頭、觸角、利爪，又有一對食肉動物的獠牙的形象特徵相合。蝸體獸紋周初出現，時代性頗强，大約流行在武成二世，康昭時期的青銅器上已不再見了。

銘文比晚商有了顯著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長銘數量增多和書史記事性質的加强。商代的銘文字數不多，一般五六字，最長的也没有超過五十字，銘末多有族徽。西周早期數十字的長銘則是普遍現象，武王時的天亡簋七十六字，康王時的大盂鼎二百九十一字，小盂鼎多達四百餘字。商代銘文的內容主要是標識器主和祭祀祖先，只是到了商末才出現了幾篇記有錫命和紀事的銘辭；而西周早期的銘文，除標識器主和祭祀親屬外，最主要的還是紀事。周人把青銅器鑄銘當作宣揚個人與家族榮耀和地位的工具。銘文格式也比較活潑。

銘文書體總的風格是清勁雋美，筆道首尾出鋒，有明顯的波磔，結構嚴謹精到，行款章法自如。成王時的何尊、保卣，康昭時的外叔鼎、大盂鼎、令簋、旂觥銘文，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書體。另外，早期還流行一種風格質樸平實，結體不用肥筆，不露或少露鋒芒，書寫便捷的書體，其代表作品是武王時期的利簋和天亡簋銘文。

西周青銅藝術經過了近百年的發展，到西周中期達到了一個新的更加成熟的階段。早期那種帶有濃厚殷商文化特點的藝術風格，逐漸被一種獨特清新的藝術所替代。中期前段即穆恭二世是這種轉變的重要時期，無論是造型設計，還是紋飾構圖，都在發生巨變。這種轉變是意識形態變化在青銅器藝術上的一種反映，岐周、宗周和成周的青銅器表現最爲明顯，同時也影響



蝸體獸紋

到畿內和全國各地的諸侯國。

中期青銅器在隨葬品中的組合形式已經定型。低級貴族仍以鼎、簋爲主的食器組合，酒器很少。較高一級貴族的禮器組合中，鼎、簋成組成套，甗、鬲的比例增大。而且，一般都會有一套盥洗用的水器，有的還有編鐘，酒器數量不多。

中期開始，酒器迅速衰落，瓿、觥、尊、卣、爵、觶、觚和方彝相繼消失，恭王之世的盠尊、盠方彝、日己觥和懿王之世的瘨爵，是目前已知的同類器物中最晚的標本。

在主要酒器走向衰敗的同時，具有寫實風格的鳥獸尊却異軍突起，式樣清新，生動活潑，牛尊、盠駒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些鳥獸尊一掃殷商時期神奇怪誕的作風，體現了自然界活生生的動物形象。

食器中，扁足鼎和分襠鼎絕跡，鬲的種類增加，流行高斜領雙耳鬲和高斜領無耳鬲，同時也有平沿無耳鬲和平沿附耳鬲。簋有雙耳簋、方座簋、弇口簋、盂形簋和罐形簋等許多型式。新出現的器類有飲壺和盥洗用的鎣。中期後段方鼎消失，盛食器出現盨和簠，盥洗器出現匜。編鐘的數目從一組三件發展到六件，晚期達到八件。

中期前段，青銅器的形體，總的趨勢是向寬矮發展，下腹向外傾垂更甚。圓鼎體橫寬，腹淺而底近平，足變矮，鼎腹剖面呈梯形。扶風莊白出土的㦰鼎，岐山董家出土的衛鼎，都是這類鼎的代表。扶風莊白出土的兩件㦰方鼎，一個立耳有蓋，一個附耳無蓋，均圓角垂腹，四足低矮，是方鼎中最晚的形態。

侈口雙耳簋也隨着時代的風尚，下腹向外傾垂，耳式多樣，有鳳形、龍形、象首形等，有的有蓋，有的無蓋。弇口簋則有貫耳、附耳和環耳數種。

尊、卣已發展到了最晚的形態。尊體寬矮，下腹傾垂，圈足低而外侈；卣體呈橢方形，特徵與尊相同。扶風莊白出土的豐尊、豐卣最具時代特徵。

提梁卣蛻變成貫耳壺，形體仍然修長，下腹與圈足沒有一個明顯的分界，長由墓出土的貫耳壺是這一壺型的標準器。

盥洗器盤與盉的形制亦發生了變化，盤腹變淺，圈足變低，有的出現把手和流槽，有的作

獸體卷曲紋



變形獸面紋

獸首銜環耳。分襠盉的形體變低，一般有三足分襠、四足分襠和四足平襠的橢方盉。

中期後段，鼎腹不再向外傾垂，或微向外傾垂，鼎底仍然近平，柱足根上又出現浮雕獸面，或呈柱足向蹄足過渡的式樣。簋的種類也減少了，造型趨于定式。弇口簋發展成低體寬腹式。這種簋的剖面呈兩弧相對，以獸首銜環耳居多，如即簋、訽簋等，也有獸首環鋬形耳。同時，圈足之下出現三個獸面扁足，開西周晚期簋型的先河。鬲的種類單一化，平沿鬲佔據了主導地位，成爲中晚期鬲的基本形態。盤的圈足下也出現了三個獸面扁足。作爲貯水或貯酒用的壺和罍，有了新的發展，形體變得特別大，成雙成對出現。壺的造型有兩種，一種是直口長頸圓腹壺，獸耳銜環，圈足低而外侈，如瘐壺、幾父壺和仲南父壺等；另一種是壺身呈橢方形，直口，貫耳，如散車父壺和齊家村窖藏出土的鳳鳥紋壺等，均是其典型式樣。

西周中期開始，青銅器裝飾藝術由神秘譎奇轉向樸實無華，以簡潔明快爲時尚。布局以條帶狀的二方連續爲最多，通體滿花的現象較少。表現手法以平雕爲主，浮雕減少，在一些器耳、蓋鈕和附飾上却使用了圓雕的動物形象。

隨着人們觀念的不斷更新，宗教感情更加淡化，早期那種充滿神奇怪誕的裝飾題材都自行淘汰了。虎、牛、象、龜、蛇、蛙、蟬、魚等像生動物紋樣不再使用，盛行了幾百年的獸面紋迅速衰落，大都不再作爲主題花紋，而退居到鼎、鬲、甗的次要部位。用作主題花紋的獸面也都經過簡化和變形，軀體分解，構圖凌亂，如長安馬王村出土的衛簋，扶風齊家出土的日己諸器上的獸面紋，都比較粗疏，師遽方彝和琱生簋的獸面紋，變形就更大了。獸面中線兩側和上下圍以數條勾曲粗線，獸目蛻化成兩個小圈，放置其中，喪失了獸目存在的意義。獸面紋原有的那種威嚴獰厲的神態，變得面目全非而徒具形式了。

這個時期最流行的變形獸面紋，是一種條帶狀的由一些毫無意義的橫向或縱向勾曲粗線組成的圖案，過去稱之爲「竊曲紋」或「窮曲紋」，如元年師旋簋、散伯車父簋和大克鼎口沿上的紋飾。這種變形獸面紋刻劃粗獷，填地的雷紋也簡化或消失，除獸目可以辨識外，口、眉、爪全部消失，軀幹也成了對稱的勾曲粗線圖形了。

鳳鳥紋也隨着時代潮流發生了巨大變化，多齒冠鳳鳥、長冠垂尾小鳥、長冠尾上卷的鳳



獸目交連紋

鳥，以及尖角鳥、彎角鳥基本消失。自昭王以後，流行起長冠分尾式長體鳥紋，以及回顧式花冠分尾和鷄體花冠分尾大鳳鳥。這種大鳳鳥體豐羽滿，冠翎如綬帶飄垂，一般都作爲主題花紋施于尊、卣、簋的腹、蓋或方座上，如彔簋和豐尊、豐卣那樣，兩兩相對，十分美觀。

龍紋也在急遽變化，多齒冠龍、虎耳龍、雙體龍、尖角龍、曲折角龍、長頸鹿角龍、內外卷角龍、相顧式雙頭龍均已消失，象鼻龍偶而可見，而大量流行的則是回顧式花冠龍紋。這種龍紋通常軀體很長，受鳳鳥紋的影響，將頭上的龍角改變成鳳鳥的花冠，或披于頭前，或拖于腦後；有的有足，有的無足，體呈S形，尾作刀形，或上卷，或下卷；也有的分尾單獨作雲頭形，如裘衛簋口沿所裝飾的那樣。這種龍紋一直沿續到春秋時期。另外，還有一種鳥體龍紋，龍頭鳥身，過去稱爲「夔鳳紋」，多飾在中晚期編鐘的鼓部。

中期後段，鳳鳥紋顯著減少，最流行的紋飾除花冠顧龍紋和變形獸面紋以外，還有波曲紋、獸體卷曲紋、獸目交連紋和鱗紋。這幾種紋樣也都是由獸面紋或龍紋進一步解體變形而來。波曲紋是由雙身火龍紋演變而成，起伏變化猶如海濤，給人以舒暢愉快的感覺。懿王時期的幾父壺、癲壺，孝王時期的克鼎的腹部，都把它作爲主題花紋使用。獸體卷曲紋一般呈C形和S形粗線卷曲，有的相互攀連，有的相互交叠，有的分體變形，有的雖有獸目存在，但也不再對稱。五祀衛鼎、九年衛鼎和倗匜均飾此紋。獸目交連紋是由兩獸的頭部或尾部上下相接，連接處有一獸目，整體呈S形。鱗紋則是以龍蛇軀體上的鱗片組成圖案，有連續式、重叠式和并列式數種。

西周中期紋飾變化的特點，一是由傳統的對稱式構圖爲主變成以連續式構圖爲主，二是由繁縟富麗的滿身花紋向簡潔明快的條帶狀花紋發展，三是陸續淘汰早期許多傳統紋樣。

西周中期的書體向書寫便捷的方向發展，穆王之世還比較接近早期的波磔體，彔簋、豐尊、豐卣的銘文是其代表，字跡中還保留着肥筆和首尾出鋒的現象，但早期那種瑰異雄奇的風格已經消失。恭王之世出現了筆道柔和，字劃端莊無波捺，兩頭平齊似圓箸，書法家雅稱爲「玉箸體」。這種書體中期後段最爲流行，代表作如恭王時期的牆盤、永盂，懿王時期的師虎簋，孝王時期的大克鼎銘文。



波曲紋

西周晚期青銅器種類和型式減少，造型和紋飾都比較簡樸實用，而且趨于定型化、程式化。器類和中期後段大體相同，禮樂器主要有鼎、簋、鬲、甗、盨、簠、壺、鑘、盤、盉、匜、盂、豆、鐘、鎛等。

鼎、鬲、甗、簋的造型幾乎千篇一律。鼎的典型式樣是體呈半球形，直口立耳，足作馬蹄形，最富代表性的是多友鼎、此鼎和毛公鼎。另外，中期的淺腹盆形鼎亦偶而可見。簋一般都有蓋，弇口鼓腹，蓋上和器腹鑄有平行溝紋，圈足下有三個獸面扁足，耳作獸首形或獸首銜環，也有方座簋，但較少，基本形制與中期相同，如厲王㝬簋，雙耳特大。鬲多是束頸寬沿，襠部近平，足呈蹄形的式樣。甗的甑部變得橫寬，高度小于鬲部，甑鬲分體的現象增多。方甗逐漸盛行起來。簠體長方，器壁斜坦，蓋和器形狀相同，上下對稱，合起來成爲一體，分開則爲兩個器皿。豆的形制僅有淺盤、細柄，中腰有箍棱的一種。

盤的形制，除繼承中期式樣以外，還有圈足下加上三四個附足的，一般爲獸面扁足，也有人負荷形，如宦盤的四足就是四個跽坐裸體刖人。匜一般無蓋，口部呈曲線形，流槽較寬，龍足龍鋬。盉腹多作扁圓形，狀如懸鼓，下具四扁足，鳳飾其蓋，顧龍形鋬，流管的口部微曲，以改正直流猛泄。這種盉外觀新穎，裝飾性强，給人以靈巧的感受。這一時期圓體壺消失，橢方形壺佔主導地位，長頸大腹，有的將貫耳改爲獸首銜環耳。

花紋經中期的巨變，晚期種類減少，構圖樸實渾厚，簡潔疏朗，刻劃粗壯有力。這一時期雷紋蛻化，鳳紋銷聲匿跡，立體動物附飾也不發達。波曲紋、變形獸面紋、獸體卷曲紋和鱗紋，在所有紋飾中佔有絶對優勢。此外，還有弦紋、雙頭龍紋和蟠蛇紋等。從一方面講，西周晚期的紋飾徹底抛棄了商末周初那種神秘色彩和繁縟現象，給人以樸素的現實生活氣氛；另一方面，紋飾種類少，缺乏變化，又使人感到單調和呆板，這就是此期青銅器藝術欣賞價值遜于商末周初的一個重要原因。

銘文書體是大篆最成熟的形態，字體優美，結構和諧，書寫便捷，筆道圓潤。厲王㝬簋和宣王時期的毛公鼎銘文，是這種書體的代表。宣王之世的虢季子白盤銘文，書法剛勁，筆道勻稱，縱橫成行，字體遹皇茂雋，應該就是籀文。春秋時期的秦公鐘、秦公簋銘文以及石鼓文

等，都與這種書體有着直接的淵源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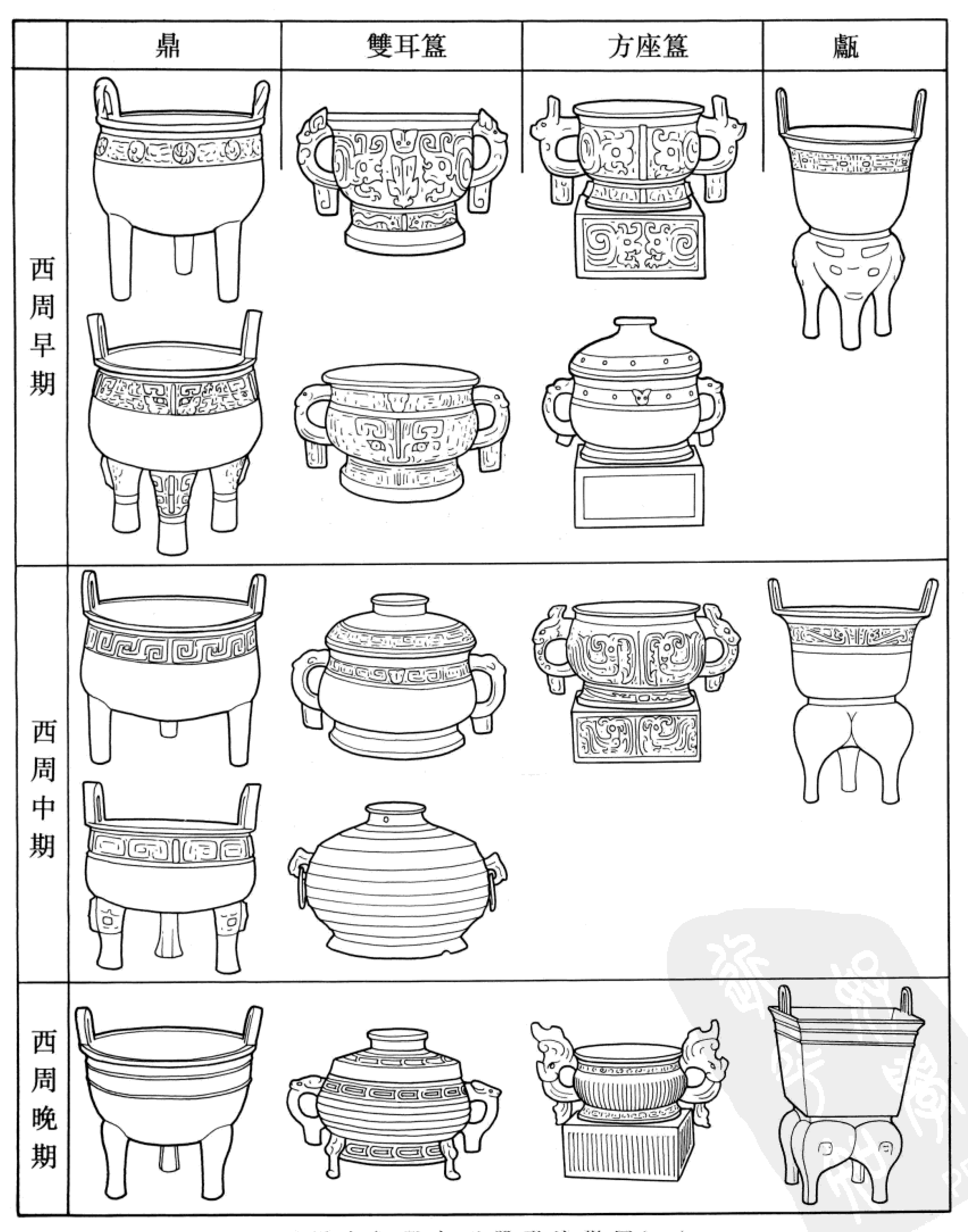
西周中晚期的青銅器，就一般情況而言，無論形制還是紋飾，都缺乏那種神秘獰厲的內在氣質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它在造型上着重實用性和大衆化，以適應于社會的需要；在裝飾藝術上追求清新明快和樸實無華，給人以貼近現實生活的感受。它同樣創作出了不少精美的藝術杰作，給中國青銅器藝術寶庫增添了不少瑰寶。扶風莊白出土的𢦏簋、刖人守門鼎，岐山賀家出土的牛尊、日己觥，以及盠駒尊、盠方彝等，就是其中的幾件典型代表。

𢦏簋的型式本來是當時流行的侈口帶蓋雙耳簋，下腹向外傾垂，造型給人一種平庸沉悶的感覺。但是，作器者却從審美的角度考慮，別出心裁地把雙耳塑造成一對相背站立的昂首豎冠圓雕鳳鳥，從視覺上拓寬了空間，也突出了裝飾效果。在廣闊的蓋面和器腹上，又精心構圖，深鏤細雕，採用四對體豐羽滿的分尾式花冠大鳳鳥，布滿整個器面，并配以縝密的雷紋底子，雍榮華貴，十分優美。它的工藝設計，集線雕、浮雕和圓雕于一體，寓動于靜，并以非常杰出的鑄造技術加以表現，真是匠心獨運，恰到好處，與商末周初那種神秘譎奇的作風，形成鮮明的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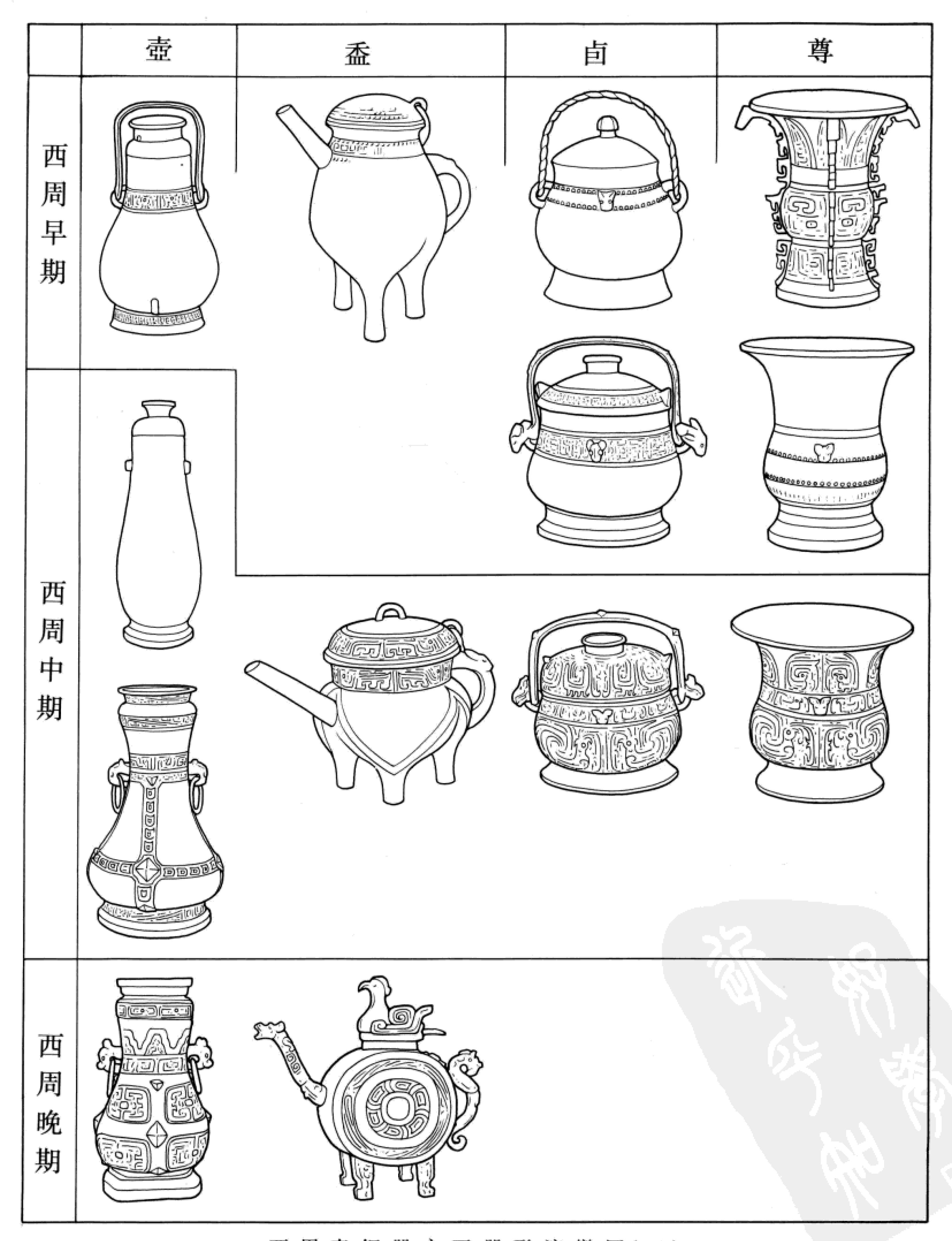
刖人守門鼎是一種具有特殊用途的異形鼎。它以其自身的獨特造型和別具一格的裝飾藝術獨樹一幟。鼎分上下兩層，上部是一個橢方形鼎，附耳垂腹，口沿以下飾一周解體式變形獸面紋，四角裝飾四條披鱗卷尾、瘦勁有力的立體顧龍；下部是一個用于生火的爐膛，其作用相當于後世的火鍋。爐膛呈長方體，兩側設窗，正面開門，背面鑄成鏤空的獸目交連紋，門扉上鑄有一個受過刖刑的男子守門，四足鑄有眉目似猴，勾喙似鷲，曲角似羊，頸體似鹿的單足怪獸，用以和鼎體四角的四條顧龍呼應。這種裝飾手法，既改善了器物四角的單調感，又增强了造型的氣勢。

盠駒尊寫實性很强，昂首挺胸，豎耳垂尾，通體光素，僅在腹部飾一環形火紋，形象生動逼真，看上去簡直就是一頭活生生的騾駒。

牛尊形體渾圓，盤角伸頸，蹄腿粗壯有力，充分顯示出牛的憨厚質樸的性格和馴服耐勞的情態。在花紋設計上，作器者却極盡巧思，在牛的背腹和臀部作大塊面布局，裝飾着新興的獸



西周青銅器主要器形演變圖(一)



西周青銅器主要器形演變圖(二)

目交連紋和獸體卷曲紋。構圖疏朗，線條粗闊，造成一種恢宏豪放的氣氛，以增强藝術的美感。這種裝飾風格與商末周初宗教崇拜式的藝術大相徑庭，反映了此時人們的審美情趣已發生了巨大變化。

盠方彝在衆多的西周中期器物中，也是一件造型莊重典雅，紋飾富麗華美的藝術作品。整器作四坡流水的房屋形，通高二十二點八厘米，蓋高九點一厘米。蓋高將近全器高度的一半，但全然没有頭重脚輕之感，其原因在于作器者在器壁四角設計了裝飾性很强的透雕棱脊，在器壁左右鑄造了兩隻象鼻形鋬，使彝體佔有一定的空間，造成穩重勻稱的效果。同時，設計者還在彝體的中心部位，裝飾上富有動感的火紋和構圖華美的顧龍，增加了畫面的活潑氣氛。

三

西周青銅器，除了它的藝術價值之外，還有它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西周是鑄造長篇銘文的極盛時期，銘文內容十分廣泛，涉及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統治者的政治謀劃、征戰殺伐、祭辭誥命、册賜宴饗，也有貴族之間的土地轉讓、刑事訴訟、盟誓契約，以及婚嫁禮俗等。這使青銅器不再只是珍貴的禮儀用品和工藝瑰寶，而成爲記載着西周時期歷史資料的重要文獻。這也是西周青銅器的重要價值所在。

歷代出土的青銅器中，史料價值最高的首推利簋和何尊。這兩件青銅器分別記載了武王克商和營建洛邑兩件周初大事，使古代的文獻記載得到證實。利簋銘文記載的是武王滅商之後，在管師賞賜有事利之事，開頭就有「武征商，唯甲子朝」等語，所記伐商日辰與《尚書·牧誓》、《逸周書·世俘》等典籍所載一致。該器作于牧野之戰後的第七天，與天亡簋同屬武王時期，但年代更爲準確，堪稱西周第一重器。

何尊銘文記載的是成王開始營建成周時，在一次祭典上對宗室子弟宣布的誥命。其中講到武王在克商以後就有營建東都的重大決策，曾祭告上天説：「我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從這裏統治人民」。成王營建洛邑是繼承武王的遺願，這和有關史籍所記正相吻合。營建洛邑對于鎮

撫殷商遺民、控制東夷和南淮夷有着重要的戰略意義，對于鞏固周朝的統治關係頗大。

道光年間岐山縣禮村出土的大盂鼎，學術界公認是康王時代的典型器物。銘文記載康王二十三年在宗周對盂的一次册命，康王命盂掌管軍事，負責刑罰，協助他治理國家，并給盂「授民授疆土」，賜予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大片土地，以及奴隸一千七百餘人，證實了傳世文獻中關于周初武、成、康三代都曾進行過大規模的封邦建國，「以蕃屏周」，説明西周時期是典型的奴隸制社會。

董家村出土的裘衛四器，爲研究西周中期的社會經濟狀況，提供了重要資料。衛盉銘文記載裘衛用一件玉璋、兩件玉虎和三件禮服，換取矩伯的土地十三田。裘衛把這件事報告給伯邑父、榮伯、定伯、亮伯和單伯幾位大臣，伯邑父等幾位大臣便派三有司會同雙方勘察田界，辦理交付手續。傳世的倗生簋（原稱格伯簋）也是一個類似的例子，銘文記載倗生用四匹良馬換取了格伯的土地十田。九年衛鼎記載裘衛用車子和車馬器具換取了矩伯的一片林地，不經官方認可就能自行辦理交割。這些銘文説明，早在西周中期以「田里不鬻」爲特徵的奴隸主國有制的土地佔有形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雖然這種土地轉讓仍需經過執政大臣的首肯，但可以肯定地説，這些土地實際上已經私有了，至于可以自行授受的山林，私有更無可疑。

另外，衛盉明確記載一件玉璋價值貝八十朋，兩件玉虎、兩件麀韍和一件賁韐價值的總合爲二十朋。把貝這種貨幣作爲衡量實物的價值尺度，在銅器銘文中尚屬首次發現。總之，這些銘文對于探索西周奴隸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歷史變革，有着重要意義。

關于記載周王朝與方國的戰爭，幾乎每個王世都有，如成王時期的塱方鼎，記錄了周公征伐東夷的重大軍事行動；康王時期的小盂鼎詳細記載了康王時期受命征伐鬼方，戰役前後進行了兩次，最後攻克了鬼方國都，生擒鬼方酋長四人，殺敵四千一百餘人，俘虜一萬四千餘人，繳獲戰車一百多輛，馬一百多匹，牛羊近四百頭，雙方參戰兵士當在三四萬人，這是金文中所見戰爭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穆王時期的班簋，記載毛伯班的父親受命率領邦冢君、徒馭和戜人，征伐東國痟戎，周王還命令吳伯和呂伯率領自己的部隊，分別從左右兩面協助毛公，命令班率領自己的族屬從征，負責毛公的安全。經過三年的征戰，平定了東國。兩件戜方鼎和

𢦏簋，記載伯𢦏率兵駐守堂師，當淮戎侵犯𢼄地時，𢦏便率領虎臣和師氏前往抵禦，在棫林與戎搏鬥，大獲全勝。

夷厲時期的多友鼎和禹鼎，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北攘玁狁，南伐淮夷的兩次重大戰役。禹鼎銘文講述鄂侯馭方率領南淮夷和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內，對周王朝造成嚴重威脅。王命西六師和殷八師前往討伐，但没有取勝。于是，武公派禹率領自己的親軍，戰車一百乘，甲士二百名和步卒一千人，協同王師作戰，最後攻克了鄂國國都，俘獲了鄂侯馭方。多友鼎記載某年十月，玁狁進犯京師，前方告急，王命出兵禦敵，武公派多友率領自己的戰車向西追擊，先後在郱、龔、世、楊冢等地進行戰鬥。厲王㝬所鑄的宗周鐘，銘文也講述周王朝征服南國的服子，迫使南夷和東夷的二十六個小國臣服周室的事實。總之，上述銘文對于研究西周時期軍隊的組織，戰爭的規模，戰鬥的方式，周王朝與周邊方國的關係，都是很重要的。

與裘衛四器同坑出土的𠑇匜，作于西周中期後段，所鑄銘文是我國最早的一篇法律判決書。曶鼎銘文也記載了兩個案例，一起是曶與限爲買賣五個奴隸而發生爭執的民事糾紛案，另一起是匡季衆臣盜割曶的禾稻案。劫盜禾稻屬寇攘罪，按照西周法律當處死刑。但是，匡季的刑事犯罪却以損害賠償的民事案件處理方式結了案。琱生簋記載着琱生因擴大土田僕庸而受到偵訊，琱生求助于宗君出面講情，并以銅壺、帛束、玉璋、玉璜、玉璧和玉圭進行賄賂，最後審判官召伯虎遂徇私袒護，而免于追究。這些銘文所記載的民事契約形成的過程，殘存的各類契約的痕跡，反映的訴訟程序和審判制度，以及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所表現的特徵，判決書中提到的刑罰種類，都可以和《尚書》、《周禮》等書中的有關章節相互印證。這表明西周時期確有成文的法律，系統的刑罰和一整套獄訟盟誓制度，在我國法律史的研究上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扶風莊白出土的牆盤，作器者出身于史官世家，文學造詣亦高，所作盤銘是一篇以四言韻文爲主的頌辭。語言精練，詞藻華美。前半部敘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世和當朝天子恭王的業績和功德。既講述重要史事，又給予恰切的評價，通古論今，實屬罕見。後半部作者自記家史，概括地講述了微氏家族數世得寵于周，掌管王室威儀和典籍圖册，反映出周王朝廣納異族人才政策的成功。

早年岐山出土的毛公鼎和塱盨，記述厲王之世的政治形勢，國人暴動的原因和厲王被逐的教訓，給我們研究西周厲宣時期的歷史留下了可信的史料。

上面列舉的這些銅器銘文，不過是三都地區出土青銅器銘文中的一部分，足見其豐富多彩，對研究西周歷史文化的重要亦可見一斑。

四

西周時期，絕大多數青銅器仍然採用陶範鑄造。冶鑄的工藝流程、分型方式和澆鑄系統的設計，都和殷商時期基本相同或者相似，充分體現了中國青銅器傳統工藝的繼承性和穩定性。從出土的青銅器實物和冶鑄遺址出土的陶範、冶鑄工具考察，這個時期的鑄造技術主要有渾鑄法、分鑄法、填範鑄造法、分鑄鑄接法、分鑄套接法、分鑄鉚法、分鑄鑄焊法等，修復鑄造缺陷和損傷，則採用鑄補法。

殷商時期，造型複雜的器物多採用分件鑄造，然後鑄接（套接、鑄焊）在一起。而西周時期特別强調應用渾鑄的工藝思想，複雜器形多以渾鑄成形爲主。因爲渾鑄可以保證鑄件整體結構和紋飾的連續性與完整性，并使附件與主體連結牢固。爲了渾鑄成形，西周冶鑄工匠們在翻範組型過程中發明了活塊模、活塊範和開槽下芯等一系列鑄型工藝技術㊳，大大地簡化了製作造型複雜器物鑄型的工藝程序，不但減少了範塊數量，降低合範定位的誤差，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證器物附件與主體連結牢固，使表面紋飾完整美觀。例如，編鐘上的枚，牛形尊上的盤角，商卣提梁兩端的獸頭，都是運用活塊範翻製鑄型；何尊腹部卷曲而外翹的獸角，附耳盤、附耳鼎上的耳，則採用活塊範製作鑄型。扶風莊白窖藏出土的刖人守門鼎就是集這幾種工藝技術于一體的代表。該鼎造型別致，裝飾美觀，四隅的立體顧龍和怪獸玲瓏剔透，角耳旁伸，加之爐膛的四壁極薄，獸足瘦細，門前刖人倚立，門閂、門扉可以靈活啟閉，使人一見便有非失蠟法就無法鑄造成形的感覺。但是，它確是採用一般的復合陶範鑄造出來的一件藝術精品。四隅的顧龍、怪獸和刖人都是用活塊模製範，兩耳與鼎體之間採用活塊範組型，門閂、門扉則分別鑄

造成形，然後與鼎體套接，爐腔應用懸空內芯，在內芯上雕出門框、窗户、爐箅和後壁花紋的凸型，并用支釘固定在腹芯和底芯之間，以保證型腔的幾何尺寸。由于爐壁特別薄，安置懸芯難度極大，稍有錯位就會導致變形，甚至全器報廢。刖人守門鼎巧妙地運用活塊模、活塊範、分鑄套接，以及懸空內芯等多種工藝技術，如果没有熟練的工匠和高超的技藝，是很難達到渾然一體的效果。

青銅鐘的鑄造也集中反映了西周時期鑄造工藝所達到的成就。據測試，周原和豐鎬地區出土的青銅鐘，都有良好的音響效果，特別是出土于扶風齊家村的柞鐘和中義鐘，都是八枚序列的編鐘，除第一、二枚不用鼓音外，其餘六枚都用鼓音和隧音組成音階。全套編鐘起于羽音，止于宮音，音域達三個八度[39]。這是西周時期編鐘發展的最典型的例子。研究結果表明，青銅鐘的鑄造，除了要求一套精密的塑模、分型翻範和澆鑄的工藝技術以外，還特別講究合金成分的配比。西周青銅鐘均採用三元合金，錫、鉛元素的含量對于鐘音的衰減和音色的改變有着重要的影響，西周冶鑄工匠們在長期實踐中摸索出一套合理的配方比例，同時還熟練地掌握了熱處理等工藝技術，用以控制和改善鐘音。可以説，青銅鐘的鑄造集中了青銅冶鑄工藝技術的精華，代表了西周時期冶鑄技術和音樂技術的發展水平。

分鑄鑄接法、鑄焊法和套接法，早在商代中期已經出現。這些鑄造技術在西周時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同時發明了鑄鉚技術；寶鷄紙坊頭出土的四耳簋，簋耳與簋體連結還採用了耳端預留銷孔，鑄接後形成「自鎖」結構[40]。這些新技術的出現，有效地解決了以往那種簡單的分鑄鑄接或鑄焊後附件易于拔脱的弊病。

三都地區出土的甗甗體與箅的連結，就是採用鑄鉚技術完成的。其工藝程序是：箅、掛鈎和甗體各自鑄造成形，在鑄造甗體時束腰一側預留一個圓孔，然後掛鈎套箅，再插入圓孔與甗體鑄鉚在一起。鑄鉚與鑄接的工藝程序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鑄鉚時所用的外範上要做出一個直徑大于預留孔的鉚釘蓋型腔，澆鑄完成後，甗體外側就會留有一個凸起的鉚釘蓋，用以阻止掛鈎拔脱。扶風齊家村出土的父乙甗在鉚釘蓋上還裝飾着圓形火紋，給鑄鉚作了相當巧妙的掩飾。商代甗腹內未見連箅的現象，推測當時使用的是單獨的竹木質箅或銅箅，不易和甗體一起

流傳下來。究其原因，當是其時尚未解決銅箅與甗體連結技術的緣故。

填範鑄造法也在商代出現，主要用以鑄造一些空腔器物，如封口盉、鑾鈴以及矛銎、流管等。西周時期這一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推廣。商代前期的工匠們爲了求得青銅鑄件每個部位厚度的大體均衡，避免澆鑄過程中出現縮裂或無法補縮等鑄造上的缺陷，就把三足器（鼎、鬲、斝等）的足設計成空心，鼎耳、甗耳也做得細小，或者將其外側凹進，以保證鑄造工藝的合理性。後來，便運用填範技術將其空心填上泥芯，并包鑄在裏面。西周時期，青銅工匠們更加强調這一工藝思想，與鼎、甗情況相似的鬲、盉、斝、簋、罍、壺等器物的耳、足、柱、鋬，都普遍採用了填充盲芯的技術，就連厚度不足一厘米的鼎耳也不例外。可以説外形美觀、堅實耐用的青銅器與填範技術的應用有着密切關係。

西周青銅器鑄造工藝上另一個特點是支釘的使用比殷商時期更加普遍，更加富有規律性。支釘是爲了保證器物型腔的幾何尺寸和支撑範芯而設置的，特別是腹壁很薄的器物和採用盲芯的部件，鑄型裝配極不容易，使用支釘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最好辦法。

另外，西周時期鑄造技術進步的一個突出表現是一模多範法的應用。西周早期開始，特別是西周中期以後，成組成套銅器很多，如三都地區出土的史䟣簋、諆簋、令簋、丕㠱方鼎、鳳紋觚、鳳紋觶、牆爵、伯公父爵、𤼈盨、伯寬父盨、幾父壺、𤼈壺、仲南父壺和梁其壺等，都是成對出現，𨺅㚸進方鼎、孟簋、五年師旋簋各三件，元年師旋簋、衛簋、伯鮮盨、王伯姜鬲各一組四件，微伯鬲一組五件，伯夏父鬲一組六件，𤼈簋、此簋、伯庸父鬲各一組八件，仲姞鬲和伯先父鬲各達十件。同組器物的造型、紋飾、大小，甚至銘文都是一樣的。這些同型式的青銅器，都是採用一個標準模翻製出數套外範鑄造出來的。一模多範比一模一範有了顯著進步，提高了青銅器生産的效率。它的出現，也反映了西周中晚期社會生活對青銅器需求量的增加。

五

總體觀察三都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可以看出，西周青銅文化是在先周和晚商青銅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早期的器類、器形和花紋大都是沿襲商代晚期的作風。這是因爲，滅商之前，先周文化雖已跨入青銅時代，鑄造技術達到一定水平，但還遠不如殷商的青銅鑄造業發達。到目前爲止，周原和豐鎬地區還沒有發現一件藝術水平很高的先周青銅器。

周人克商以後，得到了殷商的工藝奴隸和先進的冶鑄技術，青銅鑄造業才迅猛地發展起來。隨着政權的鞏固和禮制的不斷加强，周人在全面繼承殷商青銅工藝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對于器類、器形、紋飾和鑄造工藝等方面，不斷進行改造和更新，創造出一批精美的藝術瑰寶，把青銅文化推到了鼎盛時期。

從穆王時期開始，青銅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轉變時期。無論造型設計，還是花紋構圖，都在發生巨大變化，和西周早期形成顯明的分界。

這個時期，一些傳統的器類和器形仍然保留着，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穎的式樣，充分表現出新舊交替過程的時代特徵。恭王之後，傳統式樣相繼消失，完成了新舊形制的過渡。西周晚期行用的半球形蹄足鼎、弇口帶蓋雙耳簋、長頸橢方壺、淺盤細柄豆、附耳圈三足盤以及盨、簠、匜、鐳等主要器形，都已在中期出現。所不同的是，西周中期的還帶有過渡的特徵，西周晚期的已經完全定型化、程式化了。

此期青銅器紋飾變化最大，過去作爲花紋主體的獸面紋和龍紋，率先由形象圖案向抽象紋樣過渡。這種抽象和變形的過程，從穆王世開始到恭王末年，總共不到五十年就完成了。與此同時，刪繁就簡，陸續淘汰了早期流行的許多動物紋樣。中期後段，青銅器紋飾幾乎全部變成了抽象的獸體變形圖案。如變形獸面紋、獸目交連紋、獸體卷曲紋、波曲紋和鱗帶紋，就連在昭穆時期盛極一時的鳳鳥紋，到了恭王以後也悄然逝去。

西周中期青銅器的變化，是一次革命性的轉變。它打破了商代以來的陳舊模式，開闢了青銅文化的新天地，在器物的造型設計和紋飾結構方面，有許多新的突破，特別是它基本上放棄了青銅器紋樣對稱構圖的規律，變形象圖案爲抽象紋樣，大量採用比較自由的連續構圖方法，

使得裝飾圖案産生較爲活潑的效果。這種變革，是意識形態變化在青銅藝術上的一種反映，其影響是深遠的，它爲以後春秋戰國青銅藝術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西周青銅器的珍貴價值，除了它在造型藝術和裝飾藝術上的成就之外，還突出地表現在銘文上。

西周早期，周人就普遍形成了在青銅器上鑄銘記事的風氣，而且出現了敘事體裁的長篇銘文，從而體現了周人在文化上的進步。商人宗教意識很濃，對于鬼神表現出狂熱的崇拜，他們把青銅器作爲單純的祭器或禮器。周人比較注重實際，雖然也把青銅器作爲廟堂寳器，但突出的是作爲鑄銘來宣揚先人的美德，提高自己或家族的榮譽、地位。因而，有周一代，青銅器上長篇銘文很多，有豐富的內容，生動的文體，對研究西周社會歷史和文學藝術有着重要意義。這些銘文的書體又是中國書法藝術史中的重要篇章，流派紛呈，風格各異，其藝術價值是很高的。這些書法藝術珍品，可供人們鑒賞研習，同時也給人們以藝術美的享受。

三都地區青銅器的製作工藝，代表了西周時期青銅冶鑄工藝技術的最高成就，體現了西周時期生産力發展和藝術發展的水平。它全面地繼承了殷商時期的冶鑄工藝技術，在渾鑄法、分鑄法廣泛應用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塊模、活塊範、一模多範和開槽下芯法製作鑄型，以及採用鑄銷法和「自鎖」結構連結器物附件的新工藝，提高了青銅冶鑄的質量和數量，把中國青銅器藝術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附　注

①　長水：《岐山賀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
②　陝西省博物館等：《陝西岐山縣賀家村西周墓》，《考古》一九七六年一期。
③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三），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④　吳鎮烽、羅西章、尚志儒：《陝西省扶風出土伯𢦏諸器》，《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
⑤　陝西周原考古隊：《扶風雲塘西周墓》，《文物》一九七九年十一期。
⑥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齊家十九號西周墓》，《文物》一九七九年十一期。

⑦⑧⑨⑩ 羅西章：《扶風縣文物志》，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⑪ 程學華：《寶鷄扶風發現西周銅器》，《文物》一九五九年十期。

⑫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⑬ 趙學謙：《記岐山發現的三件青銅器》，《考古》一九五九年二期。

⑭ 羅西章：《周原青銅器窖藏及有關問題的探討》，《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八年二期。

⑮ 陝西省博物館等：《扶風齊家青銅器群》，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⑯ 史言：《扶風莊白大隊出土一批西周銅器》，《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

⑰ 吳鎮烽、雒忠如：《陝西扶風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一九七五年八期。

⑱⑲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雲塘、莊白二號西周銅器窖藏》，《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

⑳ 岐山縣文化館等：《陝西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

㉑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

㉒ 趙永福遺作：《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灃西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四年九期。

㉓㉔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一九六七年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四期。

㉕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長安灃西早周墓葬發掘紀略》，《考古》一九八四年九期。

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長安張家坡西周井叔墓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六年一期；《陝西長安張家坡M一七〇井叔墓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〇年一期。

㉗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普渡村西周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一期。

㉘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

㉙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群》，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五年。

㉚㉛ 西安市文管處：《陝西長安新旺村、馬王村出土的西周銅器》，《考古》一九七四年一期。

㉜ 蔡運章、陳長安：《豐國銅器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三年六期；蔡運章：《太保黹戈跋》，《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二年一期。

㉝㉞ 洛陽博物館：《洛陽龐家溝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一九七二年十期。

㉟ 傅永魁：《洛陽東郊西周墓葬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五九年四期。

㊱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瑶西周墓葬清理記》，《考古》一九七二年二期。

㊲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一九五五年十期。

㊳㊵ 蘇榮譽等：《強國墓地青銅器鑄造工藝考察和金屬器物檢測》，見《寶鷄強國墓地》，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㊴ 馬承源：《商周青銅雙音鐘》，《考古學報》一九八一年一期。

目録

岐周、宗周和成周地區青銅器概述……吳鎮烽

圖版

一　成王方鼎　西周早期……1
二、三　德方鼎　西周成王……2
四　太保方鼎　西周早期……4
五　曆方鼎　西周早期……5
六　塱方鼎　西周早期……6
七　[illegible]方鼎　西周早期……7
八　歸𫢡進方鼎　西周中期……8
九　𢦟方鼎甲　西周穆王……9
一〇　𢦟方鼎乙　西周穆王……10
一一、一二　厚趠方鼎　西周昭王……10
一三—一五　刖人守門方鼎　西周中期……12
一六　四鳥扁足方鼎　西周晚期……14
一七　獸面勾連雷紋鼎　西周早期……15
一八、一九　獸面鳳紋鼎　西周早期……16
二〇　牛鼎　西周早期……18
二一　乳釘龍紋鼎　西周早期……19
二二—二四　外叔鼎　西周早期……20
二五　大盂鼎　西周康王……22
二六　獸面紋鼎　西周早期……23
二七　𢦟鼎　西周穆王……24
二八　五祀衛鼎　西周恭王……25
二九　師湯父鼎　西周恭王……26
三〇　十五年趞曹鼎　西周恭王……27
三一—三三　大克鼎　西周孝王……28
三四　獸目交連紋溫鼎　西周中期……31
三五　史頌鼎　西周共和……32
三六　毛公鼎　西周宣王……33
三七　多友鼎　西周晚期……34
三八　子申父己鼎　西周早期……35
三九、四〇　𦊰鼎　西周早期……36
四一　瀕鬲　西周早期……38
四二　斜條紋鬲　西周中期……39
四三　公姞鬲　西周中期……40
四四　伯邦父鬲　西周晚期……41
四五　庚父己甗　西周早期……42

四六 羽脊虎頭紋甗 西周早期 …… 43
四七 母癸甗 西周早期 …… 44
四八 師趣方甗 西周中期 …… 45
四九 利簋 西周武王 …… 46
五〇 天亡簋 西周武王 …… 47
五一 史𠱼簋 西周康王 …… 48
五二 獸面紋簋 西周早期 …… 49
五三 令簋 西周昭王 …… 50
五四 誋簋 西周昭王 …… 51
五五 乳釘四耳簋 西周早期 …… 52
五六 龍紋簋 西周早期 …… 53
五七 牛簋 西周早期 …… 54
五八 班簋 西周穆王 …… 55
五九 或簋 西周穆王 …… 56
六〇 孟簋 西周穆王 …… 57
六一 輔師𤼈簋 西周中期 …… 58
六二 倗生簋 西周恭王 …… 59
六三 五年師旋簋 西周中期 …… 60
六四 元年師旋簋 西周中期 …… 61
六五 㾓簋 西周中期 …… 62
六六 衛簋 西周中期 …… 63
六七 大師虘簋 西周夷王 …… 64
六八 㝬簋 西周厲王 …… 65
六九、七〇 師寰簋 西周宣王 …… 66
七一 虎簋 西周晚期 …… 68
七二、七三 永盂 西周恭王 …… 69
七四 遹盂 西周中期 …… 70
七五 周生豆 西周中期 …… 71
七六 微伯㾓鋪 西周中期 …… 72
七七 鱗紋鋪 西周晚期 …… 73
七八 㾓盨 西周中期 …… 74
七九 善夫克盨 西周孝王 …… 75
八〇 伯多父盨 西周晚期 …… 76
八一 梁其盨 西周晚期 …… 77
八二 翏生盨 西周厲王 …… 78
八三 伯公父簠 西周晚期 …… 79
八四 弗祖辛爵 西周早期 …… 80
八五 伯豐爵 西周中期 …… 81
八六 鳳鳥紋爵 西周早期 …… 82
八七 龍爵 西周早期 …… 83
八八 父辛爵 西周中期 …… 84
八九 牆爵 西周恭王 …… 85
九〇 勾連雷紋雙流爵 西周早期 …… 86
九一 幾何變形紋爵 西周中晚期 …… 87
九二 伯公父爵 西周晚期 …… 87
九三 史速角 西周早期 …… 88
九四 旂斝 西周昭王 …… 89
九五 蕉葉鳳紋觚 西周早期 …… 90

九六 旅父乙觚 西周早期……91
九七 獸面紋觚 西周早期……92
九八 鱗紋觚 西周早期……93
九九 賁引觚 西周早期……94
一〇〇 仲子曩引觥 西周早期……95
一〇一 鳳鳥紋方觥 西周早期……96
一〇二—一〇四 旂觥 西周昭王……97
一〇五 獸面紋觥 西周早期……100
一〇六 守宮觥 西周早期……101
一〇七、一〇八 日己觥 西周中期……102
一〇九 鳳蓋盉 西周早期……104
一一〇 士上盉 西周昭王……105
一一一 長由盉 西周穆王……106
一一二 衛盉 西周恭王……107
一一三、一一四 𩰫父盉 西周中期……108
一一五 伯庸父盉 西周中晚期……110
一一六 它盉 西周晚期……111
一一七 伯百父鎣 西周晚期……112
一一八 小臣單觶 西周成王……113
一一九 戈觶 西周早期……114
一二〇 鳳紋觶 西周早期……115
一二一 獸面紋觶 西周早期……116
一二二 父庚觶 西周早期……117
一二三 歸𡠧進方壺 西周中期……118
一二四 伯戜飲壺甲 西周穆王……119
一二五 伯戜飲壺乙 西周穆王……119
一二六 波曲紋杯 西周中晚期……120
一二七 雙鋬杯 西周中晚期……121
一二八 單鋬杯 西周中晚期……122
一二九 長柄杯 西周中晚期……122
一三〇 旂方彝 西周昭王……123
一三一 令方彝 西周早期……124
一三二 叔[illegible]方彝 西周早期……125
一三三 師遽方彝 西周恭王……126
一三四 盠方彝 西周中期……127
一三五、一三六 日己方彝 西周中期……128
一三七 鳳紋壺 西周中期……130
一三八、一三九 幾父壺 西周中期……131
一四〇—一四三 十三年𤼈壺 西周中期……133
一四四 三年𤼈壺 西周中期……136
一四五 王伯姜壺 西周懿王……137
一四六 鱗紋壺 西周中期……138
一四七 散車父壺 西周中期……139
一四八—一五〇 梁其壺 西周晚期……140
一五一 頌壺 西周晚期……143
一五二 何尊 西周成王……144
一五三 商尊 西周早期……145
一五四 旂尊 西周昭王……146

一五五—一五七　毀古方尊　西周早期……147
一五八　榮子方尊　西周早期……150
一五九　保尊　西周早期……151
一六〇　豐尊　西周穆王……152
一六一　效尊　西周中期……153
一六二、一六三　日己方尊　西周中期……154
一六四　盠方尊　西周中期……156
一六五　牛形尊　西周中期……157
一六六—一六八　鄧仲犧尊　西周中期……158
一六九　盠駒尊　西周中期……161
一七〇、一七一　商卣　西周早期……162
一七二　保卣　西周成王……164
一七三　伯卣　西周早期……165
一七四　豐卣　西周穆王……166
一七五　效卣　西周恭王……167
一七六　太保鳥形卣　西周成王……168
一七七　母嫛方罍　西周早期……169
一七八　冉父丁方罍　西周早期……170
一七九—一八一　火龍紋罍　西周中期……171
一八二　對罍　西周中期……174
一八三　仲義父𦉜　西周晚期……175
一八四　井叔鐘　西周中期……176
一八五　南宮乎鐘　西周晚期……177
一八六　井人妄鐘　西周晚期……178
一八七　梁其鐘　西周晚期……179
一八八　㝬鐘　西周厲王……180
一八九　克鐘　西周晚期……181
一九〇—一九二　獸面紋斗　西周早期……182
一九三　透雕龍紋匕　西周早期……185
一九四、一九五　𠑇匜　西周中期……186
一九六、一九七　伯雍父盤　西周穆王……187
一九八　牆盤　西周恭王……188
一九九　休盤　西周恭王……189
二〇〇　宧盤　西周晚期……190
二〇一　獸首調色器　西周早期……191
二〇二　太保冓戈　西周早期……192

圖版說明

岐周遺址分布圖
豐鎬遺址分布圖
成周遺址分布圖
岐周宗周成周位置圖



一　成王方鼎　西周早期





二、三　德方鼎　西周成王





五　厝方鼎　西周早期

四　太保方鼎　西周早期



六　塱方鼎　西周早期

七　獻方鼎　西周早期





八　歸覘進方鼎　西周中期

九　戜方鼎甲　西周穆王

一〇　戜方鼎乙　西周穆王







一一、一二　厚趠方鼎　西周昭王



一三—一五　刖人守門方鼎　西周中期





一六　四鳥扁足方鼎　西周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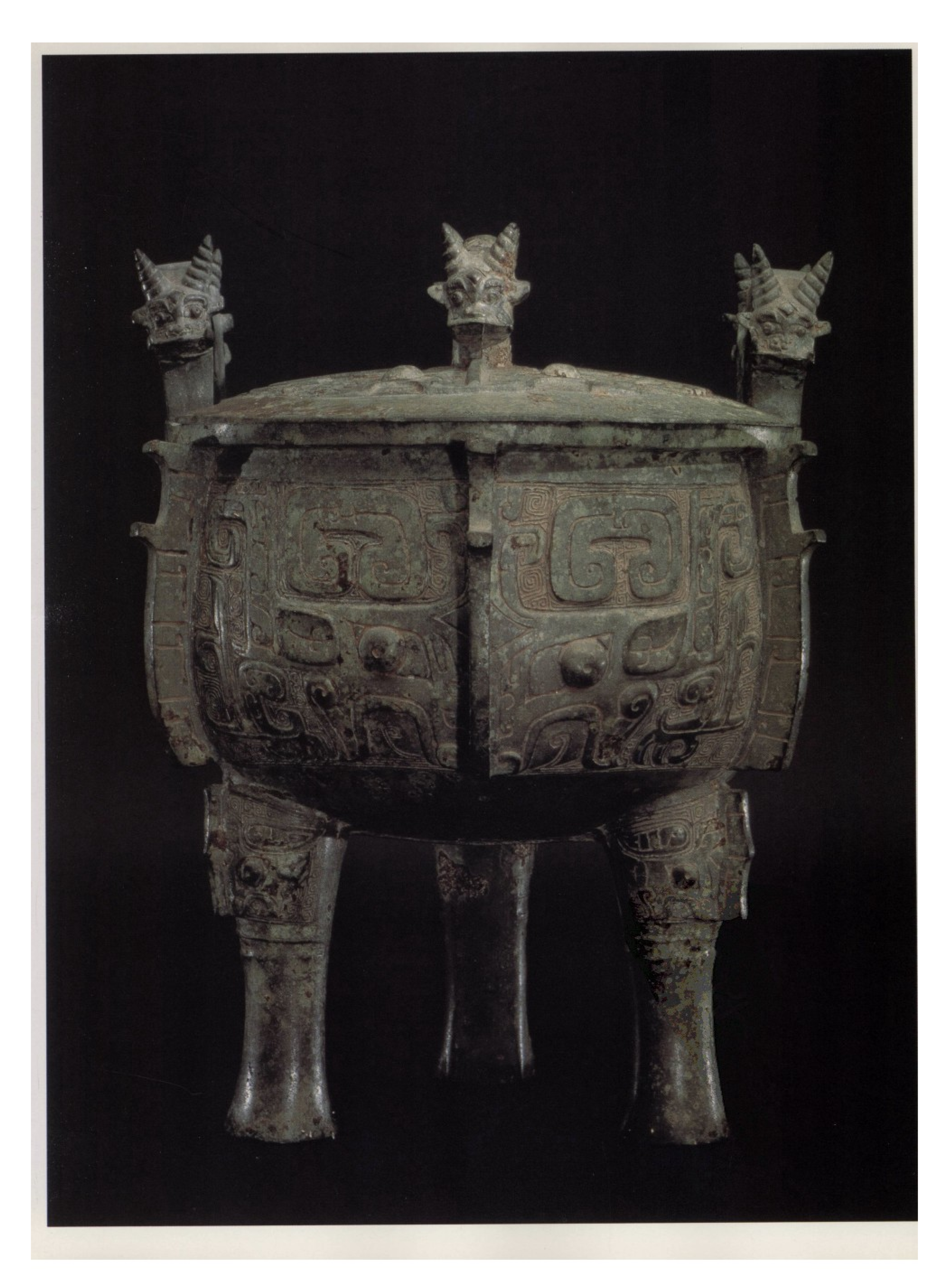
一七　獸面勾連雷紋鼎　西周早期







一八、一九　獸面鳳紋鼎　西周早期





二一　乳釘龍紋鼎　西周早期

二〇　牛鼎　西周早期



二二—二四　外叔鼎　西周早期







二六　獸面紋鼎　西周早期

二五　大盂鼎　西周康王



二七　𢧀鼎　西周穆王



二八　五祀衛鼎　西周恭王



二九　師湯父鼎　西周恭王

三〇　十五年趞曹鼎　西周恭王







三一—三三　大克鼎　西周孝王





三四　獸目交連紋温鼎　西周中期



三五　史頌鼎　西周共和

三六　毛公鼎　西周宣王





三七　多友鼎　西周晚期



三八　子申父己鼎　西周早期





三九、四〇　𣪘鼎　西周早期



四一　濒鬲　西周早期



四二　斜條紋鬲　西周中期



四三　公姞鬲　西周中期



四四　伯邦父鬲　西周晚期



四五　庚父己甗　西周早期



四六　羽脊虎頭紋甗　西周早期





四八　師趣方甗　西周中期

四七　母癸甗　西周早期



四九　利簋　西周武王



五〇　天亡簋　西周武王



五一　史話簋　西周康王



五二　獸面紋簋　西周早期



五三　令簋　西周昭王



五四　誺簋　西周昭王



五五　乳釘四耳簋　西周早期



五六　龍紋簋　西周早期



五七　牛簋　西周早期



五八　班簋　西周穆王



五九　㦀簋　西周穆王



六〇　盂簋　西周早期



六一　輔師嫠簋　西周中期

六二　倗生簋　西周恭王





六三　五年師旋簋　西周中期



六四　元年師旋簋　西周中期



六五　瘭簋　西周中期



六六　衛簋　西周中期



六七　大師虘簋　西周夷王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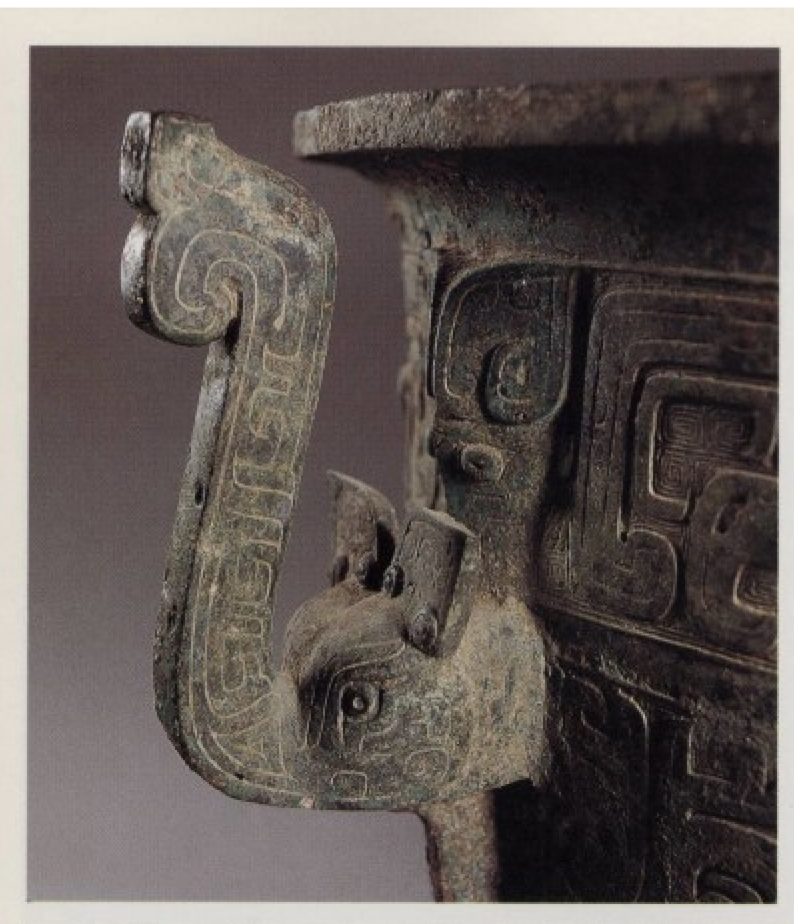
六八　㝬簋　西周厲王



六九、七〇　師寰簋　西周宣王







七二、七三　永盂　西周恭王

七一　虎簋　西周晚期



七四　遹盂　西周中期



七五 .周生豆 西周中期



七六　微伯瘐鋪　西周中期



七七　鱗紋鋪　西周晚期



七八　瘭盨　西周中期



七九　善夫克盨　西周孝王



八〇　伯多父盨　西周晚期



八一　梁其盨　西周晚期



八二　翏生盨　西周厲王



八三　伯公父簠　西周晚期



八四　弗祖辛爵　西周早期



八五　伯豐爵　西周中期



八六　鳳鳥紋爵　西周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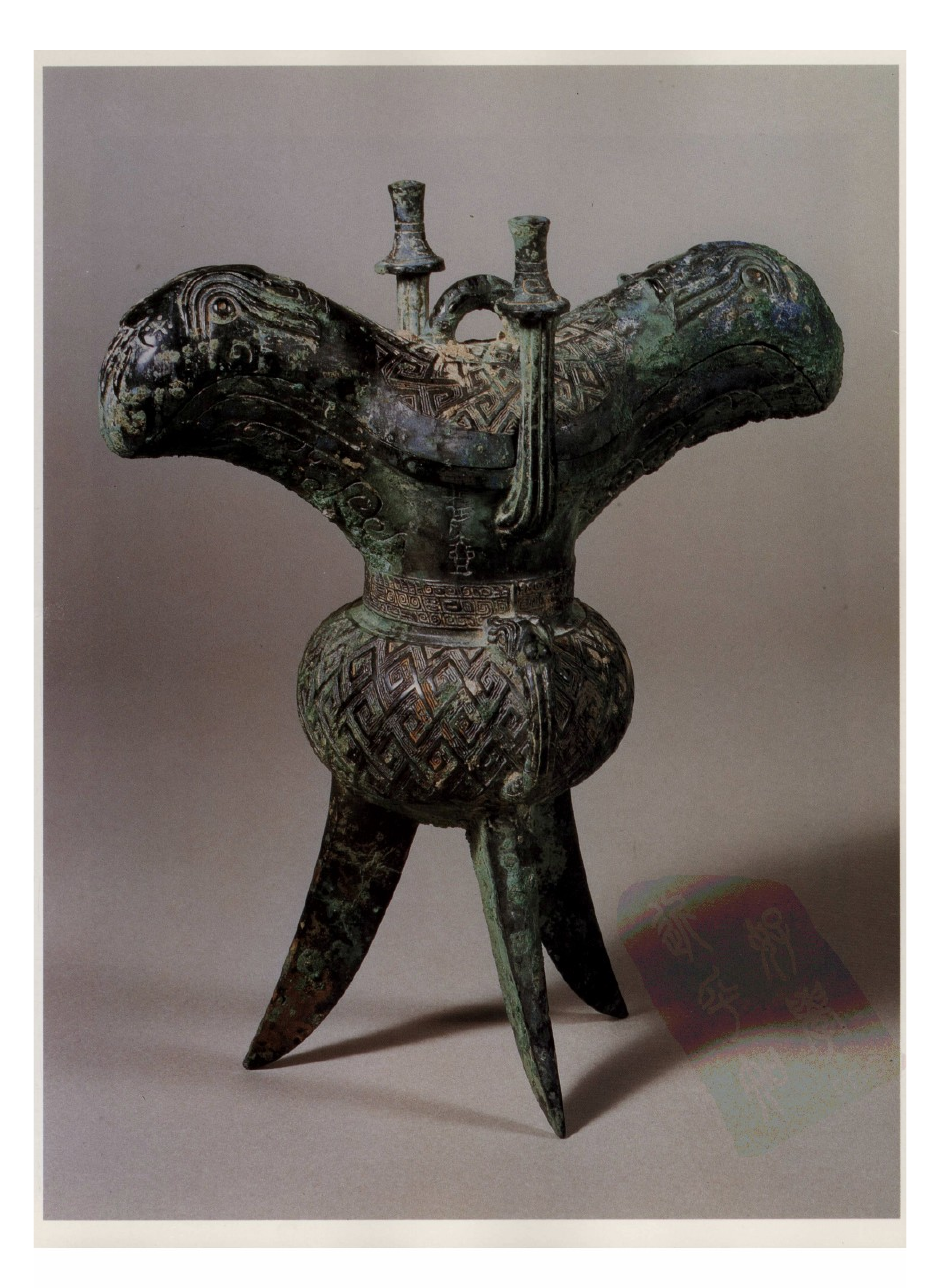
八七　龍爵　西周早期



八八　父辛爵　西周中期



八九　牆爵　西周恭王





九一　幾何變形紋爵　西周中晚期

九二　伯公父爵　西周晚期

九〇　勾連雷紋雙流爵　西周早期



九三　史速角　西周早期



九四　旂斝　西周昭王



九五　蕉葉鳳紋觚　西周早期



九六　旅父乙觚　西周早期



九七　獸面紋觚　西周早期



九八　鱗紋觚　西周早期



九九　賁引觥　西周早期



一〇〇　仲子㠱弖觥　西周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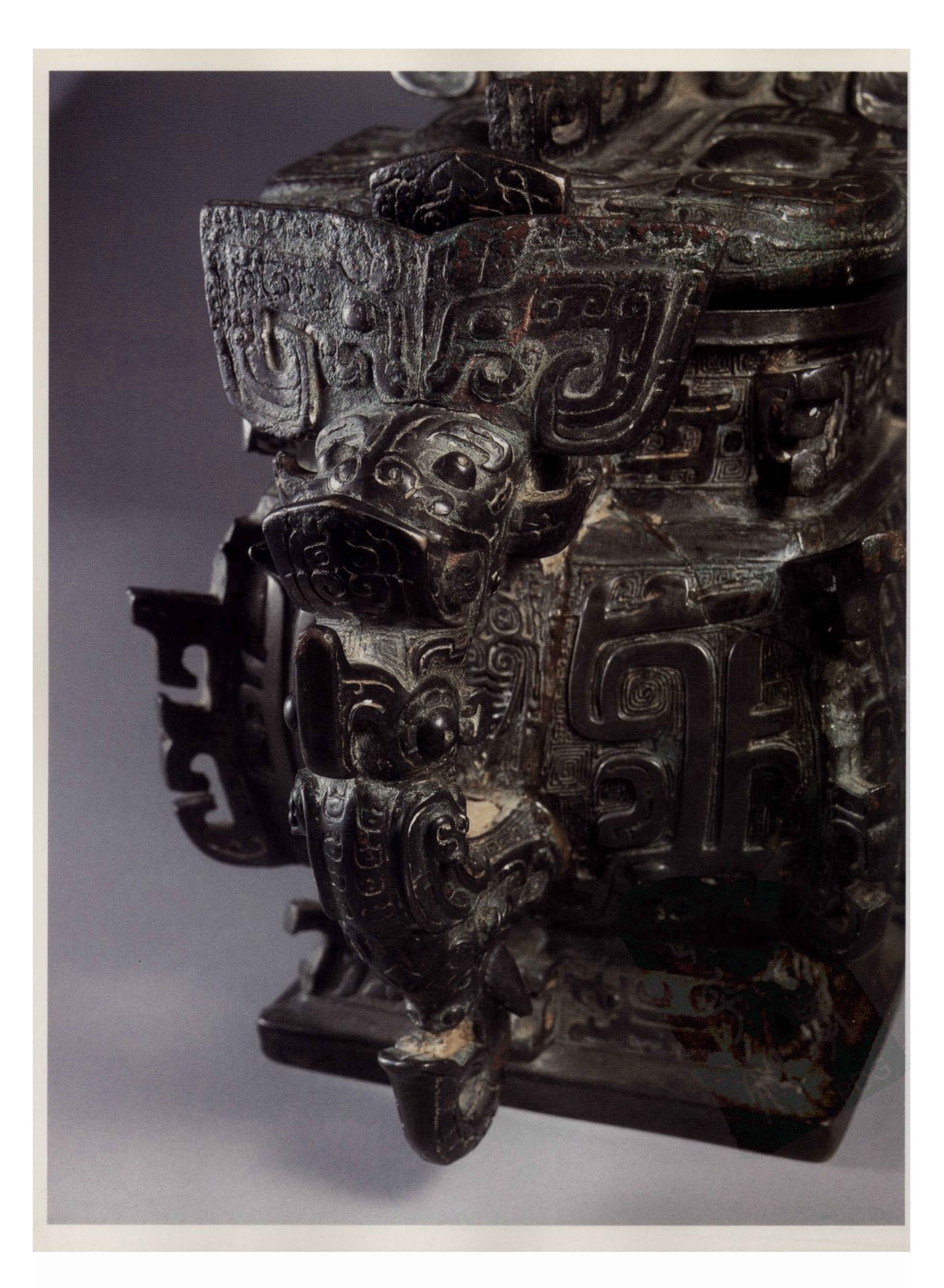


一〇一　鳳鳥紋方觥　西周早期



一〇二—一〇四　旂觥　西周昭王









一〇六　守宮觥　西周早期

一〇五　獸面紋觥　西周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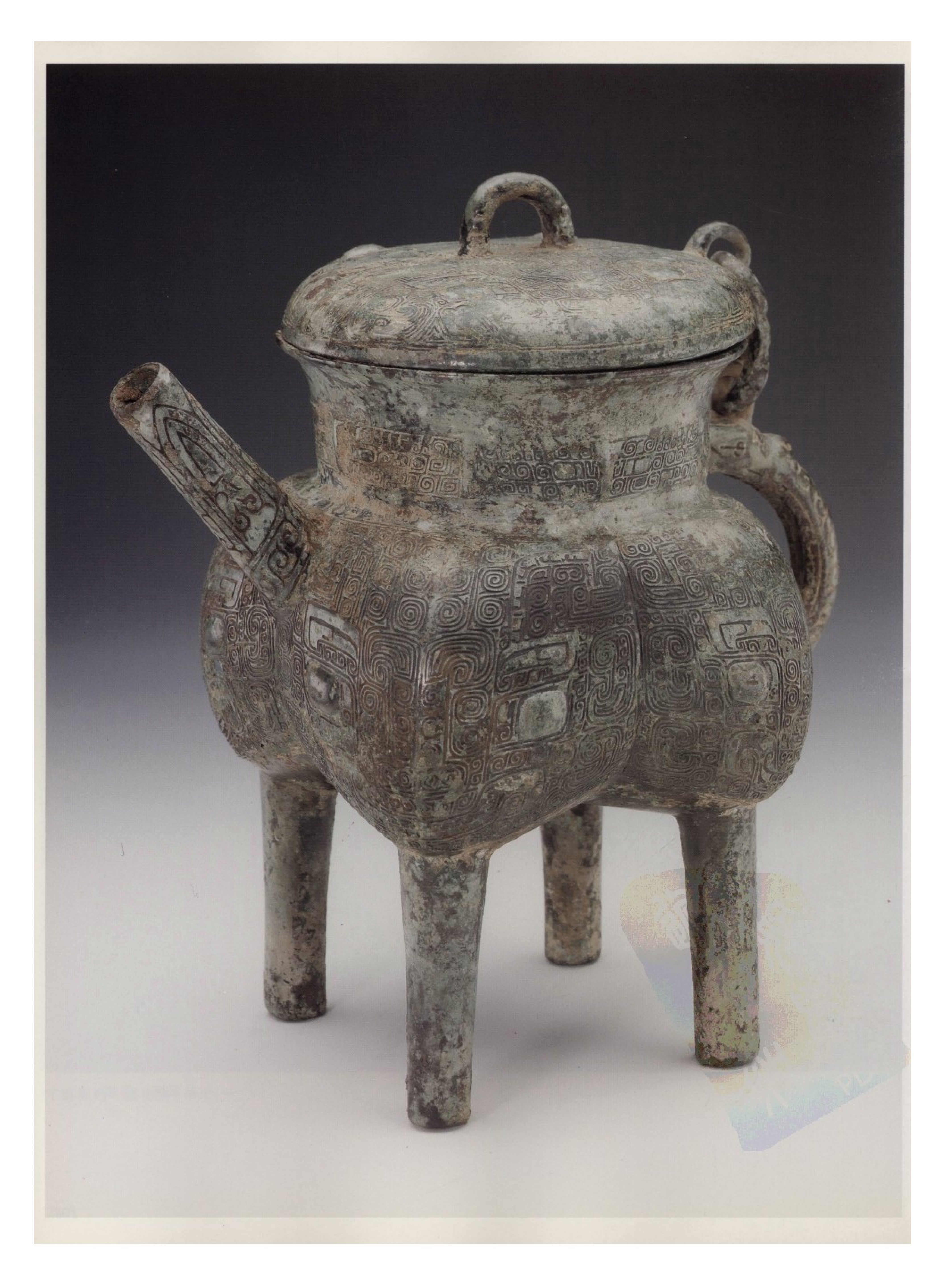
一〇七、一〇八　日己觥　西周中期





一〇九　鳳蓋盉　西周早期

一一〇　士上盉　西周昭王





一一一　長由盉　西周穆王



一一二　衛盉　西周恭王





一一三、一一四　鄬父盉　西周中期



一一五　伯庸父盉　西周中晚期



一一六　它盉　西周晚期



一一七　伯百父鎣　西周晚期



一一八　小臣單觶　西周成王



一一九　戈觶　西周早期



一二〇　鳳紋觶　西周早期



一二一　獸面紋觶　西周早期

一二二 ·父庚觶　西周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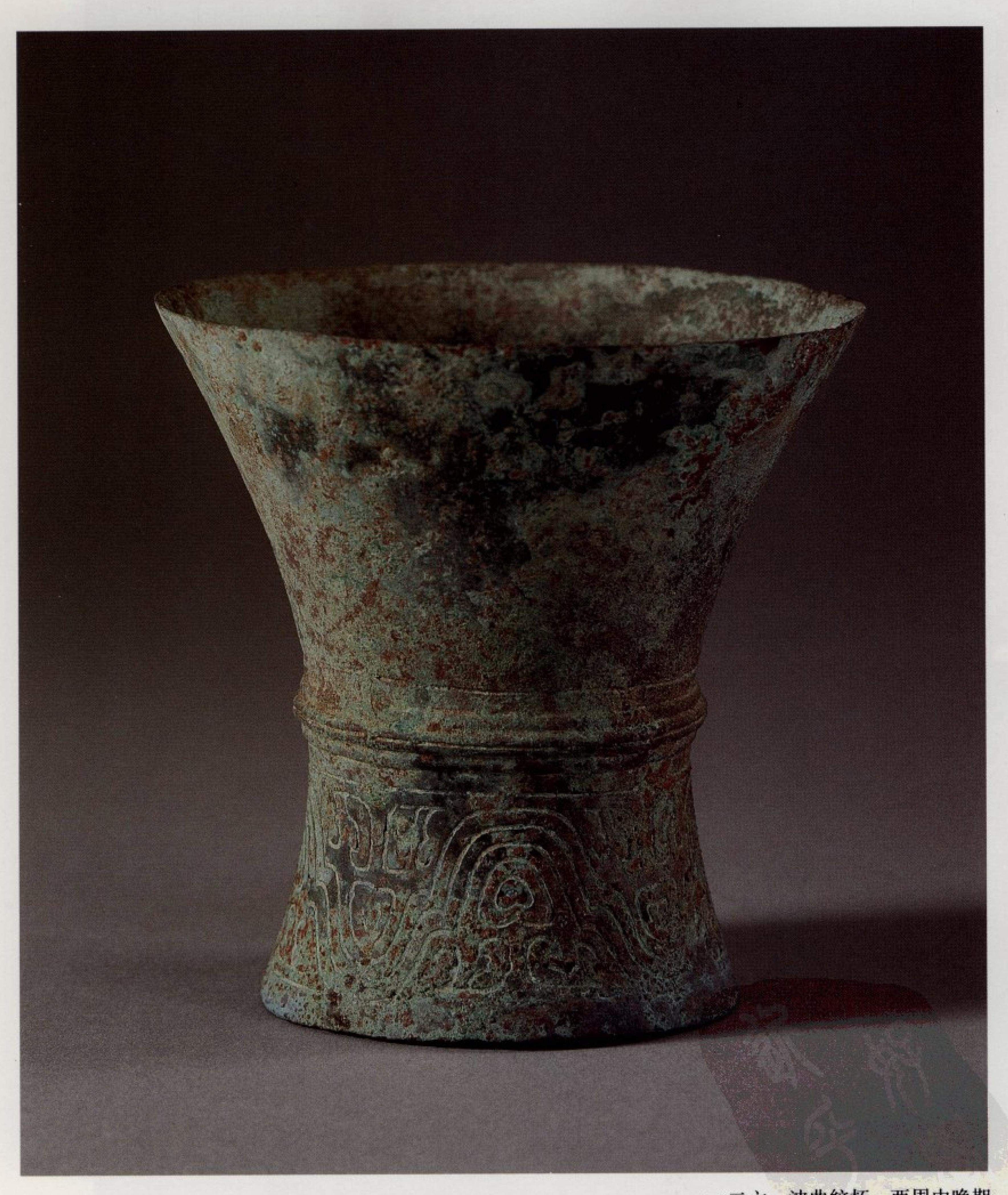




一二三　歸夨進方壺　西周中期

一二四　伯或飲壺甲　西周穆王

一二五　伯或飲壺乙　西周穆王



一二六　波曲紋杯　西周中晚期



一二七　雙鋬杯　西周中晚期





一三〇　旂方彝　西周昭王

一二八　單鋬杯　西周中晚期

一二九　長柄杯　西周中晚期



一三一　令方彝　西周早期



一三二　叔䚄方彝　西周早期



一三三　師遽方彝　西周恭王



一三四　盠方彝　西周中期





一三五、一三六　日己方彝　西周中期



一三七　鳳紋壺　西周中期





一三八、一三九　幾父壺　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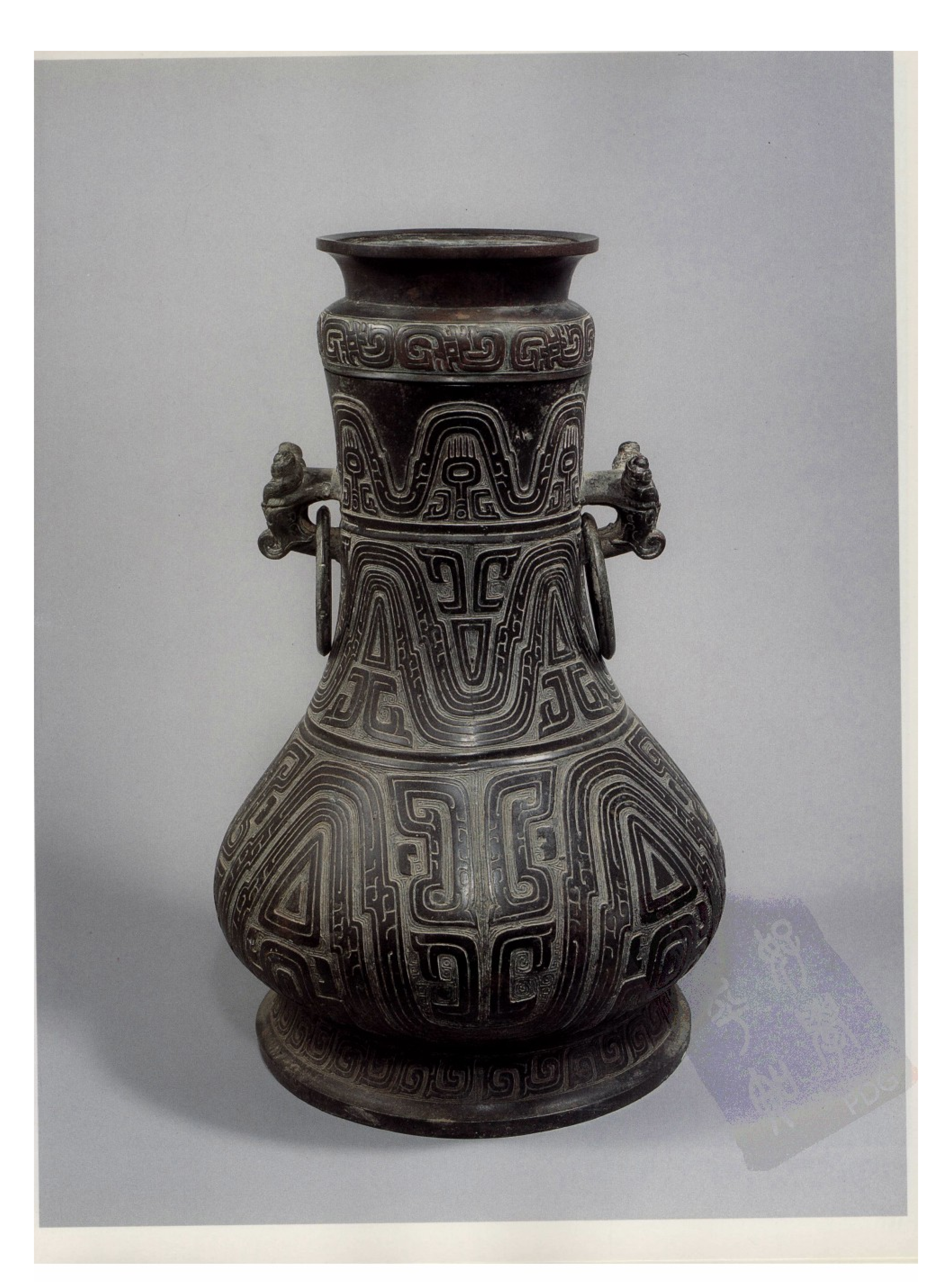




一四〇—一四三　十三年𤼈壶　西周中期









一四五　王伯姜壺　西周懿王

一四四　三年㾓壺　西周中期





一四七　散車父壺　西周中期

一四六　鱗紋壺　西周中期





一四八—一五〇　梁其壺　西周晚期



一五一　頌壺　西周晚期





一五二　何尊　西周成王



一五三　商尊　西周早期





一五五—一五七　㲖古方尊　西周早期

一五四　旂尊　西周昭王









一五九　保尊　西周早期

一五八　榮子方尊　西周早期



一六〇　豐尊　西周穆王



一六一　效尊　西周中期





一六二、一六三　日己方尊　西周中期



一六四　盠方尊　西周中期



一六五　牛形尊　西周中期



一六六—一六八　鄧仲犧尊　西周中期







一六九　盠駒尊　西周中期





一七〇、一七一　商卣　西周早期



一七二　保卣　西周成王



一七三　伯卣　西周早期



一七四　豐卣　西周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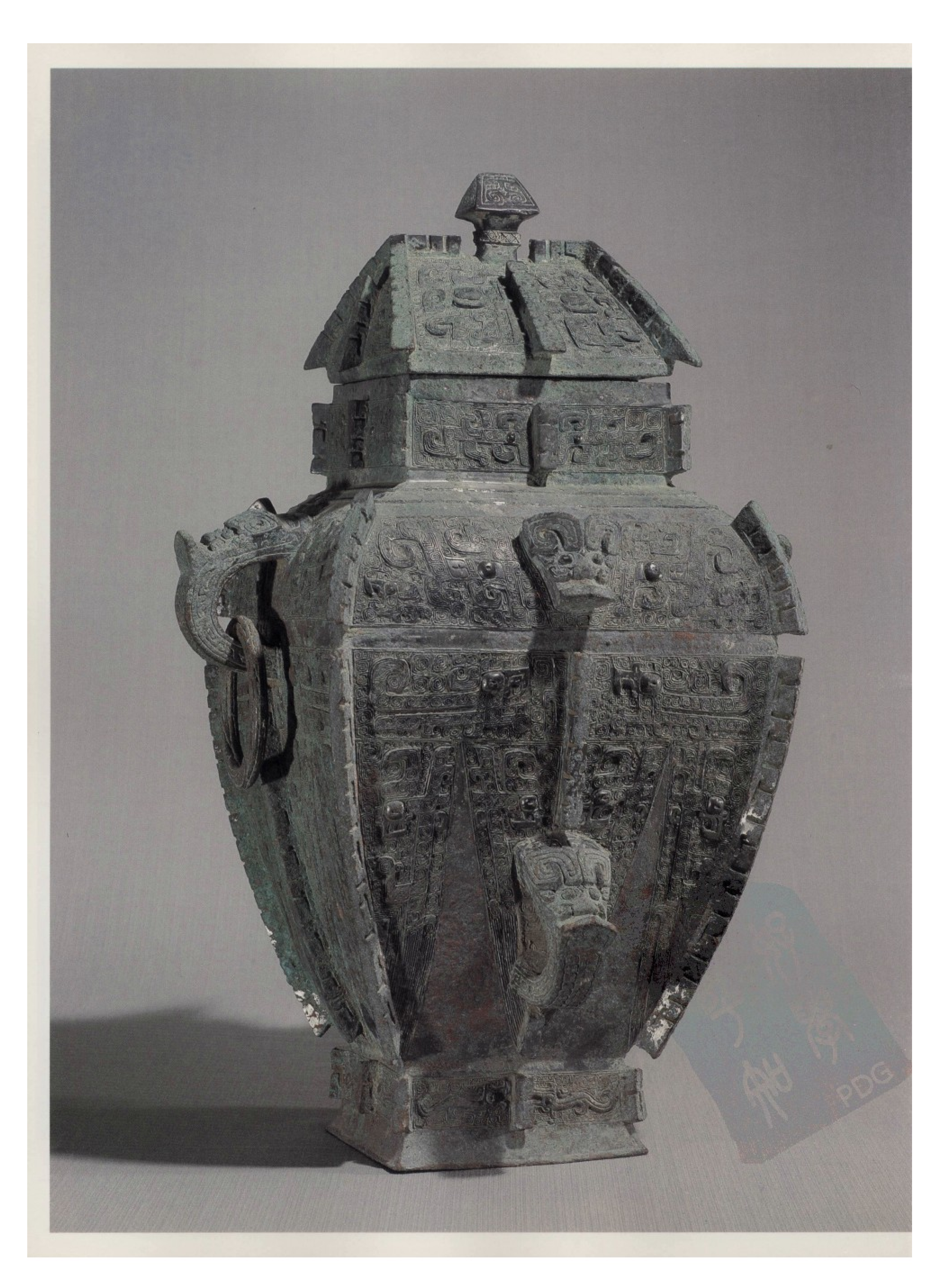


一七五　效卣　西周恭王



一七六　太保鳥形卣　西周成王

一七七　母嫈方罍　西周早期







一七九—一八一　火龍紋罍　西周中期

一七八　冉父丁方罍　西周早期









一八三　仲義父鑘　西周晚期

一八二　對罍　西周中期



一八四　井叔鐘　西周中期



一八五　南宮乎鐘　西周晚期



一八六　井人妄鐘　西周晚期



一八七　梁其鐘　西周晚期



一八八　㝬鐘　西周厲王



一八九　克鐘　西周晚期



一九〇—一九二　獸面紋斗　西周早期







一九三　透雕龍紋匕　西周早期



一九六、一九七　伯雍父盤　西周穆王

一九四、一九五　𠑇匜　西周中期



一九八　牆盤　西周恭王



一九九　休盤　西周恭王



二〇〇　亘盤　西周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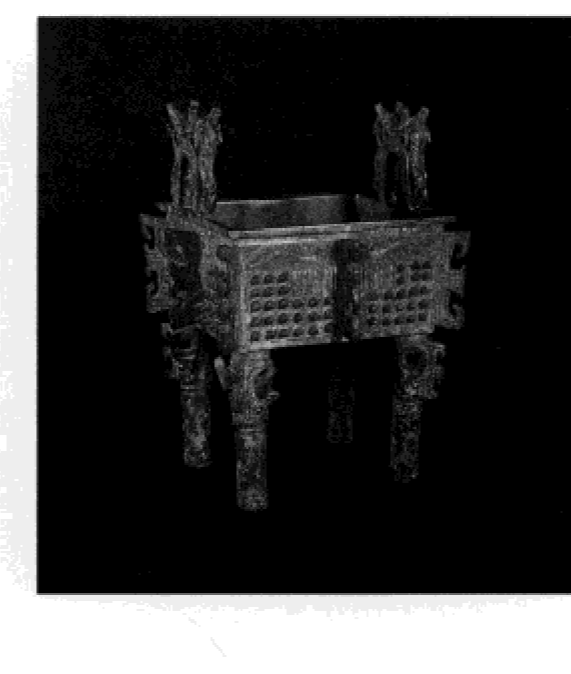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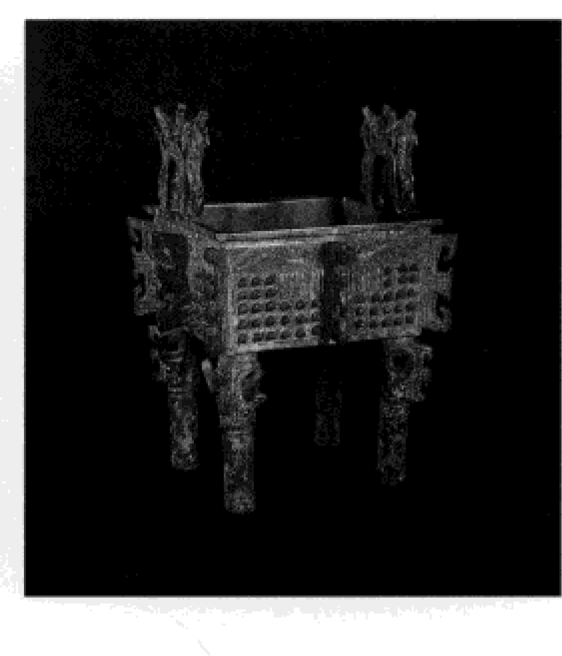


二〇一　獸首調色器　西周早期



二〇二　太保冓戈　西周早期

圖版説明


一　成王方鼎

西周早期
通高二八·五、口橫一八·一厘米
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體呈長方槽形，直壁方唇，立耳柱足。鼎體四隅及四壁中部裝飾山字形扉棱。兩耳各飾一對圓雕伏龍，豎角卷尾，栩栩如生。柱足較細，足根飾高浮雕獸面，口沿下飾長冠卷尾鳳鳥，腹飾乳釘框，中填直條紋。內壁鑄「成王障」三字，并非成王鑄造，按西周金文慣例，此應爲祭祀成王之器，當鑄于康王世。此鼎極精美，特別是立耳上的雕龍，作工精細，顯示了高超的製作水平。

本圖由美國納爾遜美術館供稿

二、三　德方鼎

西周成王
通高二四·四、口縱一四·二、口橫一八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方折口沿，腹淺，柱足細長。腹飾曲折角獸面紋，兩側附飾龍紋，以細雷紋爲地紋。四足上端飾牛首紋。銘文二十四字，記成王在成周洛邑對武王舉行祭祀之事。德所作之器，尚有一圓鼎和兩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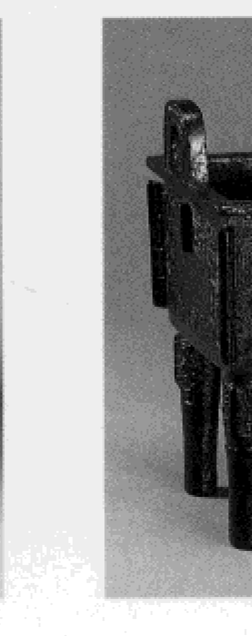
四　太保方鼎

西周早期
通高五七·六、口縱二三、口橫三五·八厘米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造型奇特，直口立耳，淺腹細足。其足比通常鼎足增長一倍，并在中部鑄有輪狀裝飾，一反鼎器凝重肅穆的風格，顯得輕靈高挑。耳上鑄有曲折角伏龍一對，耳側飾兩道鱗紋。鼎體四隅扉棱作「T」字形。花紋浮雕，分別飾獸體紋和三角形獸體紋。足根飾浮雕獸面，并加以扉棱和三道弦紋。內壁鑄「太保鑄」三字。

攝影：王　露







五　曆方鼎

西周早期

通高一七·五、口縱一〇·四、口橫一三·九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長方槽形腹，柱足。腹部四邊飾象鼻龍紋和目雷紋，足飾獸面紋。腹內壁鑄銘文十九字，記曆作此鼎，用以享孝祖先。

六　塱方鼎

西周早期

通高二六·八、口縱一六、口橫二一·一厘米

傳一九二四年陝西鳳翔出土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長方槽形體，雙立耳，窄口沿。在花紋裝飾設計上別開生面，巧妙地將紋飾與造型相結合，四壁均飾相背的長冠垂尾大鳳鳥，運用高浮雕手法，布滿壁面，相鄰的兩鳳鳥頭部重合于四隅，勾喙突出器外，形成扉棱，表現出立體效果。四足也塑成立體尖喙長冠鳳鳥形。通體以細雷紋填地，華貴富麗，十分美觀。銘文上截在器內壁，下截在器內底，共三十五字。大意是：周公東征，殲滅東夷、豐國和薄姑之後，歸祭周廟，行飲至之禮。周公賞給塱貝百朋，塱用作此鼎。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七　𣪕方鼎

西周早期

通高二六、口縱一五·二、口橫一八·七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西周青銅器中的珍品。造型與成王方鼎相同，惟腹壁略有收分。耳上各飾一對立體聳角小龍，腹部飾獸面紋，獸角透迤而下，最爲奇異。柱足根部裝飾浮雕獸面，均以雷紋填地，獰厲威嚴，富有神秘氣氛。內壁鑄銘文三十二字，記某年二月庚寅日，楷仲在宗周賞給𣪕兩件遂毛（建于首車上的旗幟）和馬匹。既賜遂毛，則

作器者𤔲不但有車，而且有一列車，其身份之高可知。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八　歸𡚾進方鼎

西周中期

通高二二．八、口縱一四．五、口橫一八．三厘米

一九八一年陝西長安花園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共三件，分別出土于相鄰的兩個墓內。形制、紋飾、大小、銘文基本相同。立耳，平緣，四角及四面的中線鑄有扉棱。口緣以下飾蛇紋，雙目隆突，狀如S形；腹部飾三排乳釘，圍繞左右及下邊，中間爲勾連紋；柱足上粗下細，足根飾浮雕獸面。鼎內壁鑄銘文三十字，置于亞字內，記載某年八月乙亥日，周王在葊京賜給歸𡚾進青銅，歸𡚾進爲了頌揚周王的美德，鑄了祭祀父辛的方鼎。

九　戜方鼎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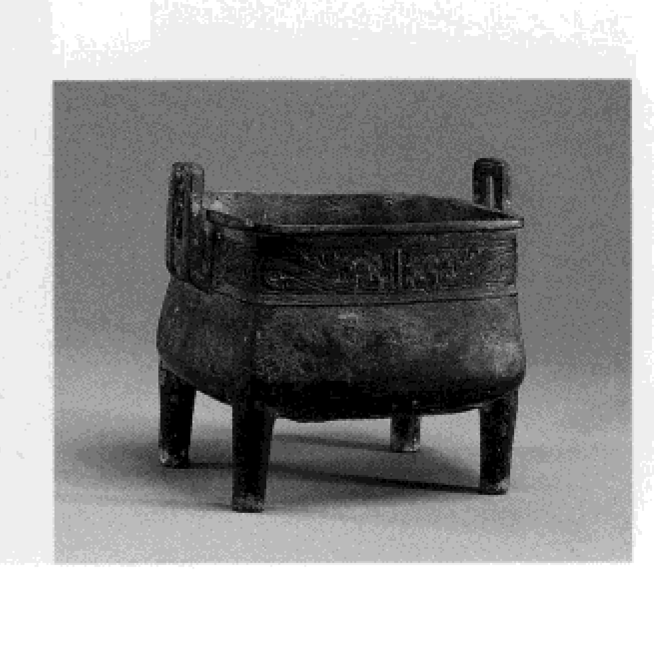
西周穆王

通高二七．五、口縱一七、口橫二六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造型規整新穎，設計獨具匠心。立耳平蓋，下腹傾垂。鼎蓋兩端有長方孔，套接雙耳；中有環鈕，以便捉提；四角四個矩形扉，倒置作足，可使鼎蓋變成俎案。裝飾簡樸，僅頸部飾帶狀花冠顧龍一周。內壁及蓋內鑄銘文各六十五字，內容相同，記載戜伐淮戎取得勝利回駐堂師後的事情。大意是說某年九月乙丑這天，戜又回駐堂師，周王的后妃俎姜派遣內史友員，賞賜給戜一件紅色領襟的玄衣，戜感謝俎姜的美惠，鑄造了這件鼎，用以享祀亡祖乙公和祖母日戊。







一〇 戜方鼎乙

西周穆王
通高二二·五、口縱一六、口橫二一·二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與戜方鼎甲同墓出土，附耳柱足，直口方唇，下腹亦向外傾垂。造型頗具西周早期向中晚期過渡的特色。頸飾花冠顧龍一周。內壁鑄銘文一百一十五字，大意是周王懷念戜的父親甲公，因此把抵禦淮戎的重任交給戜。戜也認爲死去的父母在冥冥中常常輔佑賜福，開拓自己的心懷，照護自己的身體。因而受到周王重用，表示要永遠臣事王室。戜拜受王命，給亡母日庚鑄了這件祭祀用鼎。

一一、一二 厚趠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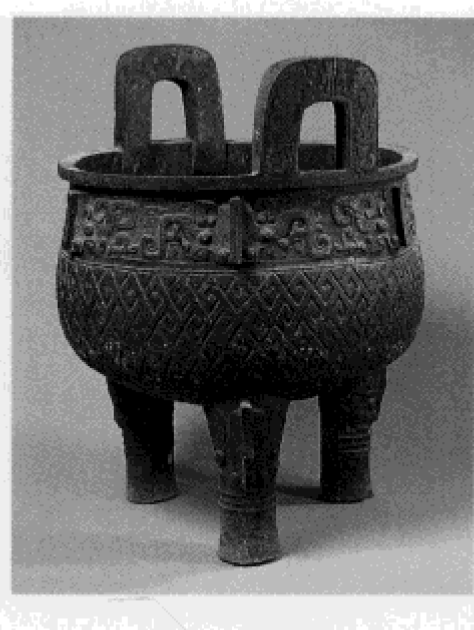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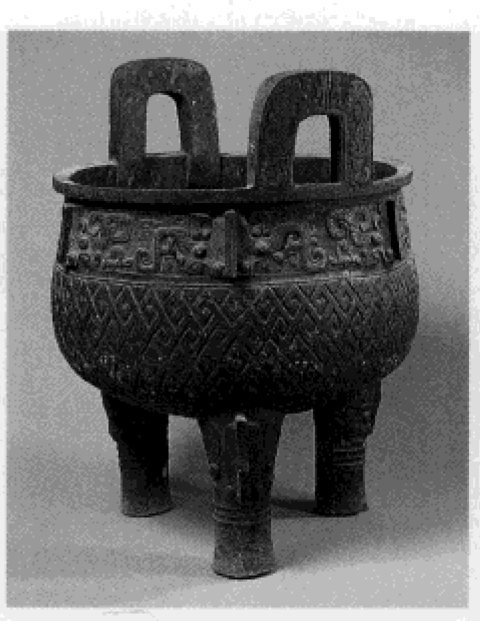
西周昭王
通高二一·三、口縱一三·三、口橫一七·五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折沿，腹下微斂，四隅出棱脊，柱足。腹飾獸面紋，雙角外卷而下垂，式樣奇特。足飾獸面紋。銘文三十三字，記厚趠受溓公饋贈，故作此鼎。銘中溓公數見于西周昭王時青銅器。此鼎銘文曾著錄于宋代《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故其出土不晚于宋代，流傳至今，保存完好，實屬不易。

一三、一四、一五 刖人守門方鼎

西周中期
通高一七·七、口縱九·二、口橫一一·九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這是一件造型別致，用途特殊的鼎型。設計獨具匠心，裝飾優美富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鼎分兩層，上層與西周中期的方鼎無異，附耳垂腹，用以盛放食物，口下飾解體式變形獸面紋；下層兩側設窗，窗旁飾斜角雷紋，背面鑄成鏤

空獸目交連紋，正面開門，守門者是一個受過刖刑（割掉一足）的奴隸形象。門樞齊全，可以啟閉。底部爐盤可盛炭火，温煮鼎內食物。鼎的四角裝飾着四條立體顧龍，披鱗卷尾，瘦勁有力；鼎足鑄成眉目似猴，鈎喙似鷲，曲角似羊，頸體似鹿的單足怪獸，頗具藝術特色。

一六　四鳥扁足方鼎

西周晚期
通高一二·八、口縱七·三、口橫一一·一厘米
一九七八年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小巧玲瓏，造型別致，方體平底，口緣外折，口內又出一緣，其上置門扉式平蓋，出土時蓋已殘缺。口緣四角各飾一隻立體小鳥，可以自由轉動。鼎體之下有四條龍紋扁足，鼎腹飾并列式鱗紋兩排。

一七　獸面勾連雷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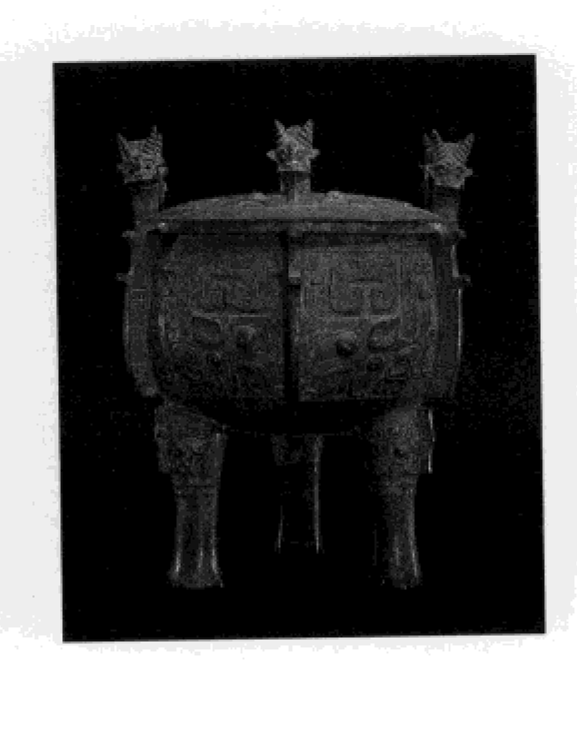
西周早期
通高八五、口徑六三厘米
一九七三年陝西長安新旺村出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

鼎形特大，可煮全猪全羊，是奴隸主貴族宗廟中的重器。立耳，圓腹，口緣下飾內卷角獸面紋，咧嘴獠牙；腹部飾勾連雷紋，柱足根飾浮雕狀虎頭紋，猙獰可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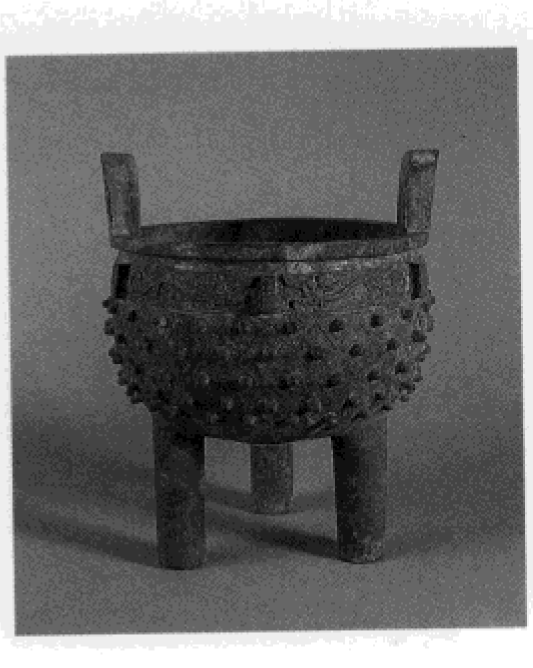
與此鼎同坑出土的還有一件盂，爲同一人窖藏。

一八、一九　獸面鳳紋鼎

西周早期
通高五五·五、口徑四二厘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造型與大盂鼎相同，斂口，鼓腹，兩耳外侈。頸部飾曲折角獸面紋，兩獸面之間配置一對鳳鳥，頗爲別致，鳳鳥之上有一個龍角獸面，空白之處均填以雷紋。三足略向內收，足根飾以浮雕獸面和扉棱。下腹和底部烟炱滿布，銹層斑駁。

二〇　牛鼎

西周早期
通高三二厘米
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藏

圓腹，立耳，柱足。體有六道扉棱，飾三組內卷角獸面，以細雷紋填地，足飾浮雕牛角獸面。蓋呈弧面，正中有弓形鈕。鈕和耳的兩端各飾一隻立體螺角獸頭，甚罕見，給人以新奇感。蓋、器各鑄一象形「牛」字。

本圖由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供稿

二一　乳釘龍紋鼎

西周早期
通高二〇・五、口徑一八厘米
一九七三年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立耳，圜底，深腹，柱足較粗壯。口下飾尖角卷尾龍紋，腹飾雷紋填地的方格乳釘紋。

二二、二三、二四　外叔鼎

西周早期
通高八九・五、口徑六一・三厘米
一九五二年陝西岐山丁童家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造型凝重，形體巨大，是著名的西周重器之一。下腹向外傾垂，內底與足對應之處有三個圓窩。頸部飾一周龍紋，兩耳各飾虎紋一對，足根飾浮雕獸面。內壁鑄銘文六字，記外叔作器。書體雋美，結構嚴謹，是西周早期書法的典範。





二五　大盂鼎

西周康王
通高一〇二·一、口徑七八·四厘米
清道光初年陝西岐山禮村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斂口鼓腹，口緣上有兩個立耳。口緣下飾分解式曲折角獸面紋，足上部飾外卷角獸面紋，均用雷紋襯地。內壁鑄銘文二百九十一字，記載康王二十三年在宗周對盂的一次册命。第一段盛贊文武二王的功德，説明商人縱酒是周興商亡的原因；第二段記述康王命盂接續其父祖的官職，主管軍事和訴訟，日夜輔助君主治理國家，并賜給鬯酒、命服、旗幟、車馬以及大量的臣民奴隸和土地；第三段康王勉勵盂克己奉公，不要辜負信任；最後盂爲了感謝王的册命，稱揚王的美德，製作了祭祀祖父南公的寶鼎。

同坑出土還有一件小盂鼎，系一人所鑄。原器已佚，僅傳銘文拓本。銘文記述盂受命兩次征伐北方的鬼方，俘獲告廟，受到康王的賞賜，也是西周早期歷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攝影：孔立航

二六　獸面紋鼎

西周早期
通高三七·一、口徑三〇·一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月陝西扶風劉家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花紋分爲三組，口下飾分解式曲角獸面紋，腹部施垂葉形獸體紋，柱足根部飾浮雕虎頭紋，通體以細雷紋填地。造型凝重，裝飾精緻，是西周早期一件藝術珍品。

二七　戜鼎

西周穆王
通高二二、口徑二二·三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器形是西周中期流行的下腹向外傾垂的式樣，立耳柱足，直口折緣，唯鼎足內側附鑄半圓形平臺，可能是爲承托炭火箅盤，用以溫煮鼎內食物而設。頸飾回顧式前卷角龍紋一周，雷紋填地，簡潔生動，頗富時代特徵。內壁鑄五字，記戜作此鼎。

二八　五祀衛鼎

西周恭王
通高三六·五、口徑三四·三厘米
一九七五年二月陝西岐山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衛鼎有兩件，同坑出土。一件五祀衛鼎，一件九年衛鼎，銘文內容不同，但形制、紋飾、大小基本相同。立耳，直壁，腹較淺，底近平，柱足較細。頸部飾雷紋襯地的變形式獸體卷曲紋。由于長期使用外壁和底部積有厚厚的烟炱。五祀衛鼎內壁鑄銘文二百零七字，記載恭王五年正月裘衛和邦君厲交易土地的事情，對于研究西周中期社會經濟和土地制度有着重要意義。

二九　師湯父鼎

西周恭王
通高二八·一、口徑二六厘米
傳陝西長安出土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斂口，立耳，低體，寬腹。口沿下及腹均飾長冠鳳鳥，無地紋，鳳體略有變形。三足呈柱足向蹄足過渡的形態，足根飾浮雕獸面。內壁鑄銘文五十四字，記載某年十二月丙午日，周王在新宮射廬，賜給師湯父弓矢，師湯父因作祭祀父親的寶鼎。

本圖由臺北故宮博物院供稿

三〇　十五年趞曹鼎









西周恭王
通高二三·四、口徑二二·九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垂腹，三柱足內側作平面形，器口俯視呈三角圓形。腹上部飾一周回顧式龍紋。銘文五十七字，記恭王在宗周父廟的射盧行射禮，趞曹因受到恭王賞賜的各種攻防兵器，遂作此鼎以宴饗朋友。此鼎銘文中之紀年，對研究西周恭王在位年限極有價值。傳世尚有一件七年趞曹鼎，形制紋飾與此相異，然銘文字體文例却相似，兩器相傳同出于關中地區。

三一、三二、三三　大克鼎

西周孝王
通高九三·一、口徑七五·六厘米
一八九〇年陝西扶風法門鎮任家村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厚大，方唇寬沿，口微斂，腹略鼓，蹄足粗壯，形制厚重。立耳外側飾體軀交纏的龍紋，口沿下飾變形獸面紋，腹部飾寬大的波曲紋，三足上部是突出的獸面紋。大克鼎整體氣魄雄渾，威嚴沉重，紋飾疏朗暢達。腹內壁鑄銘二百九十字，內容可分爲兩段，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册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這篇銘文歷來被認爲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資料。大克鼎銘文字體特大，字跡端正，質樸，筆劃均勻遒健，形體舒展端莊。銘文上半篇劃有整齊的長方形格子，一字一格，所以行款疏密有致，行氣規整，是西周金文書法藝術中的皇皇巨篇。

三四　獸目交連紋温鼎

西周中期
通高一六、口徑一二·一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外形與周初流行的深腹盆形鼎相同，立耳柱足，但腹內有隔，上部盛食物，下部正面開口，其內可置炭火加溫。腹外飾兩道獸目交連紋，下邊的花紋鏤空，以便透風。

三五　史頌鼎

西周共和
通高三七・三、口徑三五・七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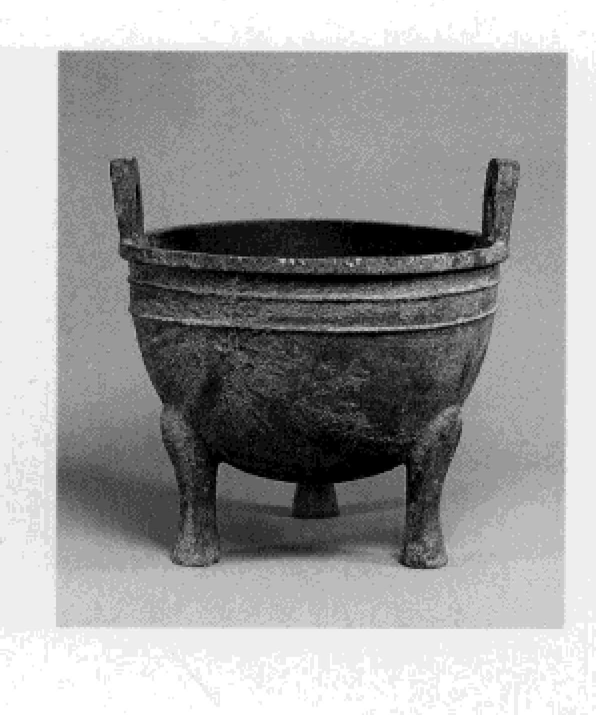
大立耳，寬體垂腹，底近平，三蹄足。口沿下飾變形獸體卷曲紋，腹飾寬大的波曲紋，足上端飾獸面紋。此鼎的形制與紋飾是西周中晚期常見的式樣。銘文六十二字，記敘了史頌受周王之命省視蘇國之事。史頌所作之器，尚有簋、盤、簠、匜等。

三六　毛公鼎

西周宣王
通高五三・八、口徑四七・九厘米
清道光末年陝西岐山禮村出土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體呈半球形，立耳高大，獸蹄形足。口沿下飾大小相間的單行連續式鱗紋，其下輔一道弦紋，十分簡樸。內壁鑄銘文四百九十九字，是商周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內容記述周宣王册命毛公之事。全文分爲四段。第一段追述文武開國之時，君臣相得，政治清平的盛況，接着用滄懷時事的語言，講述時局并不安寧；第二段册命毛公治理邦家內外，給予宣示王命的專權，申明未經毛公同意之王命，臣下可以不予奉行；第三段勉誡毛公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魚肉鰥寡；第四段賞賜鬯酒、命服、車馬和兵器。毛公爲表示感謝和稱頌天子的美德，作鼎以爲紀念。鼎銘對于研究西周晚期政治歷史有重要價值。

本圖由臺北故宮博物院供稿







三七　多友鼎

西周晚期
通高五一・五、口徑五〇厘米
一九八〇年陝西長安下泉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這是西周晚期流行的鼎型。立耳，圜底，腹微斂，蹄形足。口下僅飾弦紋兩道。內壁鑄銘文二百七十五字。記載某年十月，玁狁侵犯京師，周王命武公派遣多友率兵抵禦。在十多天裏，共打了四仗，都取得勝利，殺掉敵人三百五十餘人，俘獲二十三人，繳獲戰車一百二十七輛，并救回被擄去的周人。武公將戰績報告周王，周王予以重賞，多友鑄此寶簋紀念。銘文對戰爭的起因、時間、地點和規模記述較詳，爲研究西周時期的戰爭史和周王朝與玁狁的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

三八　子申父己鼎

西周早期
通高二〇・二、口徑一六・五厘米
一九五八年河南伊川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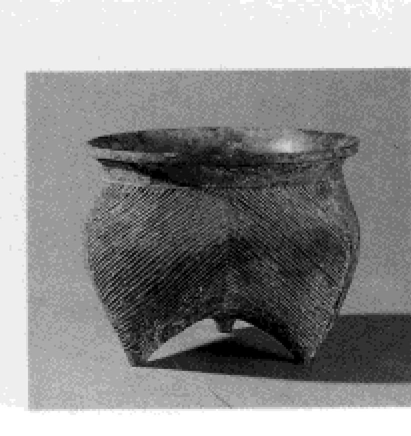
立耳，淺腹，圜底，扁足。腹飾淺浮雕花紋三組，中爲蟬紋，上下爲斜角式目紋。鳥形扁足，鳥尾着地，頭頂鼎底，并與腹部的扉棱相連。內壁鑄「子申父己」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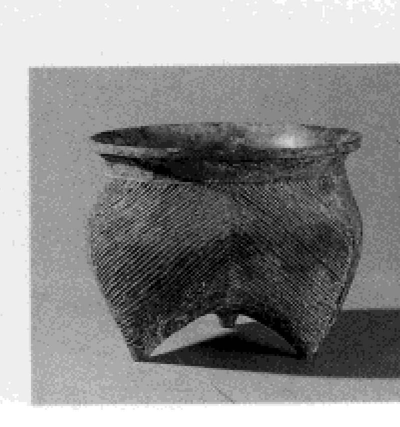
攝影：王蔚波

三九、四〇　褱鼎

西周早期
通高二〇・八、口徑一六・四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淺鍋形腹。三足作直立的鷙鳥形，圓睛，勾喙，巨爪，裝飾性特强。腹飾一周蟬紋，以細雷紋爲地，雙耳外側飾龍紋。腹銘「褱父丁」三字。相同的另一器，早年已流失海外。









四一　瀕鬲

西周早期
通高一九、口徑一四・一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敞口，束頸，鼓腹分襠，下承三柱足。頸飾由細雷紋構成的獸面紋，每一個袋腹上滿飾牛角獸面紋，獸面兩側附以陰刻的倒立龍紋。腹內壁銘十二字，記瀕作此器。

四二　斜條紋鬲

西周中期
通高一一、口徑一三・六厘米
一九六四年河南洛陽北窑機瓦廠西周墓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分襠，矮足，高斜領。通體飾細密的斜條紋，外底積有烟炱。

攝影：王蔚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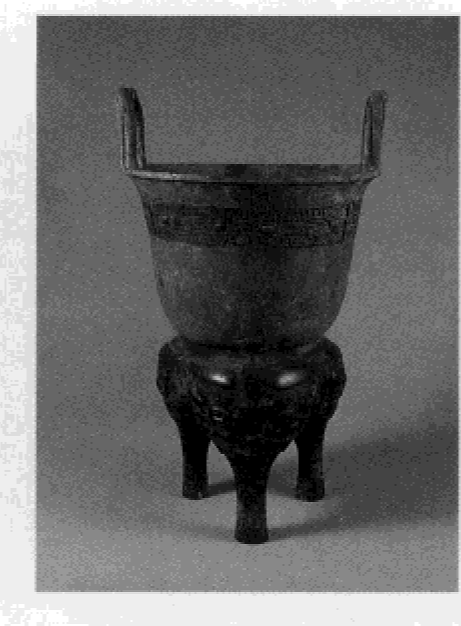
四三　公姞鬲

西周中期
通高三一、口徑二七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侈口，束頸，立耳，低體，平襠，足較粗壯。腹飾三組內卷角獸面紋。內壁鑄銘文三十八字，記載某年十二月的一天，天君賜給公姞三百條魚，公姞作鬲紀念。此種型式的鬲，陝西省永壽縣好畤河村曾出土一件，自名爲「⿰鬲辰」（琱生⿰鬲辰），似鬲而特大。爲西周中期前段作品。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四四　伯邦父鬲

西周晚期
通高一二、口徑一八・五厘米
一九六〇年十月陝西扶風齊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束頸，平襠，寬平緣，和足對應的腹部有扉棱。腹飾波曲紋。口緣鑄銘文六字，記伯邦父作鬲。

四五　庚父己甗

西周早期

通高三八·六、口徑二二·七厘米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陝西扶風楊家堡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侈口，束腰，扭索狀立耳。腹內有隔，置心形箅，箅上有五個十字鏤孔。鬲部飾牛頭紋，口下飾展體式羽脊虎頭紋，其後配置龍紋。內壁鑄銘文三字，記庚氏爲其父己鑄器。

四六　羽脊虎頭紋甗

西周早期

通高四一·一、口徑二六·二厘米

一九七二年四月陝西扶風劉家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侈口，束腰，扭索狀立耳，腰間有隔，置十字鏤孔箅。口下飾展體式羽脊虎頭紋，線條較粗，共三組；鬲部飾牛頭紋，鼓目咧嘴，且有獠牙外露，形態猙獰。

四七　母癸甗

西周早期

通高五〇·二、口徑三一·三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甑鬲連體，立耳侈口，鬲部分襠，柱足細長，甑鬲相連處有箅。口沿下飾一周獸面紋，腹飾蕉葉形獸面紋，鬲部袋腹飾牛首紋。甑內壁銘「[illegible]母癸」三字，乃[illegible]氏爲母癸所作。







四八　師趣方甗

西周中期

通高三二·三、口縱一九·五、口橫二三厘米

一九四八年河南洛陽馬坡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此甗形制少見，紋飾簡樸。全器由甑、鬲兩部分套合而成。甑部略大，爲橢方體，侈口直腹，獸首雙耳，口下僅飾兩道弦紋，內底有五個十字鏤孔；鬲部直口短頸，分襠四柱足，肩上飾弦紋一道，且有一對附耳，鬲足及外底留有烟炱，當爲實用器。甑內壁鑄銘文六字，記師趣作器。

攝影：王蔚波

四九　利簋

西周武王

通高二八、口徑二二厘米

一九七六年陝西臨潼西段村西周窖藏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這是已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銅器，綠銹斑駁，凝重典雅，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都很高。侈口鼓腹，下連方禁，獸首耳下有長方珥。腹部飾展體式外卷角獸面紋，獠牙巨目，猙獰可畏；方禁四壁亦飾外卷角獸面，但兩旁配有龍紋；禁面四角飾有蟬紋；圈足飾龍紋，都以雷紋填地。內底鑄銘文三十二字，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紂，在甲子日早晨，很快就佔領了商國。七天之後的辛未日，在[illegible]地的師旅駐地，賞給有司利青銅，利用來作紀念其先人旜公的寶器。銘文所記克商日辰與《尚書·牧誓》等典籍相合，是武王伐商牧野之戰的實物證據。

五〇　天亡簋

西周武王

通高二四·二、口徑二一厘米

道光末年陝西岐山禮村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曾稱大豐簋、朕簋、聃簋。侈口，直腹，圈足連鑄方禁，腹壁鑄有四隻內卷角

獸首耳，下有寬厚的長方形垂珥，顯得穩重大方。圈足飾彎角鳥紋一周，器腹和方禁的四壁飾浮雕蝸體獸紋。這種獸紋，身體卷曲如蝸牛殼，殼中伸出利爪，置于頭下，頭頂有觸角，長鼻上卷，口內獠牙交錯，形象怪異。它出現在先周，成康之後消失，頗富時代特徵。內底鑄銘文七十八字，記述乙亥這天，武王舉行重大祭典，祭告文王和上帝，由于文王的佑助，終于滅商，天亡助祭賣力，得到武王賞賜，鑄簋以紀榮寵。

攝影：孔立航





五一　史話簋

西周康王
通高一六·八、口徑二二厘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傳世還有一件史話簋，現藏于故宮博物院。兩件簋形制、紋飾、銘文、大小基本相同，均爲侈口，鼓腹，兩耳作獸首形，下垂長珥。腹飾獸面紋，頸部和圈足施以龍紋。內底鑄銘文二十三字，大意是：在乙亥這天，周王誥命畢公，賞賜給史話貝十朋，史話把這件榮寵之事記載在簋上，以便早晚鑒記。銘文中畢公即《史記·周本紀》和《尚書·序》中的作册畢公，是畢公高之子，康王時期的重臣。這篇銘文爲研究西周早期歷史，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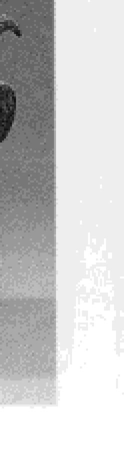
五二　獸面紋簋

西周早期
通高二一·五、口徑一七·六厘米
一九八四年陝西長安大原村西周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侈口，鼓腹，圈足之下連鑄着方禁，獸首耳，耳下有鈎狀珥。器腹前後兩面和方禁的四面均飾外卷角獸面紋，圈足飾以內卷角龍紋。威嚴譎奇，頗富神秘色彩。器內底鑄有「作寶尊彝」四字。

攝影：姜言忠







五三　令簋

西周昭王
通高二五、口徑一七厘米
傳一九二九年河南洛陽馬坡出土
法國吉梅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兩件，形制、紋飾、大小、銘文基本相同，均失蓋。直口，鼓腹，獸首雙耳，圈足之下連鑄方禁。方禁四角延伸成足，足與足之間以柎相連。口沿以下飾鳳鳥紋，有浮雕犧首相間。圈足和腹部分別飾以目雷紋和勾連雷紋。銹蝕嚴重，斑駁陸離。內底鑄銘文一百一十一字，大意是：周王往伐楚國，屯駐炎地。九月丁丑日，作册矢令爲王姜設祭祝福。王姜賞給貝十朋，臣十家，奴隸百人，由伯丁父貺賜于戍地。于是矢令鑄了此簋，用以宴饗皇王，聚會僚友，啟告後人和紀念丁公。

本圖由法國吉梅博物館供稿

五四　諆簋

西周昭王
通高二五．五、口徑二一．六厘米
一九八一年陝西長安花園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同墓出土二件。形制、紋飾、大小、銘文基本相同。侈口，鼓腹，圈足下連鑄方禁，兩耳作立體鳳鳥形，圓目尖喙，伸頸挺胸，栩栩如生。通體以細雷紋填地，分別飾以花冠鳳鳥和斜角式目紋。鳳鳥身上亦陰刻雷紋，形成輝煌富麗的三層花紋。器身、方禁、頸、耳上的鳳鳥，因位置不同，形態各具特色，給人以舒暢自然之感。內底鑄銘文十八字，記堆叔諆跟隨王員征伐楚荆之事。

五五　乳釘四耳簋

西周早期
通高二三．五厘米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此簋與寶鷄市紙坊頭周墓出土的乳釘四耳簋極相似。直口窄沿，深腹直壁，圈足下有邊條，體有四耳四短扉。四耳高聳，垂珥幾乎觸地，耳上各飾六隻浮雕牛頭紋，正面一大二小，背面一小，垂珥兩側各一小牛頭，雕塑精細，形態生動。簋體飾直條紋，上下圍以三排乳釘，排列井然，圈足飾拱背卷尾龍紋。造型莊重，裝飾典雅，鑄作精湛，是西周青銅器中出類拔萃的精品之一。

本圖由美國弗利爾美術館供稿

五六 龍紋簋

西周早期
通高二〇·三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造型是西周早期流行的侈口鼓腹雙耳簋，所不同的是在其圈足之下增設三條獸腿形高足，將簋體懸起。口沿下飾花冠回首龍紋，雷紋填地，中間附飾高浮雕虎頭，腹飾簡素，足根亦飾浮雕獸面。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五七 牛簋

西周早期
通高二〇·三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造型有別于西周早期常見的簋型。體與蓋合成球形，弇口，獸首雙耳，長方珥，圈足較高，蓋鈕呈圈狀。蓋沿、器沿和圈足均飾彎角鳥紋，無地紋；口沿有浮雕牛首配置；蓋上及器腹飾直條紋。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五八 班簋

西周穆王
高二二·五、口徑二五·七厘米
首都博物館藏

斂口卷唇，低體垂腹，矮圈足。由四耳的鈎狀珥前延伸出象鼻內卷形足，將簋

體高高懸起。口沿下有兩道弦紋，中飾火紋；腹部飾內卷角獸面紋。紋飾均作凸線勾劃，無地紋。內底有銘文一百九十八字。大意是：某年八月初吉，周王在宗周命毛公率師征伐東國，吳伯爲左師，呂伯爲右師，班率族衆隨父出征，三年平定了東國之亂。毛班因功受賞，鑄簋紀念。該器造型別致，四耳下伸象鼻足，這在簋器中很少見，其紋飾均爲凸線，也較特別。





五九 戜簋

西周穆王
通高二一、口徑二二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簋的造型和裝飾極見匠心，在當時流行的侈口帶蓋下腹傾垂的雙耳簋上，精心構圖，深鏤細雕。蓋和器均飾垂尾式花冠大鳳鳥，兩兩對峙，通體填以縝密的雷紋；兩耳作成昂首豎冠的立體鳳鳥，足作垂珥，栩栩如生。這是西周中期青銅器中一件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佳作。蓋、器對銘，各一百三十四字，記載伯戜率師抗擊淮戎的經過。大意是說某年六月乙酉日，伯戜在堂師駐防，淮戎侵伐𢼄地，伯戜于是率有司和師氏抗擊，追趕到棫林，與戎搏戰，結果殺死敵人一百個，俘虜二人，繳獲盾、矛等各種武器裝備一百三十五件，奪回被敵人擄去的周人一百一十四名，伯戜爲了感謝亡母的福德和功烈而作此簋。

六〇 孟簋

西周穆王
通高二四・五、口徑二三・四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三件，形制、花紋、銘文、大小相同。侈口，垂腹，圈足連鑄方禁，兩耳作外卷角獸首形。通體滿花，細雷紋填地。主紋爲花冠分尾大鳳鳥，雍榮華貴，圈足飾以目紋和獸體卷曲紋。內底鑄銘文四十二字，記孟追述其父親跟隨毛公和遣仲征伐無需，毛公賜給其父臣僕之事。








六一　輔師嫠簋

西周中期
通高一五・二、口徑二一・八厘米
一九五七年陝西長安兆元坡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侈口，鼓腹，獸首耳。口下飾四隻長冠分尾鳳鳥，兩兩相對，中隔浮雕虎頭，圈足僅飾二道弦紋，腹部光素，簡樸可愛。內底鑄銘文一百零二字，記載周王對輔師嫠的一次册命和賞賜。

攝影：王　露

六二　倗生簋

西周恭王
通高三一、口徑二一・九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直壁圓腹，方座。獸耳型式奇特，兩耳環作龍體圓轉而尾上卷。蓋邊、口沿飾火紋與龍紋的組合，蓋、腹及方座飾直條溝紋，圈足飾火紋和四瓣目紋，方座的三邊飾獸目交連紋，間隔以火紋。內底鑄銘文八十二字，記載了倗生與格伯的一次以物易田的交換過程，對研究西周中期的社會經濟、土地制度極有價值。此器舊稱格伯簋。

六三　五年師旋簋

西周中期
通高二三、口徑一八・七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三件，形制、花紋、銘文、大小相同。蓋與器子母合口，蓋鈕作圈狀，器腹向外傾垂，圈足之下有三個獸面象鼻形扁足，兩耳作龍頭銜環。蓋與器均飾長冠分尾鳳鳥及直條紋。蓋、器同銘，各五十九字，記載五年九月壬午日，周王命令師旋赴齊地追敵，并賜給干戈兵器，師旋鑄簋紀念。









六四　元年師旋簋

西周中期

通高二五・六、口徑二三・八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一組四件，形制、紋飾、銘文、大小相同。簋作弇口鼓腹，圈足之下有三個象鼻形足，兩耳上飾浮雕虎頭。蓋與器子母合口，上飾變形獸面紋及平行溝紋。蓋內及內底鑄銘文，各九十九字，內容相同，記載元年四月的一天，周王在下減应册命師旋。周王命師旋擔任大佐之職，管理豐苑，統領師氏，賜給赤市、冋衡等服飾，師旋因之鑄簋銘記。

六五　癲簋

西周中期

通高三六・一、口徑二二・九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八件，形制、紋飾、銘文、大小基本相同。這組簋頗具特點，低體寬腹，下連方禁，兩耳作獸首形，獸角呈螺狀。口緣和蓋緣飾單行連續式鱗紋，腹飾直條紋，方禁四壁各有六個方孔，方孔之外亦飾直條紋。蓋內及器內底各鑄銘文四十四字，記載癲的先祖和父輩爲周王室掌管威儀禮容，兢兢業業。現在，周王又使自己繼承先人職務，并賜給佩飾，鑄此寶簋，以享祀神祇，祈求多福。

六六　衛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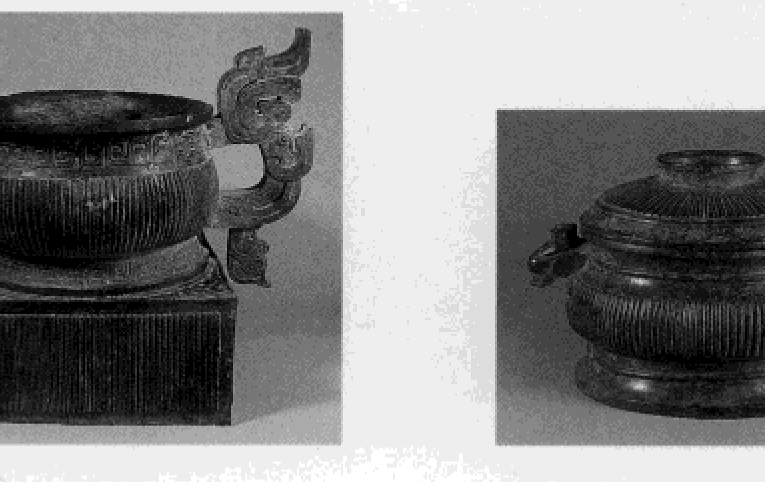
西周中期

通高三一・六、口徑二一厘米

一九七三年五月陝西長安馬王村西周窖藏出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

同坑出土四件，系一人所作。形制、花紋、銘文、大小相同。侈口鼓腹，圈足連鑄方禁，雙耳呈卷鼻象頭形。器腹及禁四壁飾分解式分枝角獸面紋，圈足飾花冠







卷尾鳳紋，蓋上飾倒置的分枝角獸面紋。蓋、器同銘，各五十七字，記周王在康宮賜給衛赤市、鋚勒，衛爲了感謝和稱揚天子，特鑄寶簋。

這四件簋與裘衛四器時代相同，作器者均名衛，是否一人，尚待研究。

六七　大師虘簋

西周夷王

通高一八·七、口徑二一·四厘米

傳一九四一年陝西西安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此簋形制新穎，低體寬腹，兩耳作獸頭形。蓋、腹飾直條溝紋，全器質樸無華。蓋器同銘，各七十字。記周王在師量宮中舉行對大師虘的一次賞賜典禮。

六八　㝬簋

西周厲王

通高五九、口徑四三厘米

一九七八年五月陝西扶風齊村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這是迄今出土的最大的一件商周青銅簋，周厲王㝬作器，形體高大魁偉，可稱簋中之王。侈口方脣，兩耳鑄成透雕龍首形，珥亦作下垂的龍首，耳高四十三厘米，兩耳間距七十五厘米。圈足下連鑄方禁，穩重大方。頸及圈足飾攀連式獸體卷曲紋，腹及禁壁飾直條紋，禁面飾分解式變形獸面紋。內底鑄銘文一百二十四字，是厲王㝬爲祭祀先王而作的一篇祝詞，大意是說：我盡心經營先王事業，我用義士獻民祀奉先王宗室，作此特大寶簋，祭祀先宗列祖，以祈皇天大命，保祐周室、王位和我的生命，賜降多福、長壽和智慧。此簋作于厲王十二年，不僅是一件藝術瑰寶，且爲西周青銅器斷代增添了一件標準器。

六九、七〇　師寰簋

西周宣王





通高二七、口徑二二·五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弇口鼓腹有蓋，圈足下另承三個獸首足，腹兩側獸耳垂珥，形體較大，增加了整器的寬度，顯示出全器的莊重宏偉。蓋邊、器口飾獸目交連紋，腹作横條溝紋，圈足飾鱗紋。蓋器對銘，各鑄一百一十七字，記師寰奉周宣王之命，率軍征伐淮夷，得勝記功。銘文提供了周宣王時與東南地區政治、軍事關係的重要史實。

七一　虎簋

西周晚期

通高三四·七、口徑二三·三厘米

傳陜西鳳翔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方座有蓋，蓋置蓮瓣形捉手，并出四道棱脊。獸耳垂珥，獸角聳起。蓋頂捉手內飾獸目交連紋，蓋、腹及方座飾寬大的波曲紋，頸飾獸目交連紋，圈足飾變形獸體紋。方座面上四角飾龍紋。全器紋飾粗放，裝飾性較强。蓋、器各鑄一個虎形銘文，當爲作器者之氏族徽記。

七二、七三　永盂

西周恭王

通高四七、口徑五八厘米

一九六九年陜西藍田洩湖鎮出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

此爲西周時期的大型盂之一。侈口，直腹，附耳，高圈足。前後扉棱上各有一隻圓雕長鼻上卷的象首。通體裝飾花紋，以細雷紋填地，腹部主體花紋是葉形獸體紋，頸部及圈足分别飾龍紋和解體式變形獸面紋。內底鑄銘文一百二十三字，記述益公受天子委托賜給師永田地，參與出命和授田儀式的還有邢伯、榮伯、尹氏、師俗父、遣仲等大臣，以及司土、司工等官員







七四　逋盂

西周中期
通高四二、口徑五五·五厘米
一九六七年陝西長安新旺村出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

侈口，直腹，圈足下有寬闊的邊條。兩隻附耳高出器口，前後各有一隻獸首銜環耳，其中一隻已殘。頸及圈足飾平置式象鼻龍紋，腹飾浮雕波曲紋，無地紋。內底鑄銘文四十九字，記述逋受天君之命掌管寮女寮奚諸事。印證了史籍關于周代「奚奴」的記載，史料價值很高。

七五　周生豆

西周中期
通高一九·五、盤徑一四·八厘米
一九七八年陝西寶鷄西高泉村出土
寶鷄縣博物館藏

淺盤，假腹，束腰，高座。盤腹飾火龍紋，座飾垂鱗紋。盤內底鑄銘文十字，記周生作器。

此豆出土于一座春秋墓內，同墓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還有一件鳥紋壺。

七六　微伯瘐鋪

西周中期
高一四·五、盤徑二七·八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自名爲「簠」，即鋪。形似豆，直口淺盤。盤壁飾單行連續式鱗紋，高座鑄成鏤空波曲紋。內底鑄銘文十字，記微伯瘐作器。

同坑出土一百零三件青銅器，其中鑄有銘文的微伯瘐器有爵三、壺四、簋八、盨二、鬲五、盆二、匕二、鐘十四件。







七七　鱗紋鋪

西周晚期
高一六・二、盤徑二四厘米
一九七五年二月陝西岐山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岐山縣博物館藏

造型與微伯𤼈鋪相似，唯鋪座束腰。盤壁飾單行連續式鱗紋，座飾鏤空雙頭龍紋。

七八　𤼈盨

西周中期
高一三・五、口縱一六・九、口橫二三・六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一組二件，形制、紋飾、銘文、大小基本相同。均失蓋。獸頭耳，圈足下附有四隻矮足。口緣下飾雷紋填地的花冠分尾鳳鳥，腹部鑄成平行溝紋。內底鑄銘文六十字，記述四年二月戊戌日，司馬共陪同𤼈在師录宮接受周王冊賜車馬器具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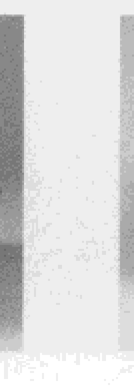
七九　善夫克盨

西周孝王
通高一九・九、口長二一・三厘米
一八九〇年陝西扶風任家村出土
美國芝加哥美術館藏

體呈橢方形，獸首雙耳，蓋與器子母合口，蓋上有四短扉，却置可盛物；器下有壺門式圈足。蓋上及器腹飾平行溝紋，口沿、蓋沿及圈足飾獸體卷曲紋，蓋扉飾顧龍紋。器內底及蓋內各鑄銘文一百零四字，內容相同，大意是：十八年十二月庚寅，周王在康穆宮命令史𧻚將善夫克的田地和奴隸載于典冊，克因此鑄了寶盨，用以宴饗師尹、朋友和姻親，享孝祖考，祈求多福。

本圖由美國芝加哥美術館供稿







八〇　伯多父盨

西周晚期
通高二一·五、口縱一七、口橫二五厘米
一九七六年一月陝西扶風雲塘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四件，形制、紋飾、銘文、大小基本相同。橢方形，龍首雙耳，蓋上有四短扉，作成透雕雷紋，圈足四邊有缺。蓋緣和口緣飾獸體卷曲紋，蓋頂飾獸目交連紋，腹及蓋鑄成平行溝紋。蓋、器對銘，各十字，記伯多父鑄造旅用器。

八一　梁其盨

西周晚期
通高一九、口縱一五·六、口橫二二·六厘米
一九四〇年陝西扶風法門鎮任家村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淺蓋有鈕，可却置，獸首耳。蓋頂飾兩頭龍紋，蓋沿、口沿及圈足飾變形獸體紋，腹爲橫條溝紋。器、蓋同銘三十一字，記梁其作此旅盨。梁其鑄器還有鼎、簋、壺、鐘等。

八二　翏生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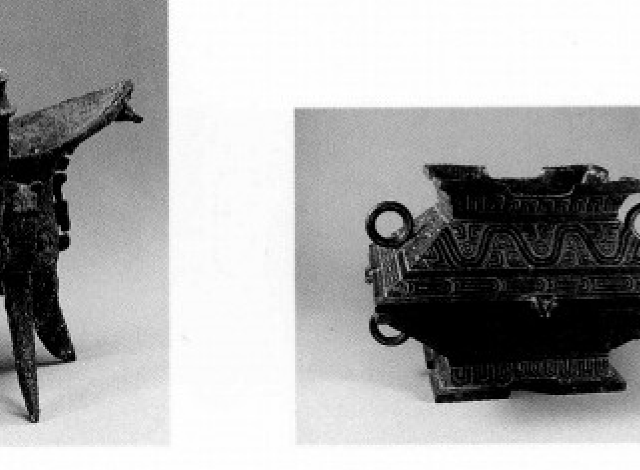
西周厲王
通高二一、口縱一六·六、口橫二一·八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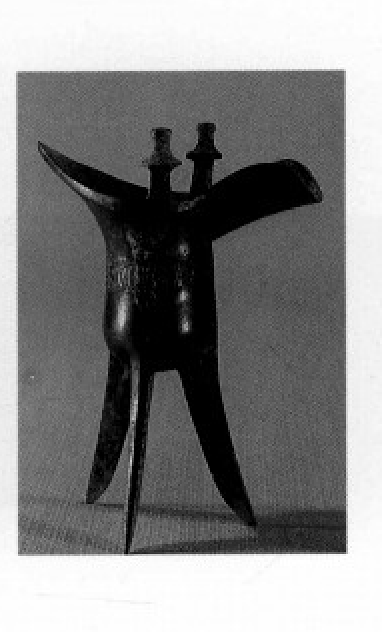
蓋上有個曲尺形鈕，可却置，附耳。通體飾橫條溝紋，是爲西周晚期青銅器中的簡樸形式。器蓋對銘各五十字，記翏生從周王征南淮夷，獲勝後用所繳獲之銅鑄此盨。翏生盨傳世共有三器。

八三　伯公父簠

西周晚期







通高一九·八、口縱二三、口橫二八·三厘米
一九七七年陝西扶風雲塘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蓋與器造型基本相同。長方形，腹斜收，圈足每邊有缺，兩側置環耳一對，蓋與器合口處正中有牛首形卡。口緣飾連續式單行鱗紋，腹飾波曲紋，圈足飾并列式鱗紋。蓋與器同銘，各六十一字，記載伯公父擇選吉金，鑄造寶簠，盛放糕稻糯粱，用以饗事辟王，以及諸考諸兄，以祈長壽多福。

八四　苐祖辛爵

西周早期
通高二七、流至尾長二三厘米
一九五一年陝西長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同墓出土二件，形制、花紋、銘文、大小基本相同。窄流，突底，菌狀柱。扉棱將爵體分成兩半，內側有半環狀細鋬，上飾獸頭。腹飾外卷角獸面紋，流、尾及曲口下飾葉形獸體紋，刀形錐足飾三角雷紋。通體銹蝕嚴重。柱側鑄「苐且辛」三字。

八五　伯豐爵

西周中期
通高二二·二、流至尾長一五厘米
一九六五年河南洛陽北窯村西周墓出土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形制高挑修長，圜底高杯式體。腹壁較直，細圓鋬上鑄有牛首，上腹飾一周鱗紋。紋飾洗煉，但風韻自見。內壁鑄銘文四字，記伯豐作器。　攝影：姜言忠

八六　鳳鳥紋爵







西周早期
通高二二、流至尾長一七・七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製作精湛，爲爵中珍品。高柱，寬流，圜底，牛首鋬，三足外侈。主紋飾鳳鳥三組，地紋襯以纖細的雷紋。上腹的鳳鳥花冠尖喙，體肥大，尾下垂；流槽外側的鳳鳥則喙下卷，頭回顧；下腹的鳳鳥雖爲卷喙回首，但鳥體修長，各具特色。

攝影：郭　群

八七　龍爵

西周早期
通高一八・九、流至尾長一五・八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爵作垂腹式，雙柱較高作圓錐形，龍形鋬極小，僅容一指，三足爲寬扁的刀形。柱飾曲折雷紋，流及尾飾變形龍紋。腹部紋飾作斜條形構圖，一條龍紋，一條雷紋，以溝形紋相間隔。這種形式的裝飾設計，在青銅器中極其罕見。鋬內側銘一「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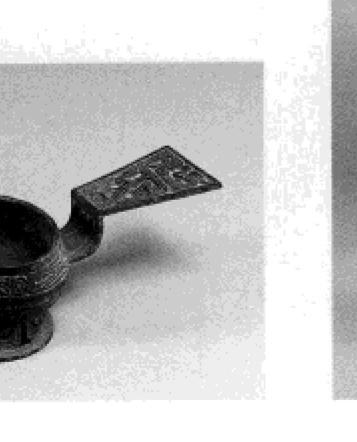
八八　父辛爵

西周中期
通高二一、流至尾長一七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圜底，刀形錐足，柱在流和鋬之間的口緣上。腹飾直條紋，上下配置長冠卷尾鳳鳥，流飾花冠鳳鳥，曲口及尾部飾葉形獸體紋，鋬上有浮雕犧首。柱壁鑄銘文五字，記枏册族爲父辛鑄器。此父辛即豐的父親。

八九　牆爵

西周恭王
通高二〇・五、流至尾長一八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一組兩件，形制、紋飾、銘文、大小基本相同。腹飾花冠分尾鳳鳥，雷紋填地。流側鑄銘文七字，記牆爲父乙作器。

九〇　勾連雷紋雙流爵

西周早期
通高二四·三、通長二二·一厘米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束頸圓腹，雙流無尾，兩柱在兩流之間的曲口之側，旁出然後上豎，柱頂作菌狀，三棱錐足，蓋隆起，中部有半環鈕，蓋兩頭作長耳長角獸頭形，中部飾勾連雷紋，頸部飾三列雷紋組成的直條紋。蓋內及柱側的器腹各鑄「□隹壺」三字。

與此爵形制、花紋、銘文相同者還有一爵，現藏美國某私家。

本圖由日本白鶴美術館供稿

九一　幾何變形紋爵

西周中晚期
高七、通長一七·二厘米
一九六〇年陝西扶風召陳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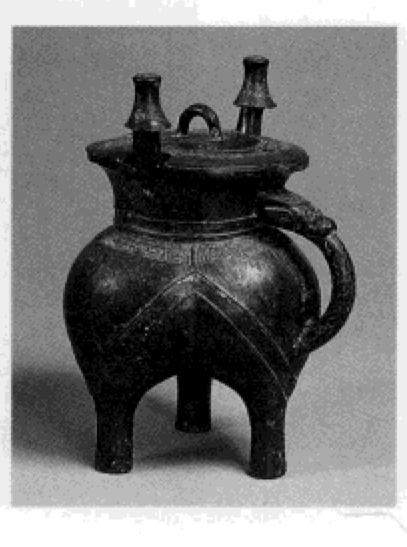
造型與伯公父爵相同，亦爲兩件。杯口微斂，飾幾何變形紋，腹飾平行溝紋，圈足飾鏤空并列式鱗紋，柄飾鏤空龍紋。

九二　伯公父爵

西周晚期
通長一九·三至一九·五、杯高六·八厘米
一九七六年一月陝西扶風雲塘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自名爲爵，同坑出土一組二件，造型與一般的三足爵不同。此種爵由爵杯和柄







組成，杯斂口鼓腹，圈足微外侈，柄呈乙字形。杯口飾變形蟬紋，腹飾平行溝紋，圈足飾大小相間的連續式鱗紋，柄上飾兩頭龍紋。柄曲處鑄有銘文，兩器連讀，共二十八字，說明此爵乃伯公父鑄造，用以享孝皇考，祈求長壽，子孫永寶。

九三　史速角

西周早期

通高二一．五、兩尾相距一七厘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角出土較少，造型與同期的爵基本相同，唯將流改作尾。此角口上有環鈕蓋，蓋與角腹飾相顧式雙頭龍，頸飾蕉葉紋。蓋內與鋬下各鑄六字，內容相同，記史速作器。

同墓出土禮器十七件，其中有史速方鼎二件、史速角一件、史話簋一件、尹丞鼎一件，以及罍、卣、勺、調色器等。

九四　旂斝

西周昭王

通高三四．一、口徑一八．六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款足分襠式。高領，平蓋，蓋上有雙頭蛇弓起的半環鈕，蓋兩側有半圓形納柱缺口。肩上飾展體式虎頭紋三組，柱頂和蓋上分別飾雷紋和目雷紋，腹部飾雙線V形紋。蓋內及鋬下各鑄銘文八字，記旂爲父乙鑄祭器。

九五　蕉葉鳳紋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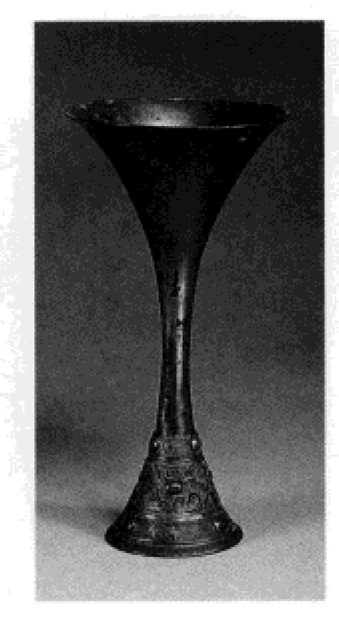
西周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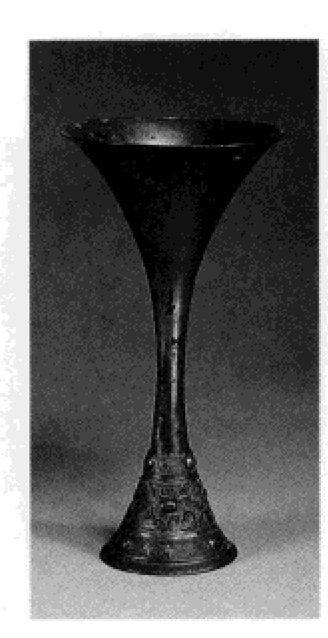
通高二九．七、口徑一五．六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一組二件，形制、紋飾、大小基本相同。喇叭口，高圈足，腹部呈圓柱體，略粗于圈足上部和器頸。喇叭口外壁飾葉形獸體紋及長冠分尾鳳鳥，圈足飾長冠垂尾鳳鳥。

九六　旅父乙觚

西周早期
高二五・二、口徑一三・二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這種形制的觚在商周青銅器中少見。狀似嗩吶，中腰特細。上部光素，唯在圈足上飾以虎耳龍紋，上下配置目雷紋，龍紋線條極高，似有鑲嵌。圈足內壁鑄「旅父乙」三字。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卷四和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十著錄的旅父乙卣，銘文字體相同，當爲一人之物。

九七　獸面紋觚

西周早期
高二三・一、口徑一二・六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形制與旅父乙觚相似，圈足飾外卷角獸面紋。

九八　鱗紋觚

西周早期
高二四、口徑一三・四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形制與旅父乙觚相似，圈足飾重疊式鱗紋。

九九　晝引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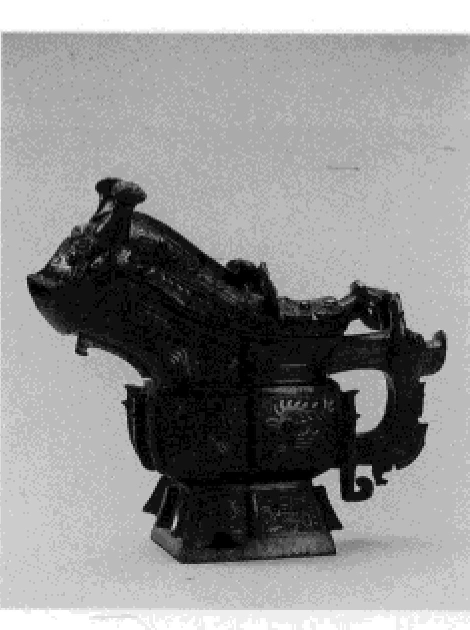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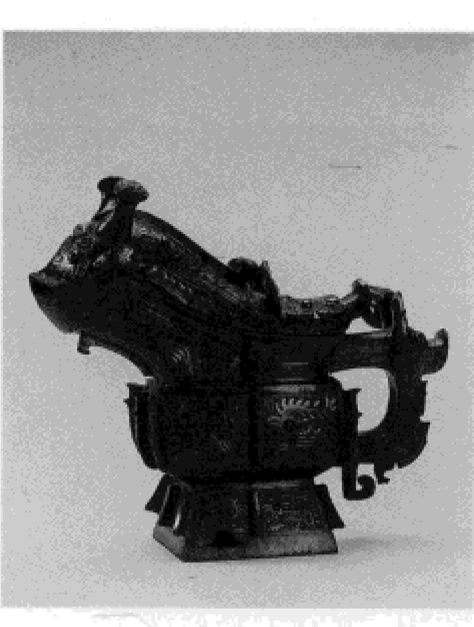
西周早期

通高二五・四、長二四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蓋前端作獸首，長耳豎起，圓柱形獸角上有一斜出的倒鈎，獸首鋬。器內底鑄一「責」字，蓋內鑄「責引作尊彝」五字。器內附有一斗，銘文與器蓋相同，柄上飾一蟬紋。此斗當可用于挹酒，所以觥應爲容酒器，而非飲酒器。





一〇〇 仲子㠱弖觥

西周早期

通高三一・八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造型高大魁偉，是西周青銅器精品之一。體長方，曲口寬流，流前伸較長，圈足呈覆斗形而甚高，蓋前端爲大龍頭，後端是一個浮雕大獸面。鋬厚重，作鳥形，孔圈亦大。通體飾八道扉棱，區間飾花冠垂尾鳳鳥，兩兩相對。蓋內及器內底各鑄銘文十二字，內容相同，記仲子㠱弖鑄器。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一〇一 鳳鳥紋方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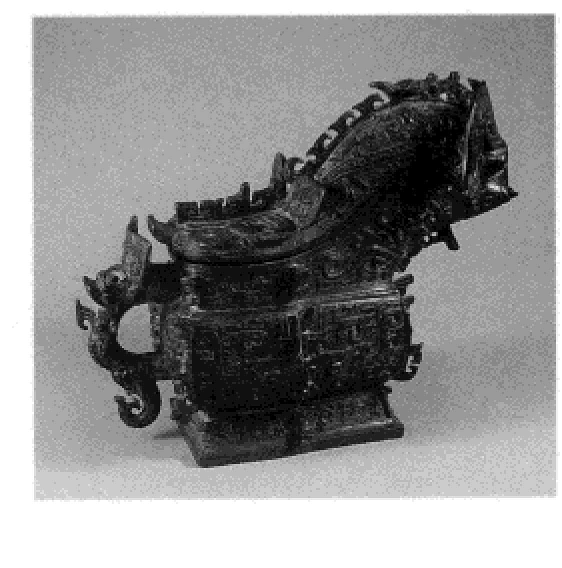
西周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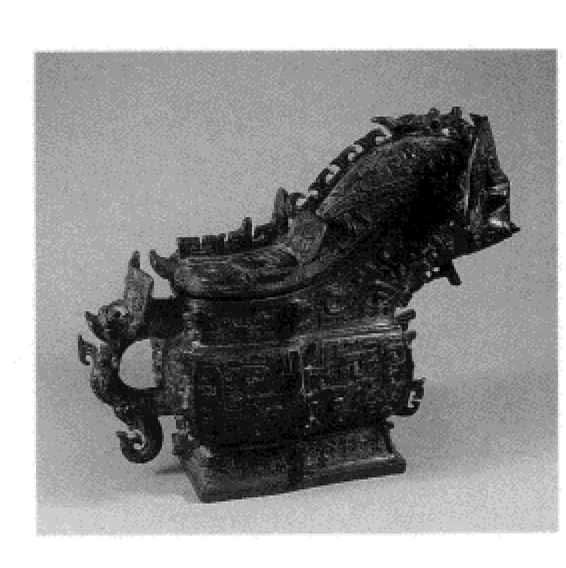
通高二八・八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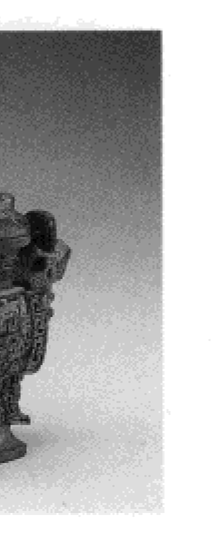
日本泉屋博古館藏

造型高大魁偉，方體方圈足，曲口，龍頭蓋，龍角高聳，張口露齒。通體裝飾八道扉棱。蓋上飾高浮雕鳳鳥紋和獸面，前鳳後獸，觥鋬亦以浮雕鳳鳥作飾。口沿飾長冠垂尾鳳鳥，并配置卷尾小龍，四壁中飾直條紋，上下分飾形態不同的彎角勾喙鳥紋，圈足飾卷尾龍紋。

本圖由日本泉屋博古館供稿









一〇二、一〇三、一〇四　旂觥

西周昭王
通高二八·七、長三八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這是西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一件青銅藝術品。蓋前端作成羊頭形，曲角鼓目；後端爲龍角大獸面，巨睛咧嘴。羊角之間夾飾一個獸面，花脊前邊鑄有立體鳥頭。蓋上兩側飾卷尾顧龍一對。觥體長方形，曲口寬流，鼓腹圈足，中線和四角鑄有透雕棱脊，顯得穩重大方。流上花紋與觥蓋相同，腹壁四周飾展體式外卷角大獸面，圈足則飾回顧式花冠龍紋。觥蓋採用雕塑手法，作成三種動物形象，上爲龍角獸首，中爲鴞鳥，下作象鼻，安排甚爲得體。蓋、器同銘，各鑄四十字，大意是昭王十九年五月戊子，王在庈，命令作册旂去給相侯貺贈望土，賞賜給旂青銅和奴隸，旂便爲父乙鑄造了這種祭器。

一〇五　獸面紋觥

西周早期
通高二二·九厘米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造型與折觥相似，方體，龍頭蓋，腹壁微曲，通體鑄有八道扉棱。龍頭張口露齒，唇上飾蛇紋，蓋上飾龍紋和獸面紋，口沿以下飾花冠鳳鳥、長冠鳳鳥和彎角龍紋，觥體四壁和圈足分別飾內卷角大獸面和長冠鳳鳥，均以雷紋填地。主體花紋之上又以陰線刻花，形成三層花，豪華富麗。　本圖由美國弗利爾美術館供稿

一〇六　守宮觥

西周早期
通高一八厘米
傳河南出土



英國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博物館藏

造型沿襲商代晚期型式，但體較低，橢圓而長，前作龍頭形，蓋自龍角之後與體分開，上有半環鈕，後端有缺口嵌放斗勺，勺柄伸出觥外。腹內有一隔梁分爲二室。蓋上飾象鼻龍和獸面紋，腹部飾內卷角獸面紋，均以細雷紋填地，口沿及圈足僅飾弦紋，曲口之下有高浮雕獸頭。蓋、器各鑄銘文十字，記守宮爲祭祀父辛鑄器。

本圖由英國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姆博物館供稿

一〇七、一〇八　日己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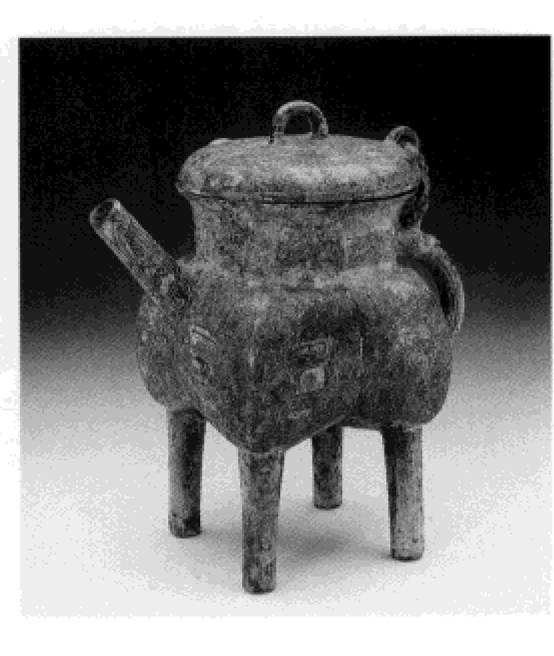
西周中期
通高三二、通長三三·五厘米
一九六三年陝西扶風齊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曲口方體，四角有透雕扉棱。蓋前端作龍頭形，突目豎角。兩角之間配置小獸頭。蓋後部飾浮雕虎面，脊兩側飾以長冠垂尾鳳鳥，其後配置長冠小鳥；圈足亦飾長冠垂尾鳳鳥。紋飾皆呈浮雕狀，無地紋。觥鋬作成鳥尾，寬大透迤，上飾羽紋。蓋內與器內底各鑄銘文十八字，記天氏爲亡父日己鑄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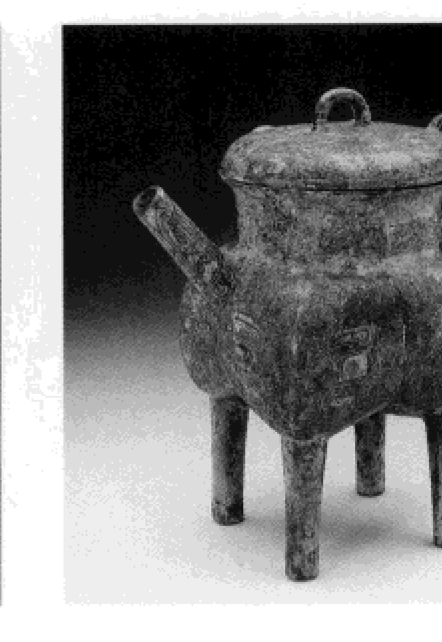
一〇九　鳳蓋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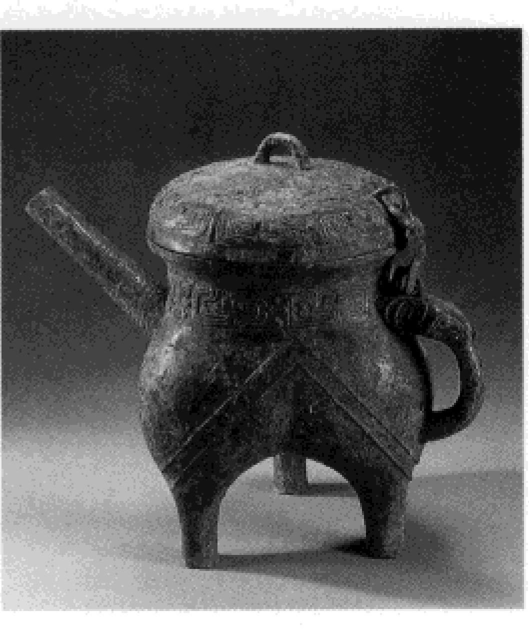
西周早期
通高一九、口徑一二厘米
一九八一年陝西長安花園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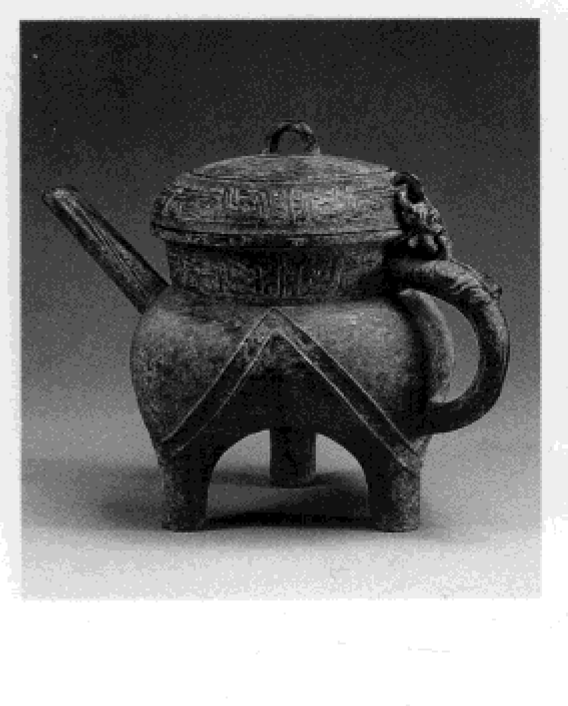
此盉是八十年代豐鎬遺址出土的西周青銅藝術精品之一。雖爲常見的四足連襠鼓腹盉，但盉蓋的裝飾却新穎別致，給盉的形象注入了活力。蓋的隆起部分鑄造成一個卧伏的鳳鳥，昂首鈎喙，翹尾收翅，頭頂上的冠毛高聳，胸和頸飾鱗狀羽毛，再配以管狀流和牛首鋬，前後呼應，生動活潑。盉頸僅飾獸目交連紋，腹足光素簡樸。鋬下的器壁鑄「公作寶尊彝」五字。











一一〇　士上盉

西周昭王
通高二二·六、寬二二厘米
一九二九年河南洛陽馬坡出土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又名臣辰盉，侈口長頸，分襠四柱足。蓋上有半環鈕，一側有鏈條與鋬相連。頸飾三列雷紋組成的獸面紋，蓋上及腹部飾曲折角獸面紋，除眉目之外，均用細雷紋組成，流管飾葉狀獸體紋。鋬下有族名四字，蓋內有銘文五十字，記載周王在宗周舉行同姓諸侯和會，五月辛酉日，又命士上和史寅到成周殷見異姓諸侯，事畢，賞給士上香酒和貝幣，士上用以鑄造祭祀亡父之器。

本圖由美國弗利爾美術館供稿

一一一　長由盉

西周穆王
通高二八·二、口徑一七·五厘米
一九五四年陝西長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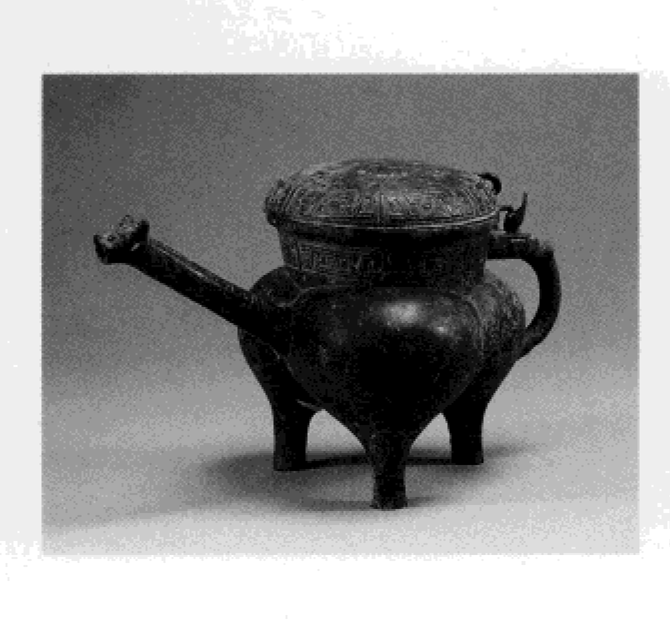
這是西周時期一件斷代標準器。侈口束頸，分襠款足，管狀流，獸首鋬，蓋頂有半環鈕，蓋、鋬以鏈條相連。蓋緣和器頸飾象鼻龍紋，流管飾三角雷紋，腹部以雙線裝飾。蓋內鑄銘文五十六字，記述穆王在下淢居，舉行饗禮，長由與邢伯比射，受到穆王的勉勵和褒獎。

攝影：王　露

一一二　衛盉

西周恭王
通高二九、口徑二〇·二厘米
一九七五年二月陝西岐山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岐山縣博物館藏

器形是西周中期前段流行的式樣。器頸和蓋緣均飾回顧式花冠龍紋，蓋上增飾





弦紋一道，腹部有兩道折線紋，流管飾三角雷紋。蓋內鑄銘文一百三十二字，是一篇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度和社會經濟的極其重要的史料，大意是：恭王三年矩伯因參加周王建大常典禮，向裘衛取了價值八十朋的朝覲用玉璋，答應給裘衛土地十田，後又取了赤琥、麀皷、賁韐等玉飾禮服，答應給裘衛土地三田。裘衛把這件事報告給伯邑父、榮伯、定伯、琼伯和單伯等執政大臣，于是，這些大臣命令三有司會同矩伯和裘衛辦理交接手續。

一一三、一一四　𩰫父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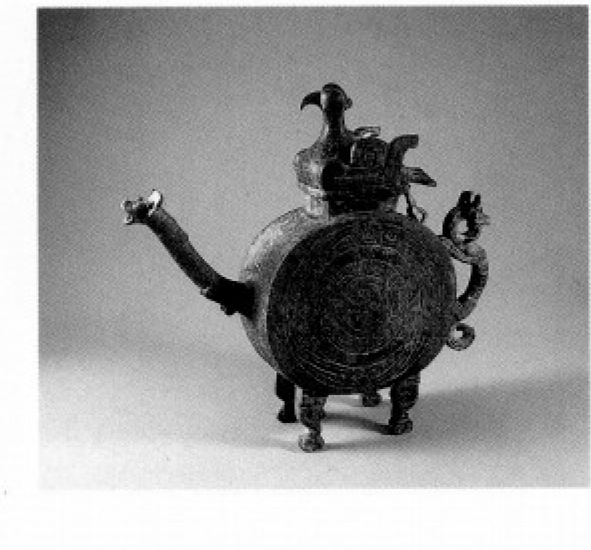
西周中期
通高二一、流至鋬相距二四・五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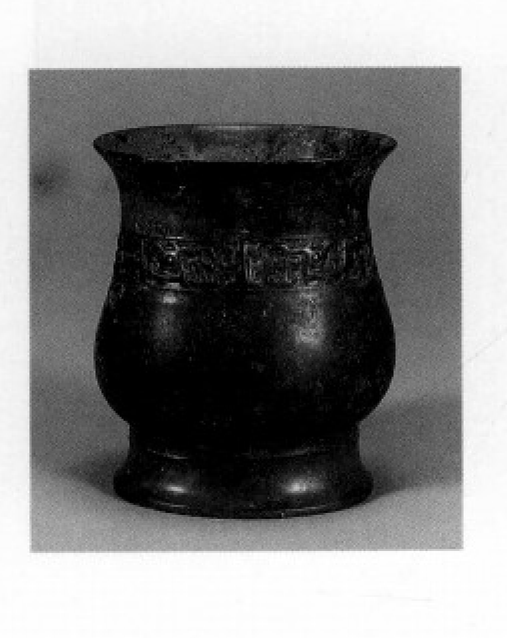
束頸，侈口，三款足，管狀流。蓋側有環扣與器身相連，鏈條爲一跳躍的青蛙。盉鋬作立體卷尾顧龍，鱗甲櫛比，曲頸回首，生動優美，頗富裝飾效果。蓋上鑄成浮雕式蟠蛇紋，蓋緣和器頸均飾回顧式花冠分尾龍紋，流管飾三角紋，疏朗簡潔，是一件難得的青銅藝術品。蓋內和器內壁鑄銘文五字，內容相同，記述𩰫父作器。

一一五　伯庸父盉

西周中晚期
通高二三・三、口徑一七・二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侈口束頸，分襠款足，獸首鋬，蓋隆起，有蛙形鏈與鋬相連。蓋緣和頸部飾變形獸面紋，流口呈龍頭形，流管飾三角雷紋。蓋內鑄銘文十六字，記伯庸父作盉，子孫永寶用。





一一六　它盉

西周晚期
通高三七·五、流至鋬長三九·二厘米
一九六三年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這是西周晚期造型特殊的一種盉，目前僅見幾例。體呈倒置的鼓形，上有橢方形口，下具龍紋四扁足；流管細長，整體作龍形，龍角曲折，張口瞪目，四足曲屈緊貼腹壁。鋬呈回顧式立體龍，曲角吐舌，尾巴上卷。蓋上有圓雕臥鳥，體飾羽毛紋，栩栩如生。鼓側飾連續式鱗紋，鼓面中部飾火紋，其外爲單行鱗紋一周，最外是獸體卷曲紋。蓋內鑄一「它」字，當係作器者人名或族名。

一一七　伯百父鎣

西周晚期
通高二一·七、口徑一〇·三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侈口束頸，廣折肩，腹漸收，乳狀三足，前有管狀流，後有獸首鋬。蓋作蟠龍頂，出土時蓋與鋬相連的鏈條已失。肩飾雙頭龍紋，流管飾獸體卷曲紋。蓋內鑄銘文八字，說明鎣是伯百父爲其女孟姬製作的媵器。

一一八　小臣單觶

西周成王
通高一三·八、口徑九·三至一一·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橢扁體，侈口，束頸，鼓腹。頸飾一周首尾相連的龍紋與鳳鳥紋，裝飾簡樸。腹內底鑄銘二十二字，記成王平定武庚叛亂之史事，銘辭所記與史籍相符，是一件記載周初史料的重要實物例證。







一一九　戈觶

西周早期
通高一三、口徑六・九至八・二厘米
一九七一年河南洛陽北窰村西周墓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截面呈橢圓形，侈口，鼓腹，圈足。頸部有兩道弦紋，中飾浮雕兔紋。這種寫實性動物形象紋飾，在商周青銅器中僅見貉子卣的卧鹿紋一例，簡美生動，十分可愛。內底鑄一「戈」字，當爲族氏。

攝影：王蔚波

一二〇　鳳紋觶

西周早期
通高一二・七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橢圓體，侈口束頸，圈足外侈。體飾兩對浮雕狀多齒冠勾喙大鳳鳥，以細雷紋填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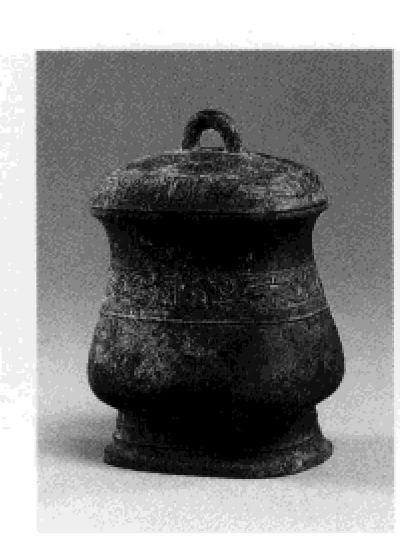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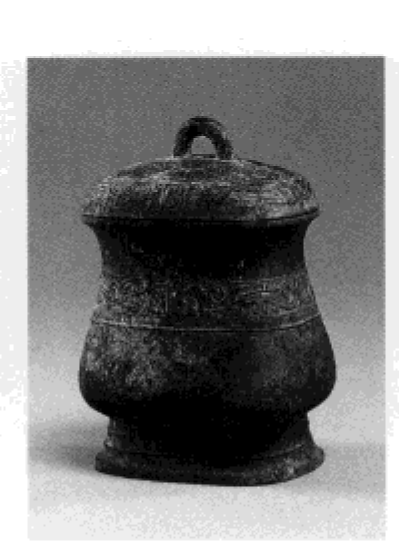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一二一　獸面紋觶

西周早期
通高一六・五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體橢方，侈口，束頸，下腹傾垂，圈足外侈，蓋上有半環鈕。頸部飾火紋，蓋上及腹部飾內卷角獸面紋，雷紋填地，獸目作「臣」字形。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一二二　父庚觶

西周早期
通高一四・九、口徑七・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敞口，頸細長，垂腹。頸飾蕉葉紋，下接一周鳳紋，腹飾相對而立的長冠鳳紋。此器雖小，裝飾華麗，在同類器中殊爲罕見。腹內底鑄「作父庚」三字，僅有被祭人名，無作器者名。

一二三　歸䚄進方壺

西周中期
通高一八、口縱九、口橫一一・五厘米
一九八一年陝西長安花園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橫剖面呈橢方形。侈口，束頸，垂腹，蓋隆起，蓋上有半環狀鈕。蓋緣和器頸飾花冠長鳥紋，圈足飾二道弦紋，簡樸可愛。蓋內和器內底各鑄銘文八字，置于亞字內，記歸䚄進爲父辛鑄造。

一二四　伯㦤飲壺甲

西周穆王
通高一一、口徑一四・五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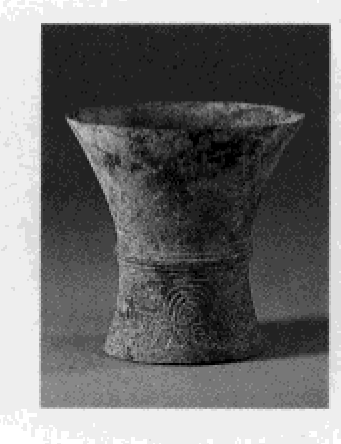
自名爲「飲壺」，在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中尚屬首次發現。造型新穎，體橢方，口圓而外侈，下腹向外傾垂，兩隻鋬猶如象鼻上卷，且高出器口。頸飾花冠鳳鳥紋，兩兩相向，鋬上飾雷紋。內底鑄銘文五字，記伯㦤作飲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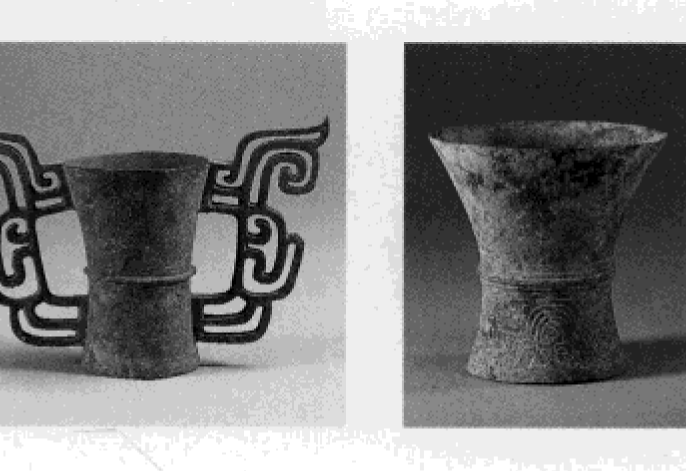
一二五　伯㦤飲壺乙

西周穆王

高一六・五、口徑一六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與伯㦰飲壺甲同墓出土，形制略不相同，口緣外撇較甚，象鼻鋬下有垂珥。頸部除飾花冠分尾鳥紋以外，還配有浮雕犧首。器內底鑄銘文五字，記伯㦰作器。







一二六　波曲紋杯

西周中晚期
高一三・六、口徑一三・一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兩件，形制、花紋、大小相同。廣口，平底，束腰，腰間有一道箍棱，其下飾波曲紋。

一二七　雙鋬杯

西周中晚期
高一二・二、口徑八・五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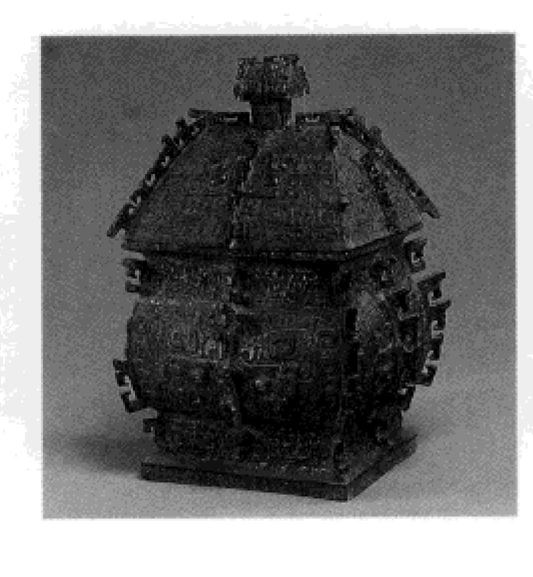
這種杯屬首次發現，設計頗見匠心。侈口，平底，束腰，腰間有一道凸棱，兩側有高大的鏤空變形龍紋鋬，既穩重又華美。同坑出土兩件，形制、大小相同。

一二八　單鋬杯

西周中晚期
高一三・三、口徑一一・八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敞口，細腰，平底，一側有工字形鋬，粗大笨拙，其上有五個鏤孔，通體光素。





一二九　長柄杯

西周中晚期
高九、口徑一一厘米
一九六一年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杯體與單鋬杯相同，唯將單鋬改爲長柄。柄由杯的下腹斜出，高出杯口後平折，前端有一斜撐，以增强柄的力度。

一三〇　旂方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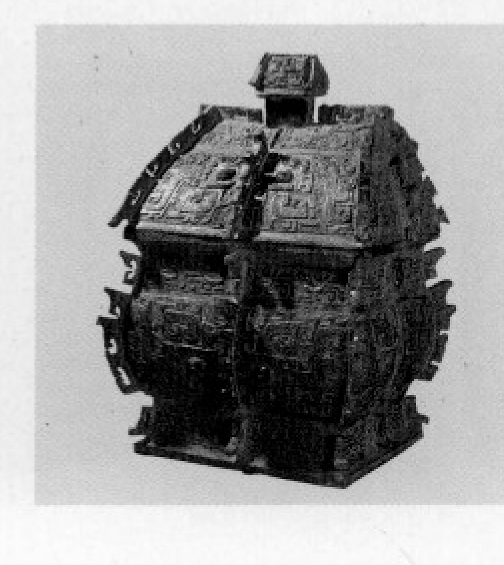
西周昭王
通高四〇·七、口縱一九·二、口橫二四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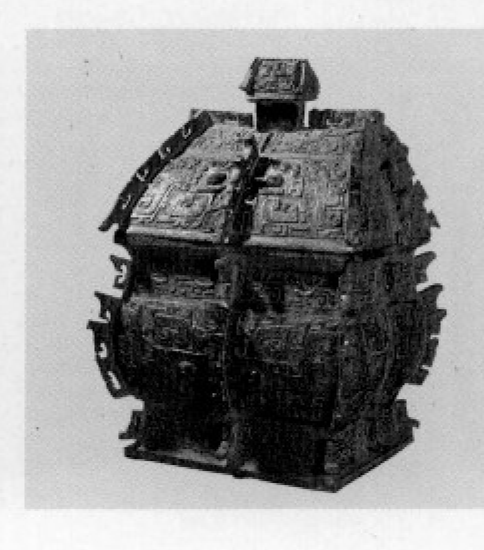
造型已與商末周初的方彝有所變化，腹壁曲，圈足和彝體有明顯分界。蓋仍仿廡殿式屋頂，蓋鈕呈硬山屋頂形，四角及中線皆有鏤雕扉棱。蓋頂和蓋鈕飾倒置的外卷角獸面，腹四壁飾展體式外卷角獸面，蓋脊兩側、器緣和圈足均飾回顧式花冠龍紋，龍體修長，龍尾下卷，既莊嚴神秘，又富有生氣，表現了西周早期後段青銅器的時代特徵。銘文內容與旂觥相同。

一三一　令方彝

西周早期
通高三四·一、口縱一九·三、口寬一七·七厘米
傳一九二九年河南洛陽馬坡出土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長方體，蓋和蓋鈕均作四坡式屋頂形，侈口，束頸，腹微曲。花紋浮雕，雷紋填地。蓋和腹的四面飾雙龍組成的內卷角大獸面，闊口獠牙，巨睛利爪。口沿下飾雙體龍紋，方圈足飾長冠垂尾鳳鳥。自蓋至足的四隅及中線皆有透雕扉棱，頗顯凝重大方。蓋內及器內底各鑄銘文一百八十七字，記述周公子明保在成周舉行祭祀，





并受命「尹三事四方」（任命成周百官及亡商諸侯）。明公對盡力于此次式典的亢師和矢令分別賜以鬯、金、小牛，并任之以新職。矢令乃作器頌揚明公。銘文對研究周初歷史有重要意義。

本圖由美國弗利爾美術館供稿

一三二　叔[食+匕]方彝

西周早期

通高三三、口縱一六、口橫二一厘米

一九六〇年河南洛陽馬坡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形制與折方彝相同，蓋作廡殿式屋頂形，中脊有小屋形鈕，器身長方體，侈口鼓腹，方形圈足。蓋、身、圈足滿飾浮雕狀花紋，以細雷紋填地，轉角處及中部皆有豎直扉棱，蓋和腹的主體花紋是外卷角獸面紋，蓋頂、頸部及圈足飾鳥紋。蓋內及器內底各鑄銘文十二字，內容相同，大意是説叔[食+匕]得到周王后妃賞賜的貝幣，作了這件方彝，以記榮寵。

一三三　師遽方彝

西周恭王

通高一六·四、口縱七·六、口橫九·八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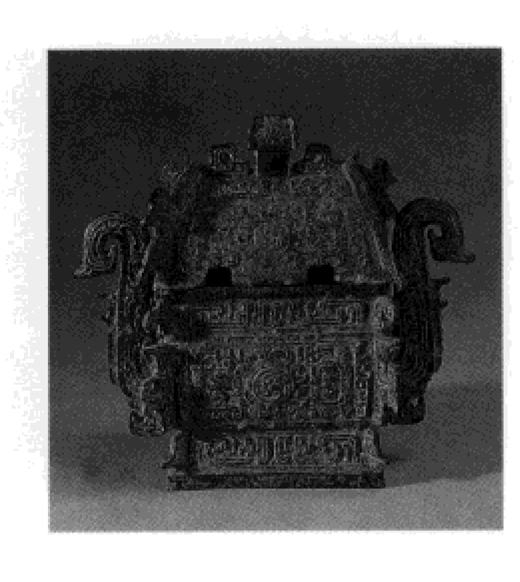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館藏

腹兩側有象鼻形上揚的耳，爲西周中期以後青銅器上出現的新型式。腹內有中壁，間隔成爲兩室，可放置兩種不同的調料。蓋沿一側有兩個方孔，可置挹取調料的匙柄。蓋、腹飾雙目蜕化、結構疏散的變形獸面紋，口沿下及圈足飾變形獸體紋。師遽方彝的紋飾，反映出了自西周中期開始，青銅器裝飾風格的新趨勢。器、蓋同銘六十六字，記恭王對師遽的一次賞賜。

一三四　盠方彝

西周中期

通高一八、口縱八·四、口橫一一·六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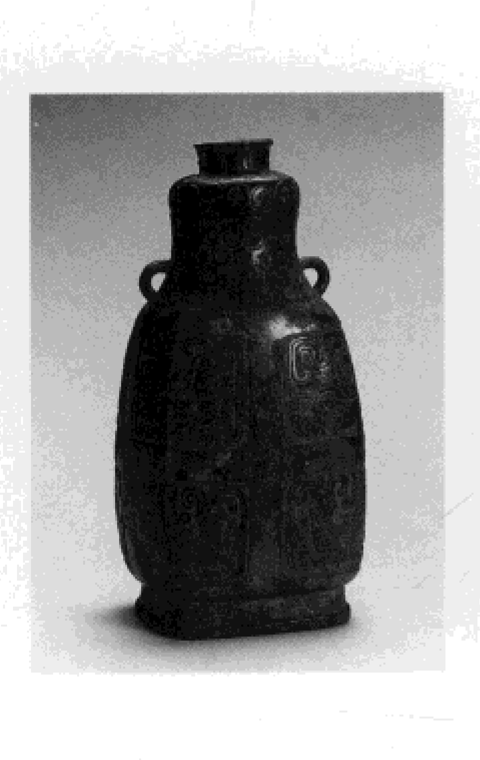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五年三月陝西郿縣李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盠方彝共二件，同坑出土，形制、銘文、花紋相同，大小相次，此爲小件。整體造型仿宮殿式樣，蓋作廡殿屋頂形。蓋和器四角皆有扉棱，腹兩側有向上卷曲的象鼻形鋬，垂珥。鋬上飾獸體卷曲紋，器和蓋的正中飾火紋，兩旁填以回顧式花冠龍紋，蓋脊兩側、口緣及圈足飾解體式花冠龍紋，通體以雷紋填地。內腹分爲兩格（較大的一件不分格），每格正中對應的口緣有方形缺口。從師遽方彝得知，這類方彝是盛放調料的，缺口是爲放置匙柄而設。蓋、器同銘，各鑄一百零八字，大意是說某年八月初吉，穆公陪同盠在周廟接受册命，周王命盠掌管王室禁衛軍西六師王行三有司，兼司六師及八師藝，并賜給命服等，盠便鑄造了這件方彝，用以記其榮寵，頌揚天子恩澤，享孝祖父益公。

一三五、一三六　日己方彝

西周中期
通高三八·五、口縱一七、口橫二〇厘米
一九六三年陝西扶風齊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長方體，蓋呈廡殿式屋頂形，器身和蓋的四角鑄有透雕扉棱。裝飾採用浮雕，粗獷豪放，不施地紋。腹飾外卷角獸面，巨目咧嘴，形態猙獰，卷角上配置卷龍紋；蓋頂飾變形獸面紋，在蓋緣和圈足上飾以小鳥。蓋內和器內底鑄銘文各十八字，記天氏爲亡父日己鑄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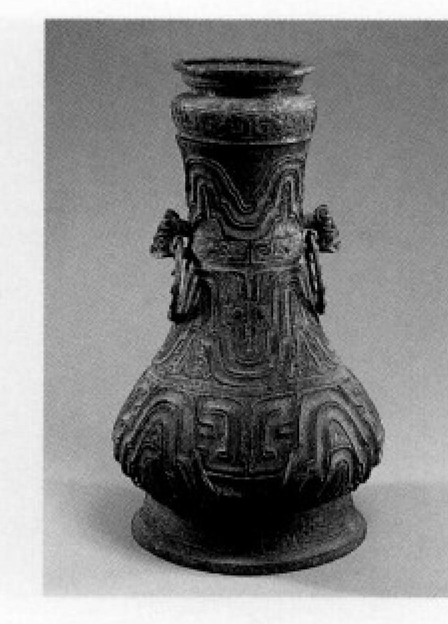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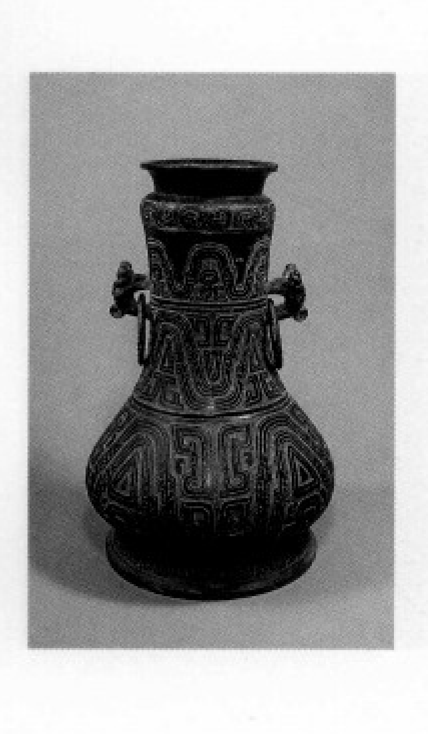
一三七　鳳紋壺

西周中期
通高三六·四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造型與流行的壺式不同，上截圓細，下截橢方，其下有圈狀足。直口，溜肩，蓋鈕作圈狀。肩上有一對半環狀耳，可以穿繫。蓋上及頸部飾重疊式鱗紋。腹飾八







只花冠大鳳鳥，鳳鳥規範于方框之內，頗爲別致。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一三八、一三九　幾父壺

西周中期

通高六〇、口徑一六厘米

一九六〇年十月陝西扶風齊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二件，形制、紋飾、銘文、大小基本相同。長頸圓腹，頸部有一對獸頭銜環耳。蓋緣與頸部飾獸目交連紋，蓋頂與圈足分別飾卷曲式長冠鳳紋和獸體卷曲紋，腹部飾波曲紋。口內鑄銘文十五字，記述某年庚午日幾父在西宮得到同仲賞賜的臣僕及器物，深感榮寵，特作此壺，以享孝亡父。

一四〇、一四一、一四二、一四三　十三年𤼈壺

西周中期

通高五九·六、口徑一六·九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一組二件，形制、紋飾、銘文、大小基本相同。頸長，腹稍扁，獸首銜環雙耳，獸角作螺狀。頸飾花冠分尾鳳鳥，蓋緣飾連續式鱗紋，蓋頂飾卷體式長冠鳳紋，腹部和圈足分別飾鱗帶紋和波曲紋。蓋榫和頸外壁各鑄五十六字，內容相同，大意是説十三年九月戊寅日，徲父陪同𤼈在成周師徒淲宮的太室晉見周王，接受册命和賞賜。

一四四　三年𤼈壺

西周中期

通高六五·四、口徑一九·七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一組二件，形制、花紋、銘文、大小基本相同。這是西周中期後段新興的形體龐大的壺型。通體三層花，頗爲富麗。頸、腹共飾三道波曲紋，開西周晚期革新花紋的先河；蓋頂中部飾卷體長冠鳳鳥，周邊圍以連續式鱗紋，蓋緣及圈足分別飾獸目交連紋和獸體卷曲紋。蓋榫外側鑄銘文六十字，大意是說某年九月丁巳日，周王在鄭舉行饗醴，賞賜給瘐一件羔俎；己丑日，周王在句陵舉行饗醴，賞賜給瘐一件彘俎。瘐感謝天子的厚賜，鑄造了祭祀亡祖的禮器，以紀榮寵。

一四五　王伯姜壺

西周懿王
通高三四·三、口徑一二厘米
傳陝西周原地區出土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失蓋，長頸直口，獸首銜環耳，腹低垂，矮圈足外侈。口沿飾波曲紋，頸及上腹飾絡帶式鱗紋，下腹及圈足飾形態不同的獸體卷曲紋。口內鑄銘文十二字，記王伯姜鑄造。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一四六　鱗紋壺

西周中期
通高四八·七、口徑一二·五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直口，貫耳，鼓腹，圈足，蓋的捉手呈圈狀。頸部和蓋緣分別飾尾下卷或上卷的鳳鳥紋，腹部飾如意狀重疊式鱗紋，別具特色，爲西周青銅器裝飾花紋所少見。

一四七　散車父壺

西周中期
通高四一、口縱一一·一、口橫一四·六厘米
一九六〇年陝西扶風召陳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橢方形，貫耳，垂腹。頸部和蓋緣飾回顧式花冠分尾鳥紋，器腹飾重疊式鱗紋，圈足爲波曲紋。口內壁鑄銘文二十六字，記散車父爲皇母作器，用以迎娶姞氏。

同坑出土二件，另一件與此壺形制、花紋、大小基本相同，銘文僅十九字，記散車父爲其母作器。

一四八、一四九、一五〇　梁其壺

西周晚期
通高三五．六、腹徑三〇厘米
一九四〇年陝西扶風任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體呈圓角方形，頸兩側有一對獸頭銜環耳，口緣內折，其上作成鏤空波曲紋花邊，平蓋，鈕呈圓雕臥牛。腹部以條帶作格，中飾獸體卷曲紋，頸部和圈足分別飾獸目交連紋和弦紋。器口花邊及頸部鑄銘文四十五字，記述梁其作此尊壺，用以享孝祖先。

一五一　頌壺

西周晚期
通高六三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造型與散車父壺基本相同。橢方體，獸首銜環耳。蓋鈕及圈足飾并列式鱗紋，蓋沿飾獸目交連紋，頸及腹分別飾浮雕狀波曲紋和雙體交龍紋。蓋榫鑄銘文一百四十九字，記載三年五月甲戌，周王在康昭宮册命頌管理成周貯廿家，監司新造，貯用宮御，并賜給命服、鑾旂等。頌便鑄造了祭祀皇考恭叔、皇母恭姒的寶壺。這篇銘文詳盡記載了周王對頌的一次册命儀式，命辭詳細，程序完整，對研究西周册命制度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圖由臺北故宮博物院供稿





一五二　何尊

西周成王
通高三九、口徑二八・六厘米
一九六三年陝西寶鷄賈村鎮出土
寶鷄市博物館藏

此尊造型凝重，紋飾華美，鑄造工藝精湛，銘文歷史價值極高，是西周早期青銅器中出類拔萃的一件藝術瑰寶。器體橢方，口圓而外侈，四面中線均隆起透雕棱脊。口下以棱脊爲間隔，飾仰葉獸體紋，其下爲蛇紋，腹部飾牛頭紋，牛角外卷，角尖翹出器壁之外，頗富立體感，圈足上飾以虎頭紋。通體以細雷紋填地，富有變化。內底鑄銘文一百二十二字，記載成王五年營建成周，在京室對宗小子的一次誥命。大意是說過去宗小子的父輩能爲文王效勞，文王接受了上天的大命，武王消滅了商王朝，曾說過要建都于中央地區，以便統治民衆。宗小子們要效法父輩，繼續有功于王室。這篇銘文補充了史書對周初史實的記載，是研究西周史的重要資料。

一五三　商尊

西周早期
通高三〇・四、口徑二三・六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筒狀三段式，侈口，腹稍鼓，四壁鑄有透雕扉棱，增强了高大穩之感。浮雕花紋，口外壁飾葉形龍紋，龍頭向下，身尾沿葉邊布局；其下飾彎角分體鳥紋；腹部飾展體式外卷角大獸面；圈足則飾曲折角獸面紋。莊嚴雄奇，華美富麗，是當時青銅工藝中的精美之作。內底鑄銘文三十字，大意是說某年五月丁亥日，帝后賞賜給商的妻子庚姬貝三十朋，迖絲二十寽，商作了這件尊，祭祀亡父日丁。

一五四　旂尊

西周昭王
通高三二・五、口徑二五・九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這是西周早期流行的大口筒狀尊，侈口圈足，腹部微鼓，通體有四道扉棱。腹飾展體式外卷角獸面，頸及圈足飾回顧式花冠龍紋，其後又配置一隻口向下的尖角龍。口緣外壁飾葉形彎角鳥紋，鳥頭向下，體尾順葉邊分布。主體花紋上又雕刻陰線紋飾，與地紋形成多種層次，豪華富麗，精湛無比。內底鑄銘文四十字，內容與旂觥相同。

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　㲃古方尊

西周早期
通高二一·八、口徑二〇·一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圓口，折肩，方腹，方圈足。自口及足設四條勾曲形棱脊，其上聳出器口。頸飾蕉葉形獸面紋，下飾相對而立的鳳鳥紋，肩飾斜角式兩頭龍紋，腹部滿飾獸面紋，圈足亦爲鳳鳥紋，均以規整的雷紋爲地。肩部四角各置一個圓雕的長鼻上揚的象首形獸，上有曲折角。此器造型端莊，紋飾華美，鏤鑄精良。銘「㲃古作旅」四字，㲃原是商之地名，曾見于殷墟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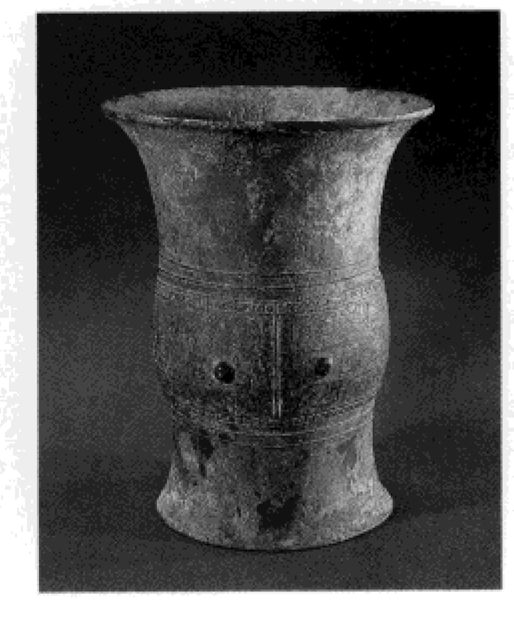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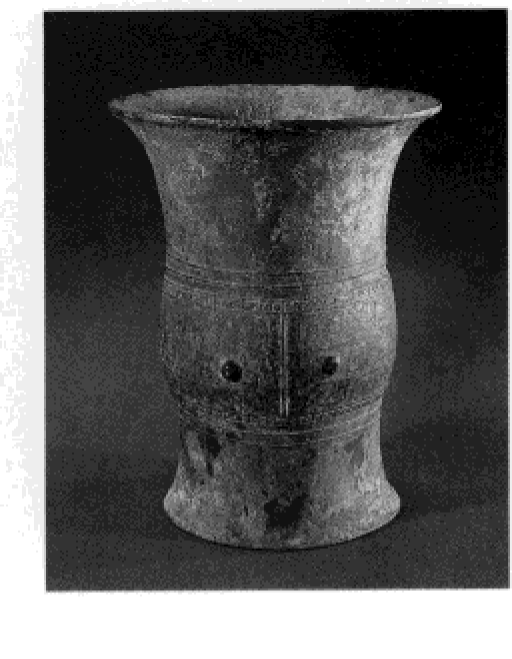
一五八　榮子方尊

西周早期
通高二七·七、口徑二三厘米
傳河南洛陽出土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體分三段式，上段呈喇叭口，頸部以下漸變方形。口部有四道扉棱，頸、腹及圈足均八道棱。通體飾浮雕三層花，口沿外壁爲葉狀彎角鳥紋，每個葉內有兩鳥回首倒置，鳥體沿葉邊分布；頸及圈足分別飾長冠垂尾鳳鳥和卷尾虎耳顧龍；腹飾外卷角省體獸面紋，鼓目獠牙，神態可畏。內底銘文六字，記榮子作器。

與此尊同銘的榮子方彝，收藏在日本根津美術館，花紋風格一致，爲同一人所鑄。

本圖由日本白鶴美術館供稿



一五九　保尊

西周早期
通高二四・五、口徑一八・五厘米
一九四八年河南洛陽出土
河南省博物館藏

大口，筒狀，腹微鼓。腹部飾以細雷紋組成的內卷角獸面紋。獸面上下鑲以聯珠紋及弦紋。圈足內鑄銘文四十六字，與保卣同銘。大意是，周王命保平定了武庚叛亂之後，給予厚賞，保用來做成祭祀其父癸宗的祭器，又拿它赴四方盟會及配祀周天子。它是研究西周政治極爲珍貴的實物資料。

攝影：王　露

一六〇　豐尊

西周穆王
通高一六・八、口徑一六・八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低體，垂腹，束頸，侈口。除圈足光素而外，通體飾各種姿態的鳳鳥紋，腹部的鳳鳥共四隻，兩兩相對，花冠垂尾；頸部的鳳鳥成帶狀，花冠分尾，兩組之間隔以浮雕虎頭；口緣外壁的鳳鳥每兩隻成一組，相向站立，尾向上卷，一縷曲垂在鳥首之前，一縷回旋于鳥體之後，整體構成一個仰葉形，空白處均填以細雷紋，精雕細鏤，工藝十分精湛。內底鑄銘文三十一字，大意是某年六月乙卯，周王在成周命令豐去殷見大矩，大矩賞賜給豐青銅和貝幣，豐便爲父乙鑄造這件祭器。

一六一　效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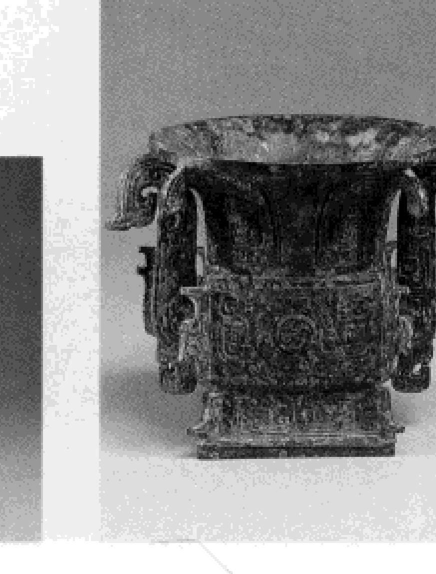
西周中期
通高二一・二、口徑一五・七厘米
傳河南洛陽或陝西長安出土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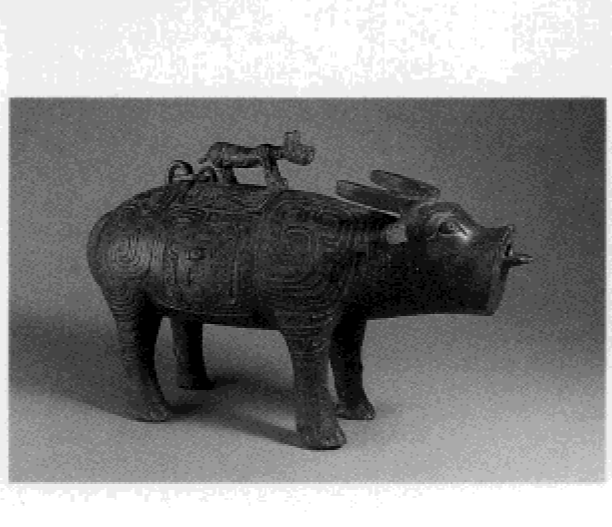
曾稱效觶，喇叭口，腹下垂，圈足下有邊條。頸飾仰葉鳳鳥及花冠龍紋，鳳鳥倒置，龍呈S形，無腹足，前後附飾浮雕獸頭；腹飾花冠分尾大鳳鳥，通體以細雷

紋填地。內底鑄銘文六十七字，記述某年四月甲午日，周王賞給東宮貝五十朋，東宮轉賜給效二十朋，效頌揚公休，作此寶尊。　本圖由日本白鶴美術館供稿









一六二、一六三　日己方尊

西周中期

通高二九、口徑二四．八厘米

一九六三年陝西扶風齊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體方口圓，腹微鼓，四角有透雕扉棱。花紋粗獷，無地紋。自口緣以下飾蕉葉龍紋和鳥紋，腹部飾外卷角獸面紋，圈足飾小鳥紋。內底鑄銘文十八字，記天氏爲亡父日己作祭器。同坑出土還有日己觥、日己方彝，爲一組酒器。

一六四　盠方尊

西周中期

通高一七．二、口徑一七厘米

一九五五年三月陝西郿縣李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體方口圓，圈足外侈，四角鑄有扉棱，腹兩側有向上卷曲的象鼻形鋬，垂珥。鋬上飾卷曲獸體紋，腹飾火紋，兩旁填以回顧式花冠龍紋；頸部紋飾以四條扉棱爲中線，組成四個仰葉區間，內飾對稱式卷龍紋；圈足飾以解體式花冠龍紋，均用雷紋填地。內底鑄銘文一百零八字，內容與盠方彝相同。

一六五　牛形尊

西周中期

通高二四、通長三八厘米

一九六七年三月陝西岐山賀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整體作牛形，比例勻稱，生動活潑。牛體圓渾，蹄腿粗壯有力，盤角翹首，兩目圓睜，作吼叫狀。伸舌作流，尾卷成環形鋬，背上開口，蓋有虎鈕。蓋和器以套環連接。體飾獸目交連紋和獸體卷曲紋，蓋飾回顧式卷尾龍紋，均用雷紋填地。造型簡練概括，紋飾華美流利，是一件西周中期出類拔萃的藝術珍品。

一六六、一六七、一六八　鄧仲犧尊

西周中期
通高三八・八、通長四一・四厘米
一九八四年秋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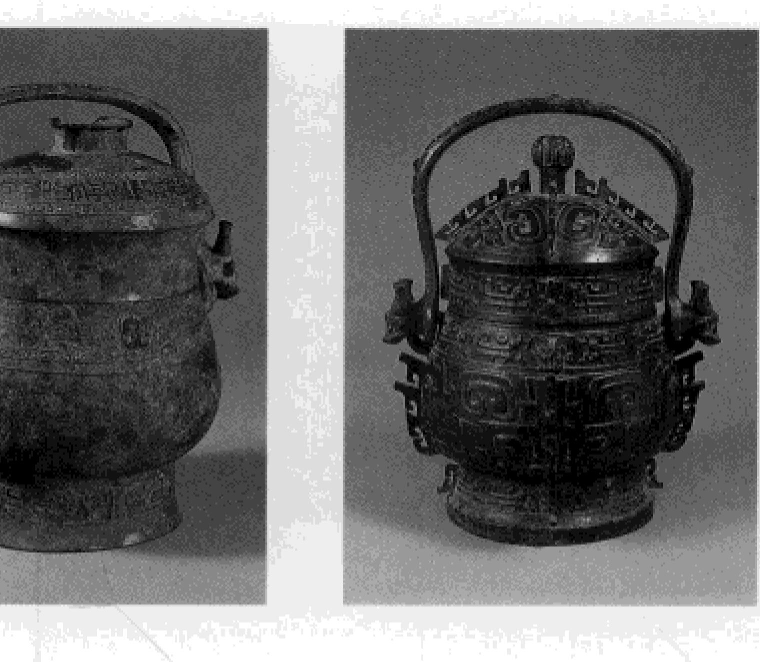
此器造型奇特，鑄作精工，紋飾縟麗，是青銅禮器中難得的藝術珍品。整器作神獸形，似羊非羊，似鹿非鹿，頭上聳立雙角及兩耳，曲頸短尾，四蹄足，身有雙翼，頭頂立一卷尾虎，胸前及臀部各有一條回顧式立體卷尾龍，獸背鑄有橢方形尊口，蓋鈕爲立體鳳鳥。蓋周緣飾雙身龍紋，兩腹飾回顧式虎耳龍紋，胸飾龍、虎紋，左右臀飾回顧式花冠龍紋，通體再填以細雷紋，繁縟精細，富麗堂皇。器腹及蓋內有相同銘文二行六字，記鄧仲作器。

攝影：姜言忠

一六九　盠駒尊

西周中期
通高二三・四、長三四厘米
一九五五年三月陝西郿縣李村西周窖藏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全器作昂首站立的騾駒形。豎耳短鬃，尾下垂，造型逼真，栩栩如生，充分顯示了二千五百年前我國勞動人民的藝術才能。腹腔中空，以容酒漿。背有方口，上置蓋。裝飾簡潔，僅在腹部飾火紋。胸前鑄銘文九十四字，大意是說某年十三月甲申，周王在啟地舉行執駒典禮，升新駒入王閑（馬厩），周王親自賜給盠兩匹騾駒，盠感謝周王對舊宗子弟的關懷和厚賜，鑄造了駒尊一對，以稱揚王休，享孝祖先。蓋銘十一字，記周王在啟地賜給盠的騾駒，其一名叫騅子。





與此駒尊同坑出土的還有一件駒尊的蓋及方彝二件、方尊一件，均盠一人所鑄。　　攝影：孔立航

一七〇、一七一　商卣

西周早期
通梁高三八·六、口徑一三·二至一六·七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與商尊同坑出土，爲一人鑄造。體橢圓，蓋鈕作花苞狀，提梁兩端飾圓雕龍頭。通體滿花，花紋浮雕，以透雕扉棱爲中線對稱分布。腹部及蓋頂飾大獸面，卷角鼓目，炯炯有神，其餘部位飾彎角分體鳥紋，精緻富麗，是西周青銅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蓋內和器底同銘，內容與商尊相同。

一七二　保卣

西周成王
通高二五·八、口縱九·四、口橫一二·二厘米
一九四八年河南洛陽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高蓋沿，圈形捉手，垂腹。提梁兩端置獸首。蓋及口沿下飾首尾相接的龍紋，上下以聯珠紋爲欄，提梁與圈足飾斜角式兩頭龍紋，圈足內底飾一蟬紋。器蓋對銘，各四十六字，記載了召公太保受王命伐殷東國五侯之史實。與之同出尚有保尊。

一七三　伯卣

西周早期
通梁高一九·五、口縱八·五、口橫一一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召李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體橢方，下腹略鼓，扁提梁。蓋和器的四面皆有扉棱，主幹隆起，俊秀挺拔。器身花紋分爲兩段，頸部飾火紋，中間配置浮雕獸頭，腹飾虎頭紋，兩旁配置龍







紋，神態譎異。蓋上亦爲火紋和虎頭紋，提梁飾蟬紋，圈足施相顧式雙頭鳥紋，均用雷紋填地。紋飾構圖嚴謹，刻劃縝密，工藝極其精湛。蓋器對銘，各鑄「伯作尊彝」四字。

一七四　豐卣

西周穆王
通梁高二一、口徑八．八至一二．二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此卣是西周昭穆時期流行的式樣。低體垂腹，横截面呈橢圓形，蓋的左右有直立的犄角，蓋冠作圈狀，提梁兩端作圓雕羊頭。通體以細雷紋填地，提梁上飾以蟬紋，頸飾浮雕虎頭及花冠分尾鳳鳥，蓋上飾鳥蛇紋，腹飾花冠垂尾大鳳鳥，兩兩對峙，形象優美。蓋器同銘，各鑄三十一字，內容與豐尊相同。

一七五　效卣

西周恭王
高二四．三、口縱九．七、口横一三．二厘米
傳河南洛陽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卣作橢圓形，體低而垂腹，顯得較爲豐滿。蓋面及腹部飾回顧式鳳紋，鳳首下有一條羽飾上卷，在鳳鳥紋中極其少見。頸及圈足飾龍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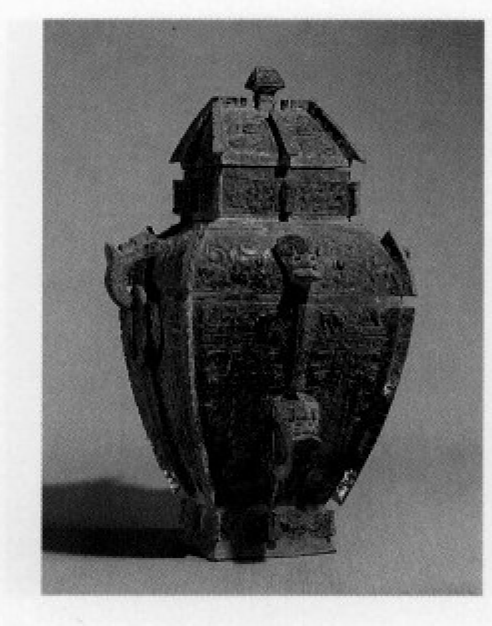
一七六　太保鳥形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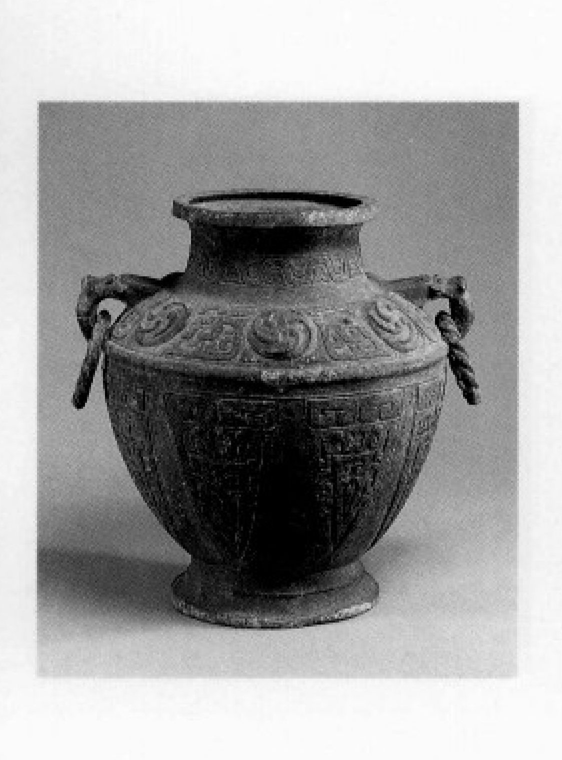
西周成王
通高二三．四、腹徑一三．七厘米
傳河南濬縣出土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造型凝重典雅，具有較高的雕塑水平。整體作昂首站立的鳥形，圓目尖喙，寬尾垂地，頭上有一雙毛角，腭下生一對肉垂，腹部外鼓，足爪粗壯有力，體飾羽毛紋，形態十分生動。鳥頭後部開有窄長口，并附有蓋，頸兩側有環耳連接提梁。蓋內及喉內各鑄「太保鑄」三字。

本圖由日本白鶴美術館供稿







一七七　母嫛方罍

西周早期

通高五〇·三、口長一三厘米

一九六三年河南洛陽北窯村出土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方體溜肩，直口圈足。蓋作四坡式屋頂形，自蓋至圈足飾八道扉棱。肩部圓角，兩側有獸首銜環耳，前後有立體獸頭裝飾；下腹收斂，正面有獸首形鋬。頸及肩飾虎耳龍紋，腹飾長鳥紋及垂葉龍紋，蓋上及圈足分別飾倒置獸面和龍紋。蓋內和器口內壁各鑄「母嫛」二字。此罍形體高大，雄渾華美，顯示出較高的藝術水平。

攝影：姜言忠

一七八　冉父丁方罍

西周早期

通高四六·四、口縱一四、口橫一二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四阿式屋頂形蓋，頸長，曲壁深腹，獸首銜環耳，腹一側下部有一獸首鋬。蓋沿、器肩飾火紋，間隔以突起的獸首，頸部與圈足飾獸面紋，除雙目外，其餘用雷紋構成，紋飾結構極其抽象。此器保存完好，局部顯露出金黃的青銅本色。器蓋同銘，各六字，記冉氏爲父丁作器。

一七九、一八〇、一八一　火龍紋罍

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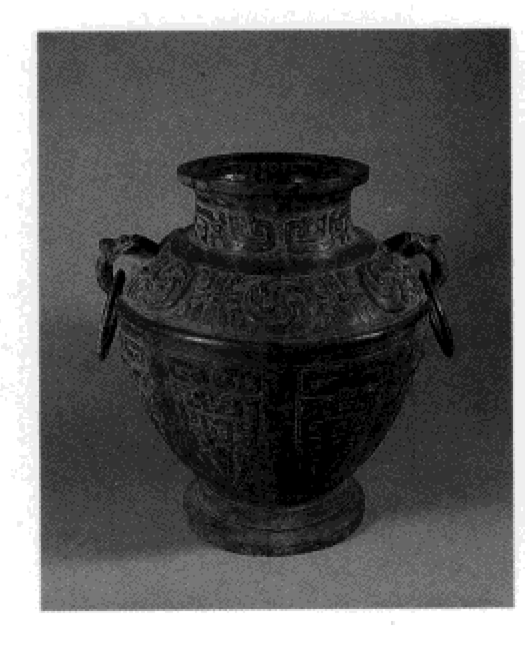
通高四七·五、口徑二三厘米

一九六〇年十月陝西扶風齊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腹斜收，唇緣內折，獸首銜環耳一對。頸飾波曲紋，肩飾火龍紋，火紋與龍紋相間布局，腹部飾垂葉形龍紋，兩龍在葉中相對，圈足施弦紋一道。

同坑出土二件，形制、紋飾、大小基本相同。





一八二　對罍

西周中期

通高四六、口徑二三厘米

一九七三年三月陝西鳳翔勸讀村出土

鳳翔縣博物館藏

平緣斜肩，肩上有一對獸首銜環耳，腹斜收。頸部飾平置式象鼻龍紋，肩飾火紋與變形龍紋配置，腹飾垂葉形回顧式虎耳龍紋。口內鑄銘文二十五字，記對爲亡父日癸作器，用以祭祀。

一八三　仲義父鑘

西周晚期

通高四四・二、口徑一五・五厘米

一八九〇年陝西扶風法門鎮任家村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同坑出土兩件，形制、紋飾、大小、銘文基本相同。小口，高頸，圓肩，斜腹，平底但做成假圈足的式樣。蓋上有繩索狀鈕，口沿下有四個小環，肩兩側置卷體的龍形耳。蓋沿、腹上部和圈足飾帶狀鱗紋，肩部飾變形獸體紋，腹部滿飾層層相疊的鱗紋。蓋及肩部各有銘文十六字，記仲義父作器，自銘爲鑘。鑘的形制出現于西周晚期，是由罍演變而來的。

一八四　井叔鐘

西周中期

通高三七・五、銑間二〇、鼓間一五・三厘米

一九八四年秋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同墓出土二件，另一件較小。幹旋齊備，甬上和篆間飾波曲紋，鼓部飾交叠式雷紋，右鼓有鸞鳥紋。左右欒、鉦間及鼓部鑄銘文三十九字，記載井叔采鑄鐘，用以祭祀祖先，祈求福祿壽昌。

攝影：姜言忠







一八五　南宮乎鐘

西周晚期
通高五四、銑間二八・七、鼓間一九・八厘米
一九七九年六月陝西扶風豹子溝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這是一件裝飾華麗的甬鐘，甬飾波曲紋，旋飾龍紋，幹和篆間均飾獸目交連紋，鼓部飾鳥體花冠龍紋，兩大一小。甬上、鉦間及右鼓鑄有銘文，共六十八字，互不連貫，大意是說司徒南宮乎鑄造了一套大林鐘，此鐘名叫「無斁」，用以祭祀先祖父考，祈求長壽。從銘文上下文未完看，這是一套編鐘中的一件。

一八六　井人妄鐘

西周晚期
通高六九・五、銑間三八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此鐘厚重高大，是西周青銅鐘中少見的巨製。旋飾獸目交連紋，舞部是變形獸體紋，篆間飾兩頭龍紋，鼓部爲相背的龍紋。井人妄鐘傳世共五枚，其中一枚爲一九六六年陝西扶風齊鎮出土。井人妄鐘銘文全篇有八十九字，內容爲頌揚祖先功德，祈求多福。分鑄于兩器，此鐘銘四十三字，是爲上篇。

一八七　梁其鐘

西周晚期
通高五三・五，銑間三一・八厘米
一九四〇年陝西扶風法門鎮任家村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旋飾獸目交連紋，舞飾雷紋，篆間爲兩頭龍紋，鼓部飾相背的俯首展體式龍紋。鼓右有一鸞鳥，此爲該鐘在編鐘中使用雙音的標志。鉦間及鼓部鑄銘文七十八字，內容爲頌揚先祖功德，并表示忠心服事天子。梁其鐘傳世共五件。







一八八　㝬鐘

西周厲王
通高六五・六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周厲王㝬爲宗周祖廟所鑄的一套編鐘中的一件，過去稱爲宗周鐘。篆間飾獸體卷曲紋，鼓部飾一對龍紋。鉦間及鼓部有銘文一百二十二字，記載周厲王時，南方的服子進犯，周師反攻，奪其城邑，服子降服，南夷、東夷二十六國亦來朝見。厲王㝬爲了報答上帝百神的佑助，鑄造了這套寶鐘，用以敬祀祖考先王，祈求多福。

一九八一年二月，扶風縣莊白村出土一件五祀㝬鐘，鑄銘文八十九字，爲一套編鐘的最後一枚，亦周厲王所鑄。

本圖由臺北故宮博物院供稿

一八九　克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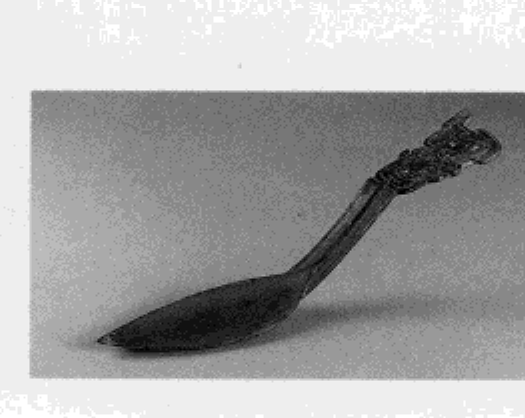
西周晚期
通高六三・五、口寬三四・七厘米
一八九〇年陝西扶風任家村出土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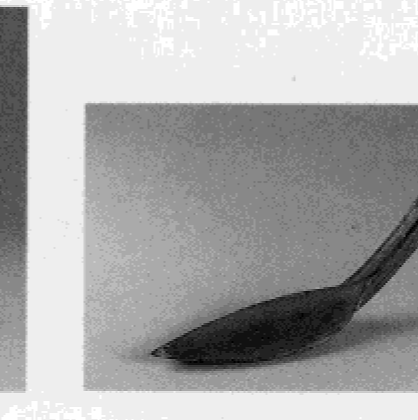
亦稱克鎛，截面呈橢圓形，平口。鐘腔有四道透雕交龍紋扉棱，左右兩道直通舞部與釘鈕相連。體腔飾浮雕龍紋，上下各有方錐乳釘絆帶一道。右鼓鑄銘文八十一字，記載十六年九月庚寅，周王命令克循涇東到京師省視，并賜予車馬，克因鑄鐘紀念。此鐘一個音頻，鑄造精緻，裝飾華美，是西周晚期青銅器珍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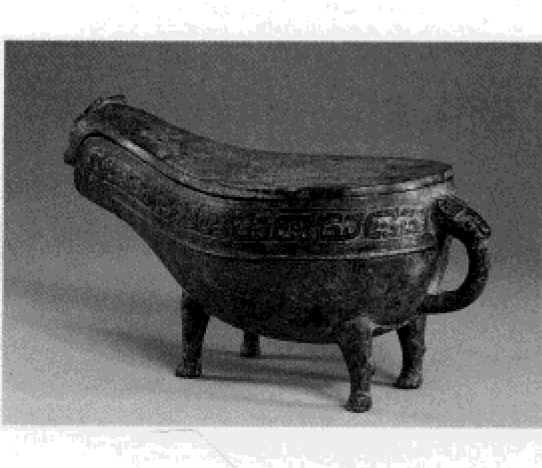
一九〇、一九一、一九二　獸面紋斗

西周早期
通長三七・二、杯口徑五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製作十分精美，不僅是一件實用器，也是一件藝術品。杯體呈圓柱形，口微斂，柄作弓形，上飾龍、鳳紋和獸面紋。









一九三　透雕龍紋匕

西周早期
通長二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體呈桃葉形，扁條形曲柄，柄端飾透雕龍紋。匕是挹取食物的匙子，考古發現的匕，常與鼎鬲同出。

一九四、一九五　𠈘匜

西周中期
通高二〇．五厘米
一九七五年二月陝西岐山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岐山縣博物館藏

器形是匜，自名爲盉，造型頗有特色。寬流直口，虎頭平蓋，獸首鋬，四足呈羊蹄形，在已知的西周青銅匜中從未見過。口緣飾分體變形式獸體卷曲紋和一道弦紋，清秀簡美。內底及蓋內共有銘文一百五十七字，連讀。銘文記載了一樁民事訴訟案件的判決書，大意是說某年三月甲申，周王在莽上宮，伯揚父審理了牧牛和師𠈘的訴訟案，判決牧牛敗訴，按律本應鞭打一千下，并處以幭幄之刑，經過兩次寬赦，最後決定鞭打五百下，罰銅三百鋝結案。𠈘用得來的銅鑄造了這件匜。這是一篇研究中國法律史的珍貴資料。爲西周中期後段作品。

一九六、一九七　伯雍父盤

西周穆王
通高一五．五、口徑四四厘米
一九七五年三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墓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造型大方，美觀實用。前有寬流，後有獸首鋬，兩側還有一對附耳。盤腹飾回顧式花冠龍紋。內底鑄銘文七字，記伯雍父自作器。





一九八　墻盤

西周恭王
通高一六・二、口徑四七・三厘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
周原博物館藏

此盤是西周中晚期常見的式樣，但造型大。盤腹及圈足以雷紋填地，分別飾花冠分尾鳳紋和獸體卷曲紋。內底鑄銘文二百八十四字，是五十年代以來發現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件。內容分前後兩段。前段頌揚周王朝諸先王和當朝天子的主要業績，後段記述器主的家族史，稱頌先祖父考，最後自贊和求福。盤銘所記史實，爲研究商周歷史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一九九　休盤

西周恭王
通高一一・九、口徑三九・四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直口，方唇，附耳高出器口，圈足外侈。腹飾獸體卷曲紋，圈足飾弦紋一道。內底鑄銘文九十字，記恭王二十年正月甲戌，周王在康室太室册命休，并賜給命服旗幟，休爲稱揚天子恩德，鑄作了祭祀亡父日丁的寶盤。

攝影：郭　群

二〇〇　它盤

西周晚期
通高一四・一、口徑四〇・四厘米
一九六三年陝西扶風齊家村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附耳平緣，圈足之下有四個受過刖刑的裸體男子作小足。刖人跽坐，腿屈于臀下，雙手扶膝，肩負重盤。盤腹飾大小相間的連續式鱗紋，耳面亦飾鱗紋，圈足施以獸體卷曲紋。內底鑄一「它」字，當係鑄器者人名或族名。

此盤與它盉同坑出土，爲一套水器。同坑出土還有日己觥、日己尊、日己方彝、龍鋬匜各一件；一九五八年一月齊家村東南一個窖藏出土它鬲、波曲紋盂各二





件，應是同一家族之物。

二〇一　獸首調色器

西周早期

通高一五厘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器身由四個筒形器組成，中間連接處有圓孔，上下貫通，前有昂首的獸頭，下有四足，左右各設獸首耳。出土時，器筒之內留有礦物粉末，說明此器爲調置顏料之器。故宮博物院和廣州市文物商店各藏一件，形制與此基本相同。

二〇二　太保冓戈

西周早期

通長二三·七、援寬四、內寬二·八厘米

一九六四年河南洛陽北窰村西周墓出土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中胡二穿，援背略微拱曲，援中有脊，刃鋒利，闌上突出一齒，內端向外傾斜。在援的後部飾有浮雕狀龍頭紋。內正面鑄「太保」二字，背面鑄「冓」字。太保冓當是太保召公的次子。此戈對研究太保家族有重要價值。



6



5



4



2



1



9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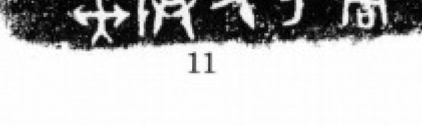
7





20





11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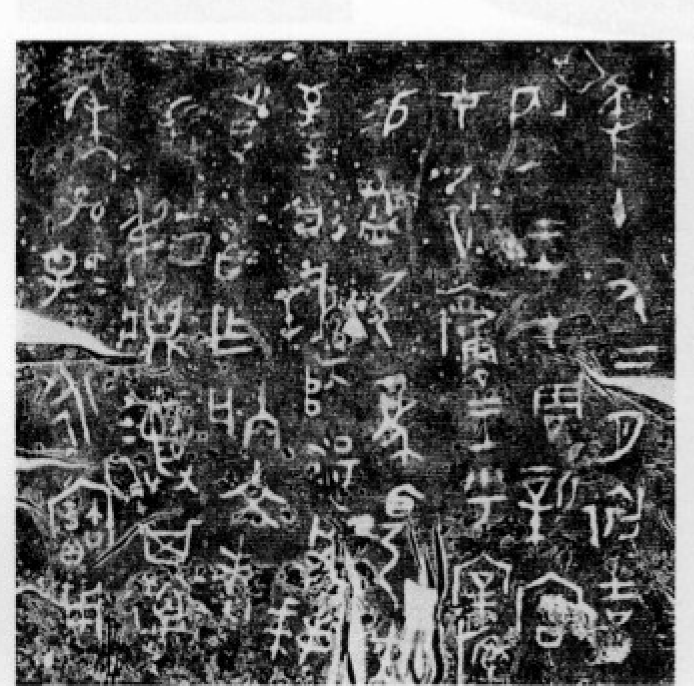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1.成王方鼎　2.德方鼎　4.太保方鼎　5.厤方鼎　6.𡉚方鼎　7.𤼈方鼎
8.歸𫊸進方鼎　9.㦵方鼎甲　10.㦵方鼎乙　11.厚趠方鼎　20.牛鼎


27


25


22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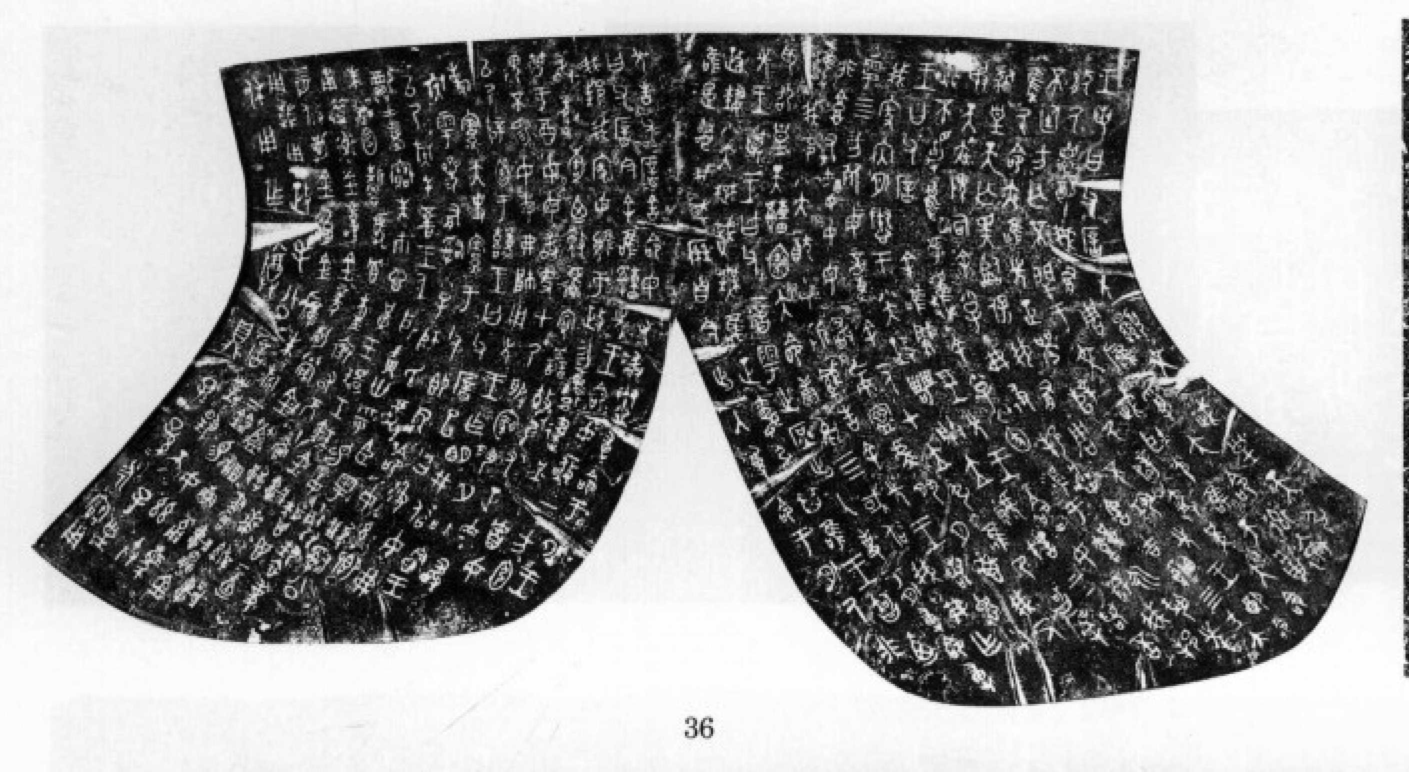

28


31


30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22.外叔鼎　25.大盂鼎　27.戓鼎　28.五祀衛鼎
29.師湯父鼎　30.十五年趞曹鼎　31.大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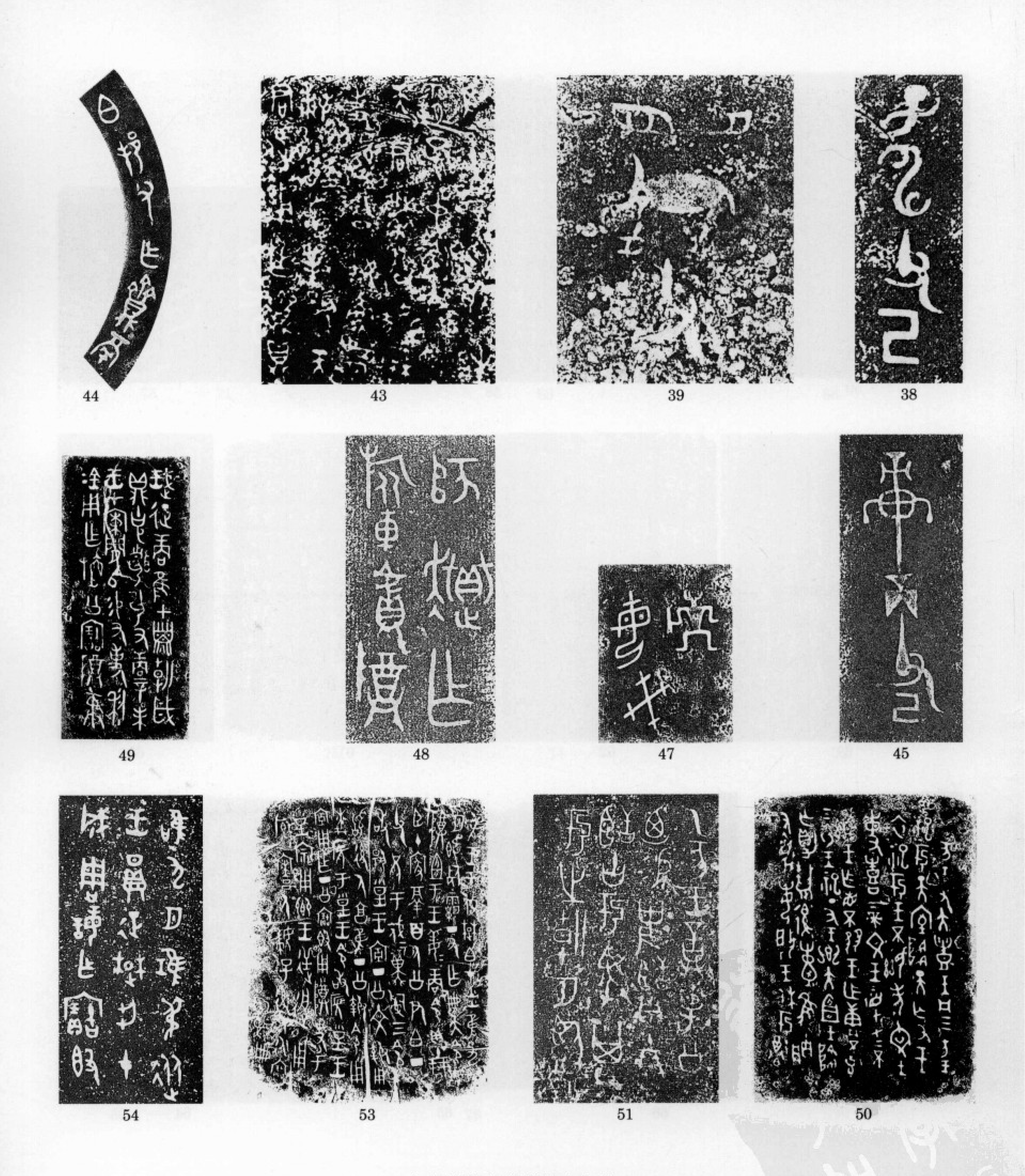
36

35

37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35.史頌鼎　36.毛公鼎　37.多友鼎



44 43 39 38

49 48 47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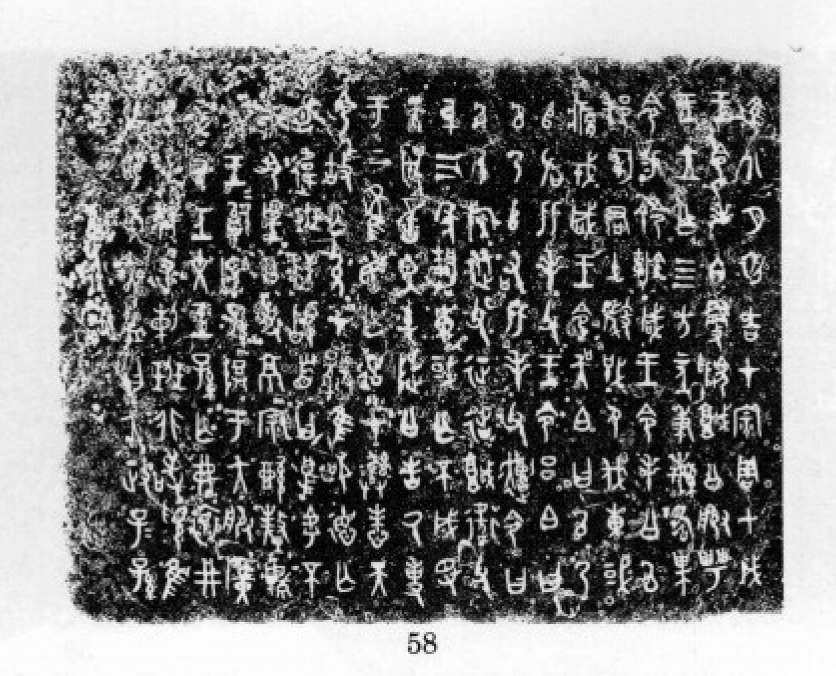
54 53 51 50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38.子申父己鼎　39.冡鼎　43.公姞鬲　44.伯邦父鬲
45.庚父己甗　47.母癸甗　48.師趛方甗　49.利簋
50.天亡簋　51.史話簋　53.令簋　54.誏簋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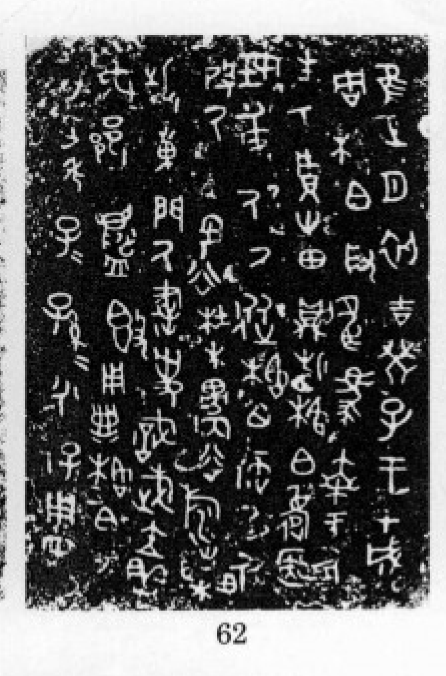
58



57



63



62



61



60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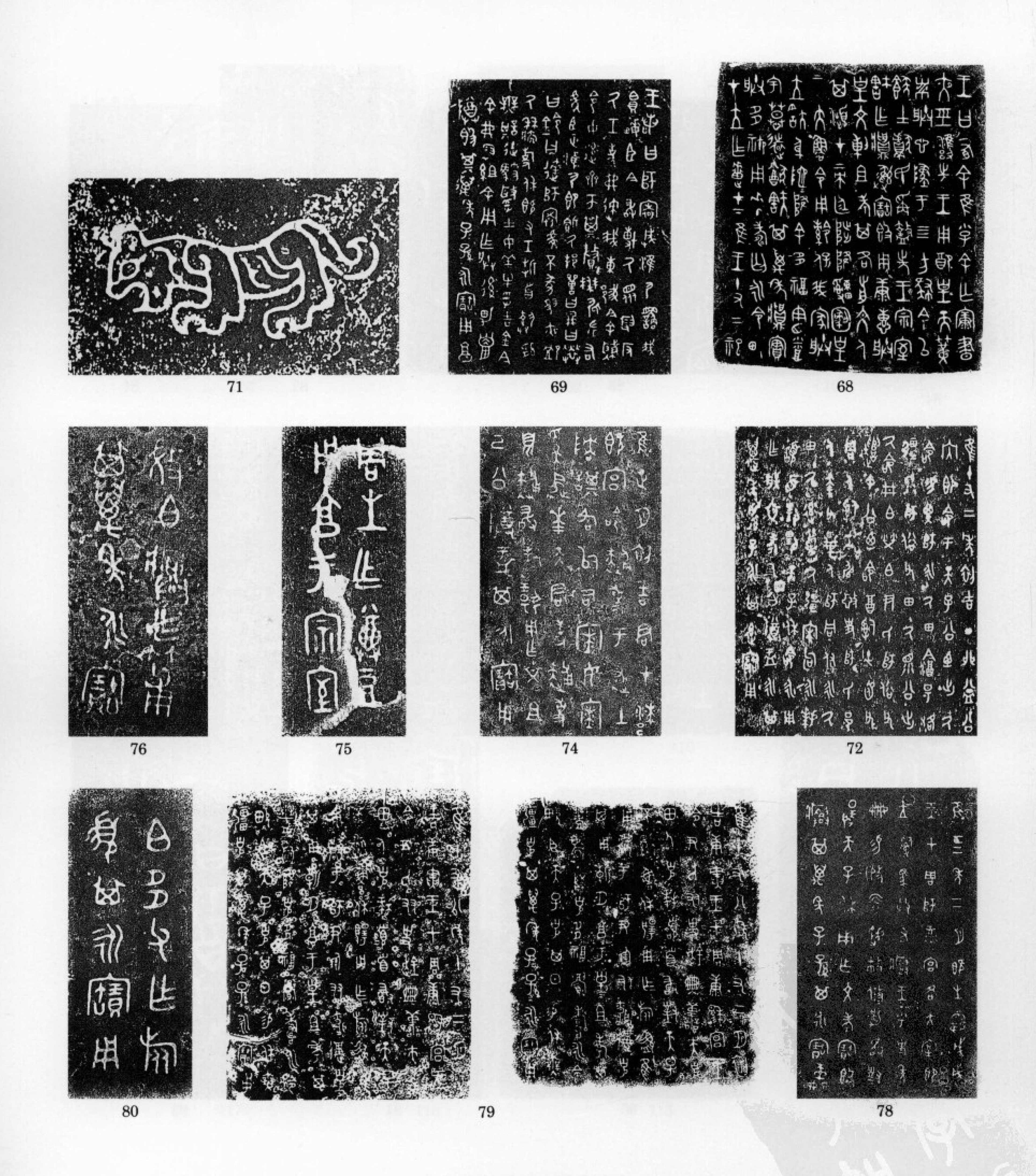
66

65

64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57.牛簋　58.班簋　59.䟽簋　60.盂簋　61.輔師嫠簋　62.倗生簋　63.五年師旋簋　64.元年師旋簋　65.瘨簋　66.衛簋　67.大師虘簋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68.㝬簋　69.師寰簋　71.虎簋　72.永盂　74.遹盂　75.周生豆
76.微伯瘐鋪　78.瘐盨　79.善夫克盨　80.伯多父盨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81.梁其盨　82.翏生盨　83.伯公父簠　84.苐祖辛爵　87.龍爵　88.父辛爵　89.牆爵　92.伯公父爵　93.史速角　94.旂斝　96.旅父乙觚　99.賷引觥



106



102



100

112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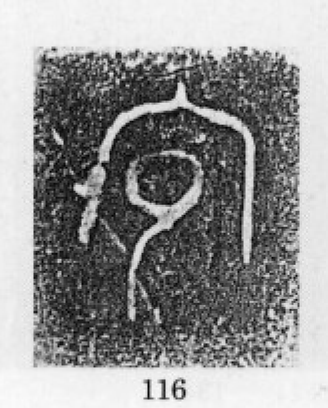
110



107



117



116



115



113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100.仲子㠱𢀛觥　102 旂觥　106.守宮觥　107.日己觥
110.士上盉　111.長由盉　112.衛盉　113.鄘父盉
115.伯庸父盉　116.㝉盉　117.伯百父鎣



125 124 123 122 118

132 131 130

138 135 134 133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118.小臣單觶　122.父庚觶　123.歸娥進方壺　124.伯彧飲壺甲　125.伯彧飲壺乙　130.旂方彝　131.令方彝　132.叔觥方彝　133.師遽方彝　134.盠方彝　135.日己方彝　138.幾父壺



145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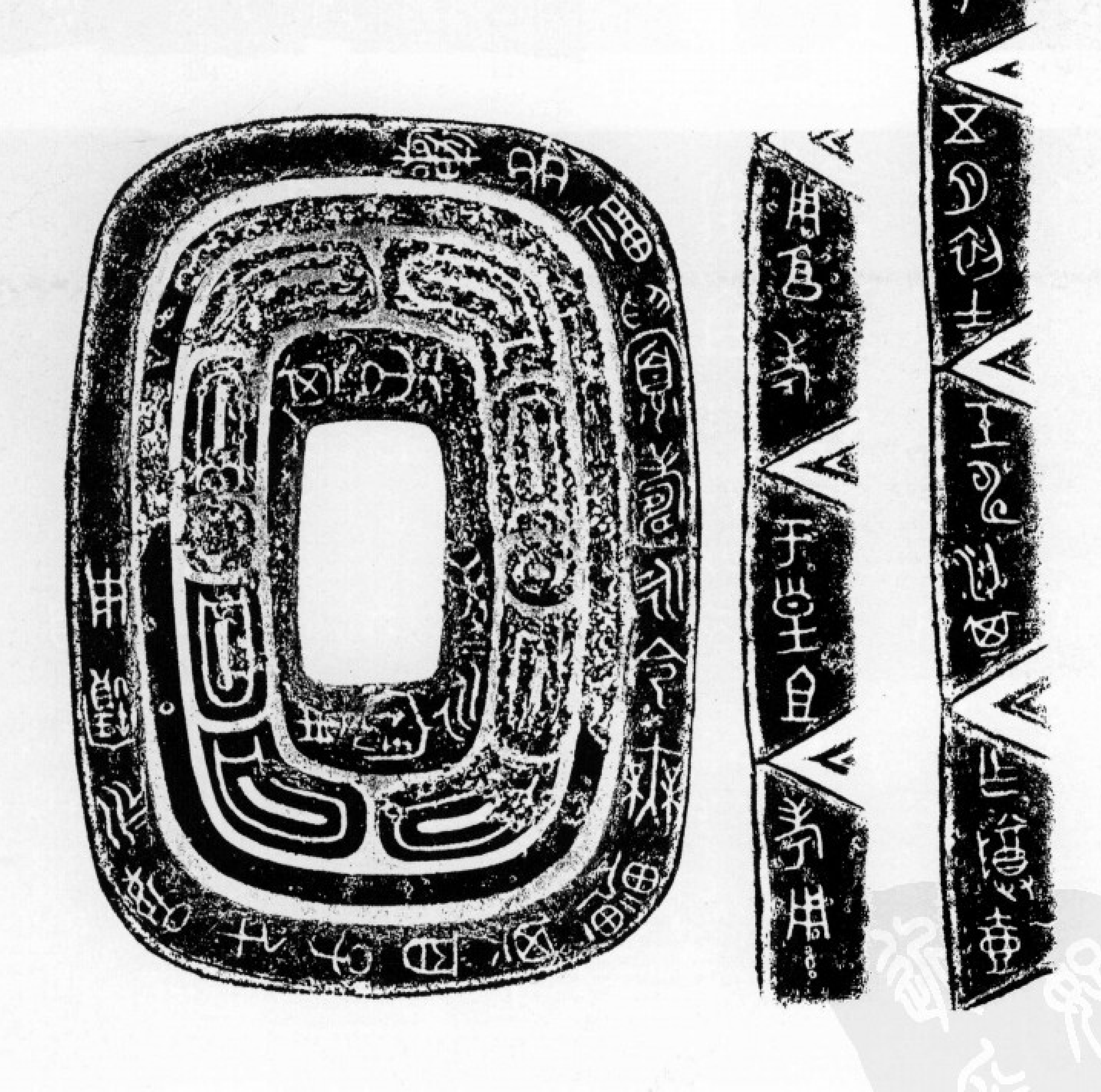
144



147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140.十三年㾓壺　145.王伯姜壺　144.三年㾓壺　147.散車父壺



148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148.梁其壺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152.何尊　153.商尊　154.旂尊　155.𣪘古方尊　158.榮子方尊　159.保尊　160.豐尊　161.效尊　162.日己方尊



169　166　164

173　172　170　169

177　176　174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164.盠方尊　166.鄧仲犧尊　169.盠駒尊　170.商卣　172.保卣
173.伯卣　174.豐卣　176.太保鳥形卣　177.母嫛方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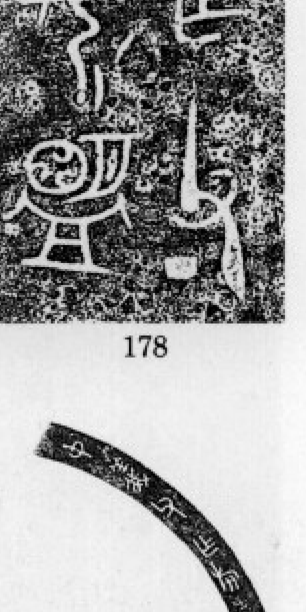


183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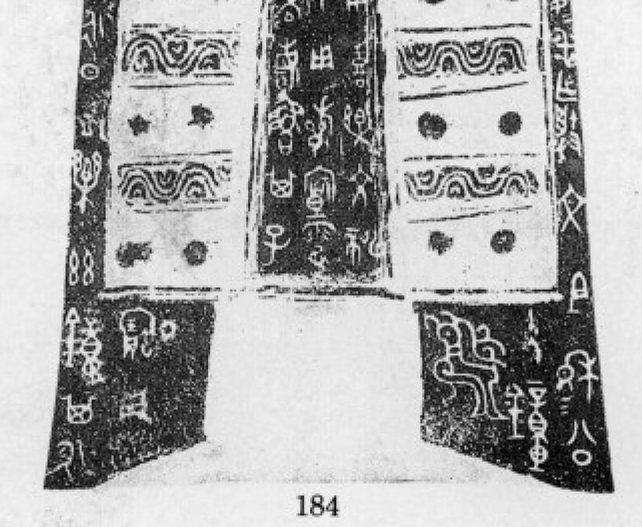




178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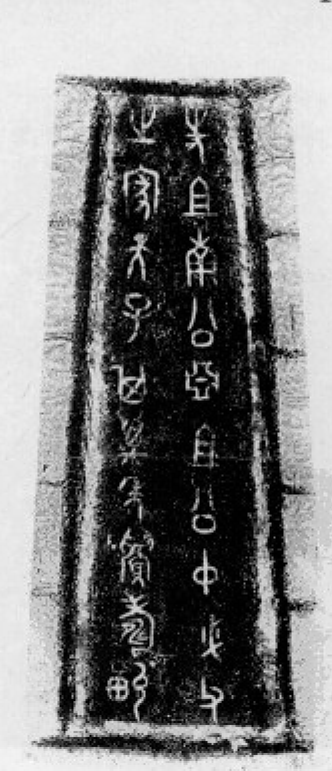


184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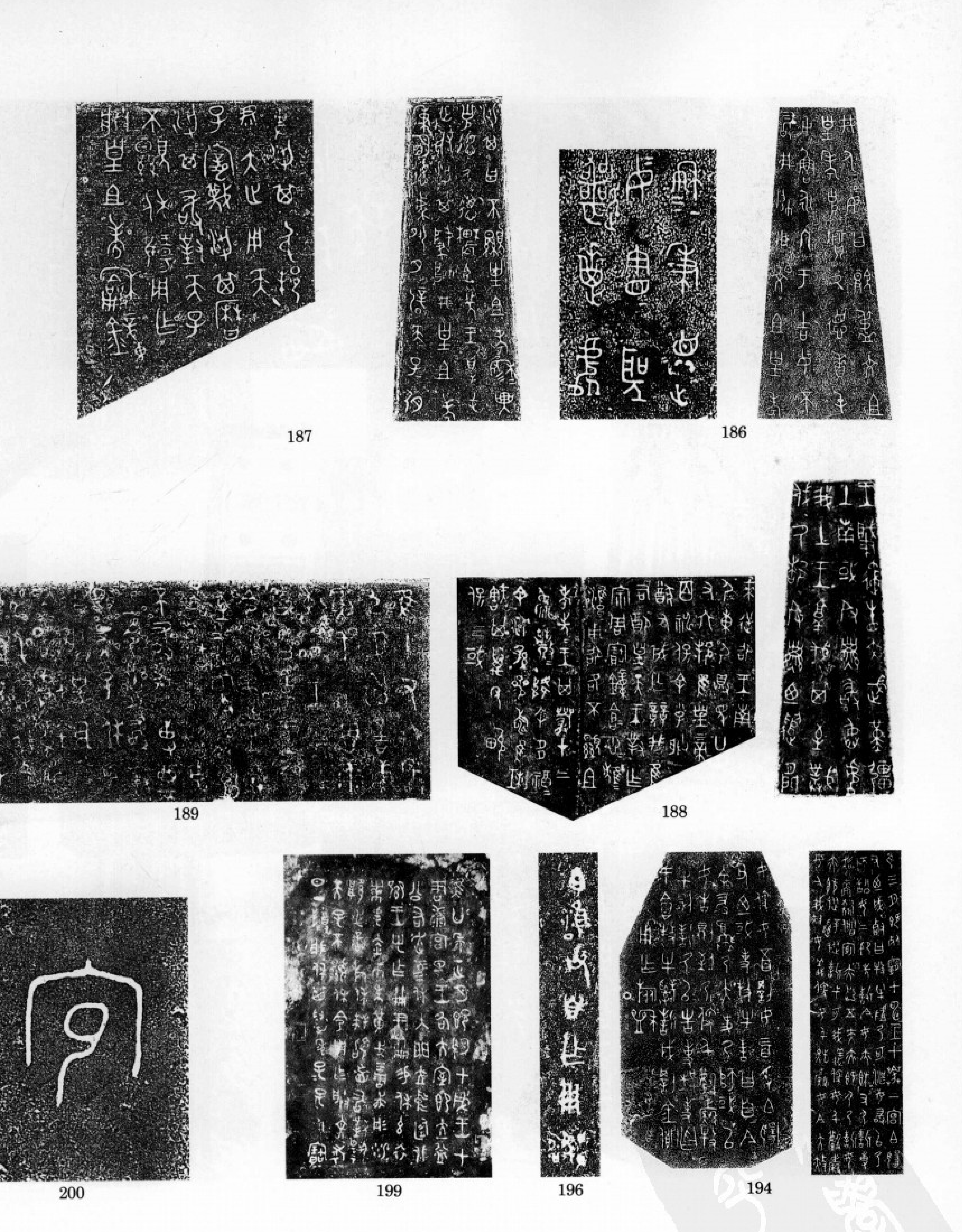




185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178.冉父丁方罍　182.對罍　183.仲義父𦉜
184.井叔鐘　185.南宮乎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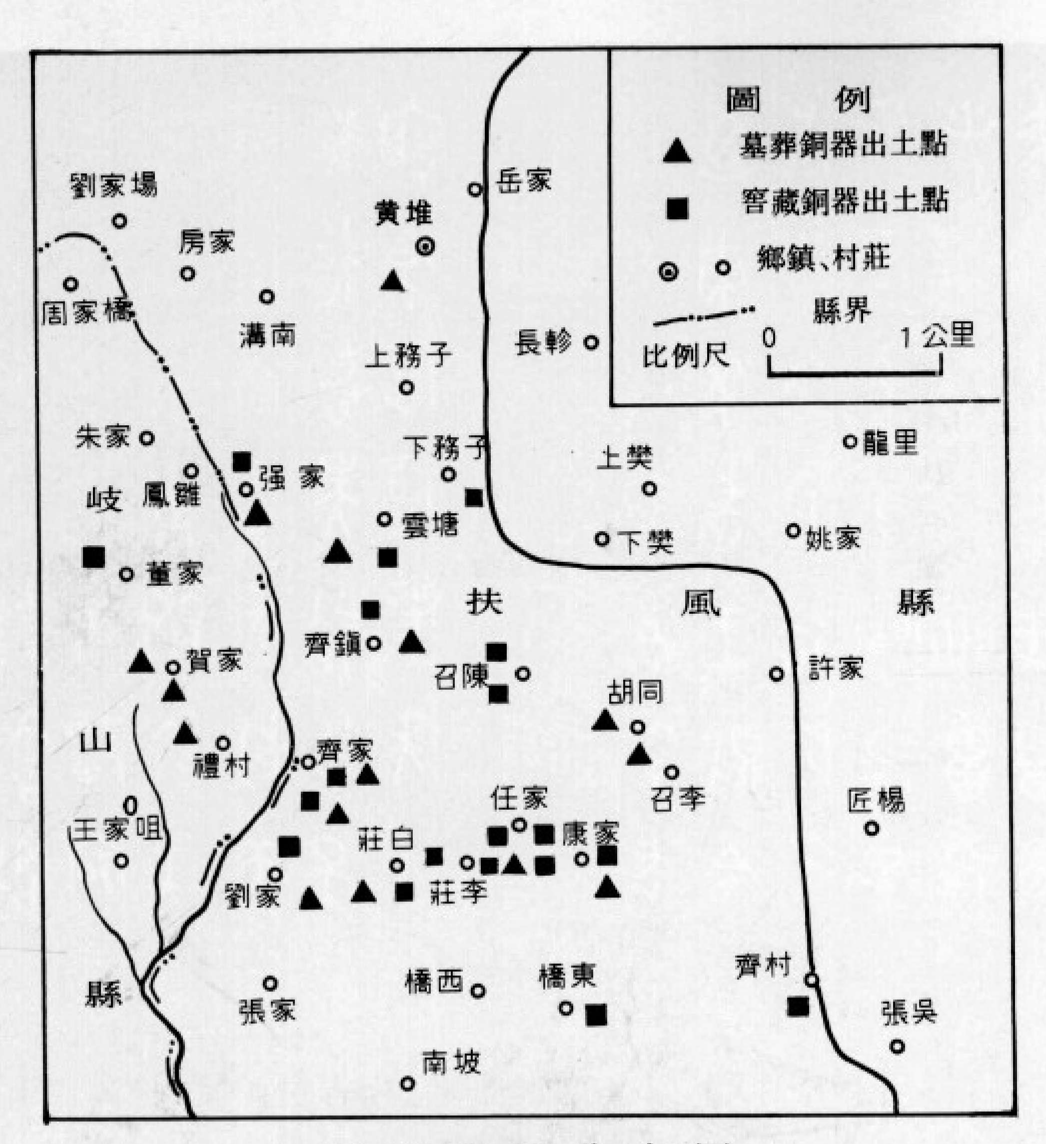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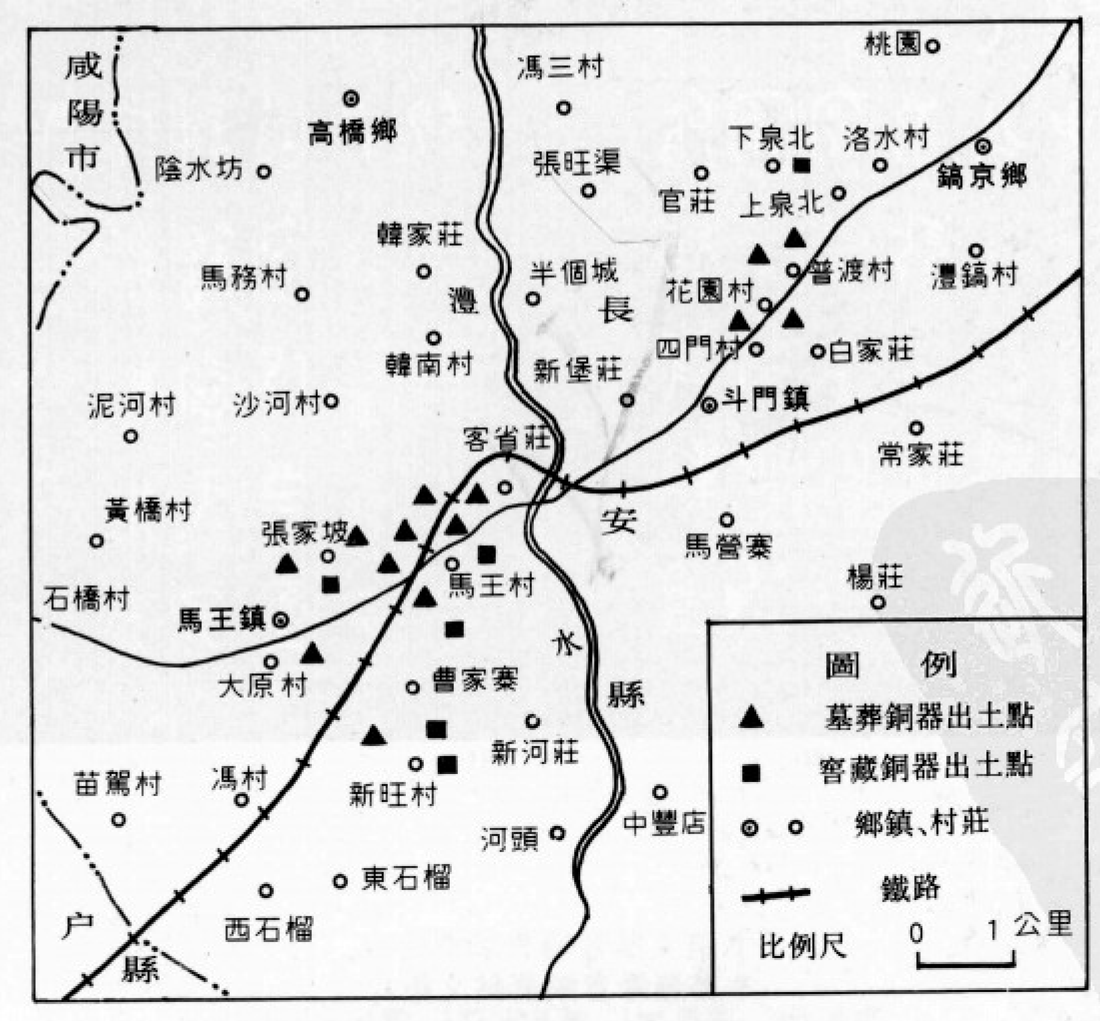
186.井人妄鐘　187.梁其鐘　188.㝬鐘　189.克鐘
194.㑇匜　196.伯雍父盤　199.休盤　200.亯盤

本書選錄青銅器銘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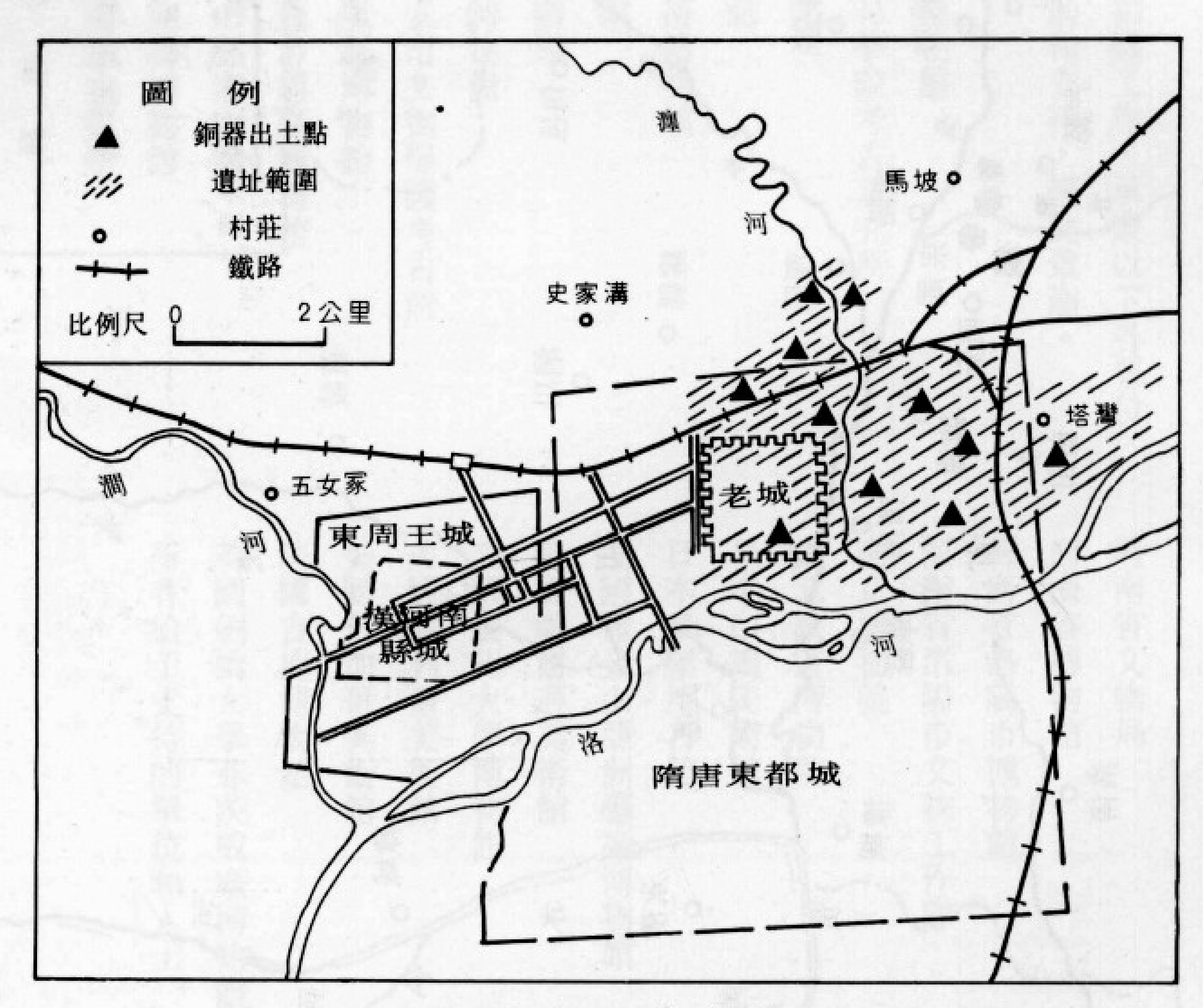
198.牆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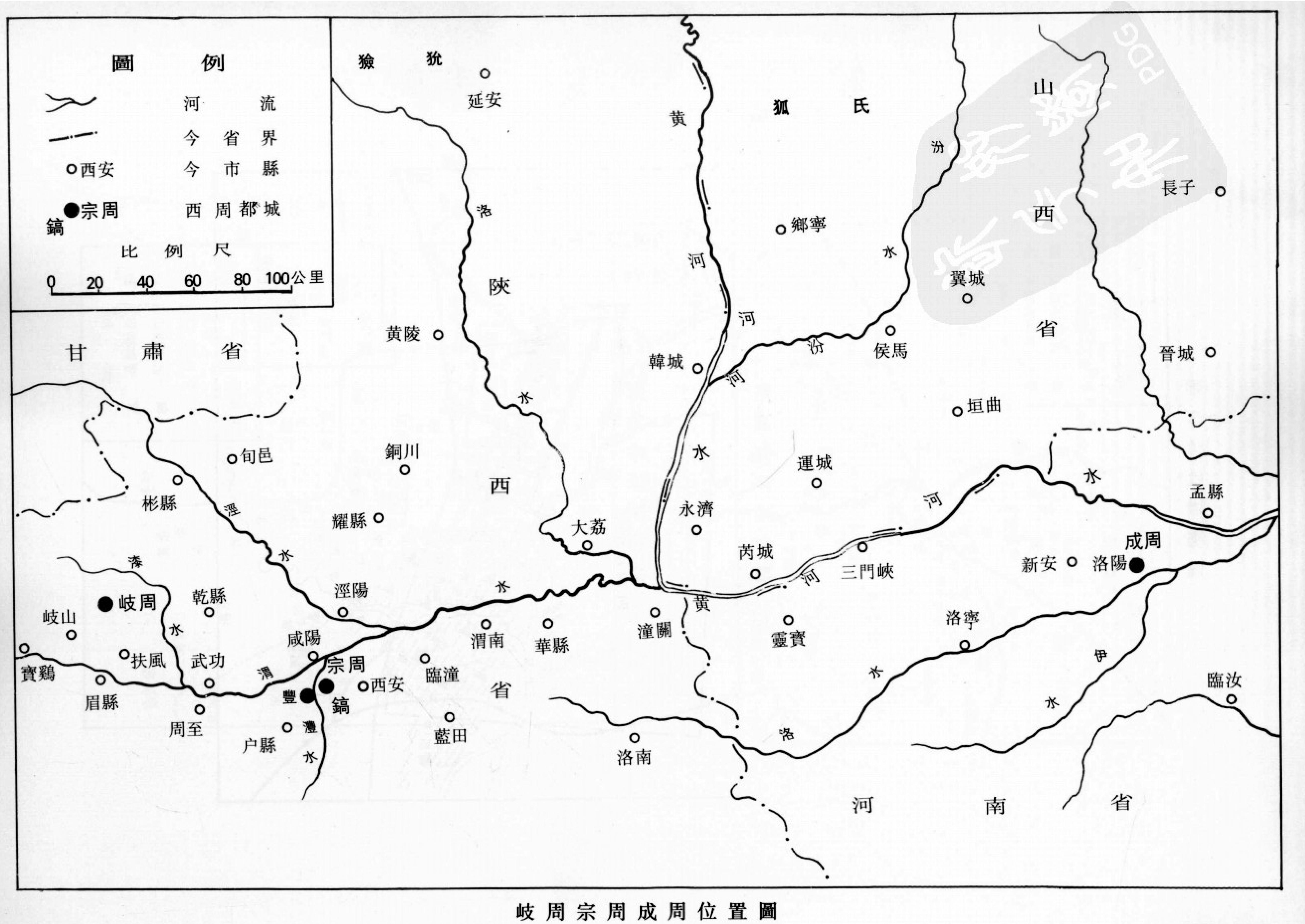
岐周遺址分布圖



豐鎬遺址分布圖


圖例
銅器出土點
遺址範圍
村莊
鐵路
比例尺 0 2公里
瀍
河
馬坡
史家溝
塔灣
澗
河
五女冢
東周王城
漢河南
縣城
老城
河
洛
隋唐東都城

成周遺址分布圖


圖 例
河 流
今 省 界
西安 今 市 縣
宗周 鎬 西 周 都 城
比 例 尺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玁 狁
延安
狐 氏
山 西 省
長子
鄉寧
翼城
侯馬
晉城
甘 肅 省
陝 西 省
黃陵
韓城
垣曲
旬邑
銅川
運城
彬縣
耀縣
永濟
大荔
孟縣
芮城
三門峽
成周
新安
洛陽
岐周
乾縣
涇陽
岐山
扶風
武功
咸陽
宗周
西安
臨潼
渭南
華縣
潼關
靈寶
洛寧
寶鷄
眉縣
周至
豐
鎬
戶縣
藍田
洛南
臨汝
河 南 省

岐周宗周成周位置圖

本書編輯拍攝工作，承蒙以下各單位予以協助和支持，謹此致謝。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故宮博物院
首都博物館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
陝西省文物局
陝西歷史博物館
陝西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陝西省扶風縣博物館
陝西省寶鷄市周原博物館
陝西省岐山縣博物館
陝西省鳳翔縣博物館
陝西省寶鷄縣博物館
河南省文物局
河南省博物館
河南省洛陽市博物館
河南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南京博物院
臺北故宮博物院
日本白鶴美術館
日本泉屋博古館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美國納爾遜美術館
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美國芝加哥美術館
法國吉梅博物館
英國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博物館
所有給予支持的單位和人士

責任編輯　張囤生
封面設計　仇德虎
版面設計　張囤生
攝　　影　郝勤建
　　　　　劉小放
圖版説明　吳鎮烽
　　　　　周　亞
繪　　圖　邱富科
　　　　　李　淼
責任印製　劉京生
　　　　　張道奇
責任校對　周蘭英

